



子史精華

卷八一  
之九六

13  
1772  
6



1772  
6

子史精華卷八十一

倫常部

君臣

如地如天如月如日管子知已也故臣何私何言室滿室言堂滿堂管子是謂聖王抱獨而朝堂既修管子君知臣臣亦知君管子

莫敢不竭方俱操其誠以來中正無私忠信不黨管子為人君者一而一而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管子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

快故立於左臣任力勞故立於右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管子多忠少欲管子君臣之分也君出令

順順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如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管子多忠少欲管子君臣之分也君出令

也為人臣者之廣道也管子六謀管子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日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致論其德行之高卑有

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管子廢德仰生管子夫為人君者一於上者也言下力上管子君人使相人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

君君臣之會一者謂之管子廢德仰生管子夫為人君者一於上者也言下力上管子君人使相人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

豐臣教管子古之王者其一其一如白與黑管子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管子得一以為天下員管子

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管子其致一也四大居一管子老子道大天大大地大大王亦大管子君甘臣酸君淡臣鹹管子

而來公曰豫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管子身尊民安事治身榮管子晏子景公問晏子曰為君管子難乎易乎晏子曰易公曰何

若對曰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管子一心管子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管子可以

安為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管子二子治國一臣樂身管子晏子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蚊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於

日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蚊門曰君至穰苴

日君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管子二子治國一臣樂身管子晏子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蚊門曰君至穰苴

日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蚊門曰君至穰苴

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蚊門曰君至穰苴

據左操瑟右擊琴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管子一者何以管子一者何以管子非奉饒茵席臣管子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饒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管子與安策勁馬良輪利管子之與威者君之

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為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管子與安策勁馬良輪利管子之與威者君之

倫常部 君臣

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一三累四責鄧析子君有一臣有一何謂三累惟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

威定則一臣順則一民和則一故親疎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

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墨子君必有君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進前不御聞聲相

思鬼谷子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之不變之法尹文子上下是也道異繩一商子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

從列子齊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子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與天為徒與人為徒與古為徒

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斷乎而人善之斯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謂與

天為徒外曲者一之也擊踞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謂與人為徒

成而上比者一之也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德友莊子吾與孔丘非君不諂其君莊子忠臣身在江海心居魏闕

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謂與古為徒冠子此也而巳矣之法帝者天號王者人稱皇調泰鴻冠子泰一

公子牟謂贖子曰一之也素皇內帝冠子此也而巳矣而巳矣之法帝者天號王者人稱皇調泰鴻冠子泰一

制一之也氣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韓非子賢者之為人臣一之也之法帝者天號王者人稱皇調泰鴻冠子泰一

神明之位者也若桴若鼓韓非子至治之國淵魚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勞於索人佚於使人

下以子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日仲父二日仲父三日仲父高天泰山怒谷誦洧

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之尊而以其壤地草木韓非子君者也也臣者也國君之實荀子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欲是之主建是之

身荀子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不合之故也分施荀子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待君忠順而

不均偏不偏忠順不懈見儀正槃圖孟方荀子君者僕也而景正君者榮也民之源荀子君者清則流清濁則流濁四統俱而天

下歸荀子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羣也者何也曰善養生養人者也善養生養人者也善養生養人者也善養生養人者也

之謂門戶庸獨荀子便發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不可不早具也故主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侯不信然而巧教依說善取寵乎上是一者也聖臣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

也護臣在中 依日月之末光 史記蕭何世家蕭何於秦時為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

主之也 三寸舌為帝者師 史記留侯世家留侯曰今以 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

肝相信 史記鄒陽傳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快其白主顯於中山中山人

之政齊威威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藉宦於朝假譽於左 骨鯁 史記刺客傳方今吳外困於楚而

李斯傳今陛下井有天 如失左右手 史記淮陰侯傳何謂信亡不及以聞自追 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

也 金石交 漢書韓信傳楚以亡龍且項王恐使項台人武勝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

所會矣 一代宗臣 漢書蕭何傳蕭何參贊軍謀何參贊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為 之

則堂高陸亡級廉近地則堂卑 忘身忘家忘私 漢書賈誼傳化俗定刑為 人臣

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 志身忘家忘私 者主耳 國耳 公耳 務其方以高其節

皆 金日磾傳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 故人嚴子陵共臥 漢書光傳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

行 京兆尹金日磾以家世忠孝為 孔氏師金氏友 漢書

巨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星犯御 耳 乳為生蓮 後漢書李善傳李善字大孫南陽清陽人本同縣李文蒼頭也建武中疫疾

座甚急帝笑曰朕 耳 乳為生蓮 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積始生數旬而貴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謀欲謀殺

積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潛逃去隱山陽瑕邱界中親自哺養 推燥居濕備嘗艱難雖在孩

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跪請白然後行之 關里感其行昔相率修義讀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史悉

收殺之時鐘離意為取即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

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家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日修祭祀垂泣日君夫人

善在此盡哀 持鋤去草 猶魚有水 蜀志諸葛亮傳亮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 三顧草廬諸當世事

數日乃去 持鋤去草 猶魚有水 蜀志諸葛亮傳亮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 三顧草廬諸當世事

亮傳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 解帶為誠厚相結納 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

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 寢則同林恩若兄弟稠人廣坐侍立終日 蜀志關羽傳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

出送 而

隨先主 常呼曰谷 吳志吳主傳注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施工取

周旋不避艱險 常呼曰谷 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板刀向施工日不取樊口者斬即轉施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

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 如此肩之舊 吳志張昭傳孫策創業命

選近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 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 關羽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

堂拜母 呼曰東郡 吳志張紘傳注江表傳曰初權於羣臣 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 關羽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

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詣瑜出迎之請

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並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

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夔聞絳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

日瑜請幹與周觀管中行視倉庫軍資器械皆悉還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

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馮几前席進前將髮 吳志朱桓

日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持陛下髮無所復恨權 協契斷金 晉書簡文帝紀咸安二年三月癸丑詔賴幸輔忠德道濟

之節莫因斯 異符同契 晉書符堅載記符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 聲聲之臣 宋書索虜傳難當將其

可謂 異符同契 晉書符堅載記符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 聲聲之臣 宋書索虜傳難當將其

矣援濟王渾子 異符同契 晉書符堅載記符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 聲聲之臣 宋書索虜傳難當將其

下聖朝憮然顧謂羣臣曰彼之違信背和與牢浴為三一之為甚其 處可寒 宋書鮮卑吐谷渾傳樓喜拜曰 天為我生儉

可再乎是若可忍就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 助難當報復 處可寒 宋書鮮卑吐谷渾傳樓喜拜曰 天為我生儉

王儉傳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上 推懷投款 齊書劉懷珍傳太祖曰我布衣時憤 署事有卿名不復細覽

歎曰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亦 也 薦誠君側奉義萬里 齊書劉懷珍等傳論 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

安民曰 我使 也 代我呼范為兄 梁書范雲傳高祖謂蕭川王宏都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 天子

緒 齊書張緒傳緒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 代我呼范為兄 梁書范雲傳高祖謂蕭川王宏都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 天子

王儉曰 也 代我呼范為兄 梁書范雲傳高祖謂蕭川王宏都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 天子

四友 梁書謝朓傳齊高帝為驃騎將軍輔政選朓為長史敕與河 黃金在肘不敢失墜 梁書王珍國傳義師至使珍國出屯朱

南褚祕濟陽江敦彭城劉俊俱入侍宋帝時號為 改喚蔡尚書 竟不答食餅如故帝覺其負氣乃 樽始

纂奉明鏡獻誠於高祖高祖斷金以報之後因侍宴帝問曰 改喚蔡尚書 竟不答食餅如故帝覺其負氣乃 樽始

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答曰 謹 既遭唐堯之君不辭元凱之譽 魏書任城王澄傳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

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

既遭唐堯之君不辭元凱之譽

魏書任城王澄傳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

樽始

樽始

樽始

樽始

倫常部 君臣

君臣

君臣

君臣

君臣

君臣

君臣

行宴樂之禮後東閣廡堂粗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高祖曰此曲水者亦有其義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頰池高祖曰此池亦有嘉魚澄日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頌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物魚躍大之觀德殿高祖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疑開堂高祖曰名目要有其義此蓋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堂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冲對曰臣一光郭祥通直郎邢繼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冲再拜上千萬歲壽高祖曰卿向以燭至致辭復獻千萬之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高祖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復獻千萬之壽報以南山之詩見此小兒終效用於子孫魏書李斯傳許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為中書學生世祖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卿以南山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復獻千萬之壽報以南山之詩** 見此小兒終效用於子孫 魏書李斯傳許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為中書學生世祖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卿以南山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由陛下** 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使張亮奏曰

**張不如一康** 北齊書陳元康傳世宗入輔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微

**骨親肉疎所以相付** 北齊書傅伏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隔水相見問至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哭率眾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帝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世蒙齊家衣食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帝親執其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使為良臣勿使為忠臣

**使為良臣勿使為忠臣** 魏書魏徵傳他日以骨賜伏曰

**遂別引之與同食** 令於侍伯邑宿衛授上儀同

**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 舊唐書魏徵傳後以目疾頻表遜位太宗曰朕拔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詠美君陷大惡家國

**要相借老** 舊唐書裴寂傳六年遷尚書左僕射賜食於舍章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冶而為器良匠斲而為器

**剪髮和藥** 舊唐書李勣傳勣時遇暴疾斲髮方云髮灰可以實朕方

**君宜轉動臣宜安靜** 舊唐書張行成傳天賜也地陰也陽或翼或從尸天之功

**君臣猶父子** 唐書張公謹傳卒官下年四十九帝將出次哭之有司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

**避送** 唐書杜如晦弟楚客傳方建成難作楚客道舍嵩山貞觀四年召為給事中太宗曰君居山似之矣謂楚客相哭之

**異支一心** 唐書杜如晦弟楚客傳方建成難作楚客道舍嵩山貞觀四年召為給事中太宗曰君居山似之矣謂楚客相哭之

**志叶議從相資以成** 唐書房杜傳贊方君臣明良

**君宰間不膠漆而固** 唐書馬周傳贊帝銳於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公在得酣臥

**以藥石相報** 唐書高馮傳馮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

**言不酬** 唐書崔日用傳會帝誕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

**源侯舟楫** 唐書戴至德傳高宗嘗為飛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

**呼小字** 金史劉琬傳幼名太平世宗即位

**車之有轅身之有臂** 元史木華黎傳太祖即位命木華黎博爾木為左右萬戶從容謂曰

**世世能極** 元史木華黎傳太祖即位命木華黎博爾木為左右萬戶從容謂曰

**編於天** 元史木華黎傳太祖即位命木華黎博爾木為左右萬戶從容謂曰

**惟臨惟沉惟周惟定** 元史木華黎傳太祖即位命木華黎博爾木為左右萬戶從容謂曰

**尊至者其敬** 元史木華黎傳太祖即位命木華黎博爾木為左右萬戶從容謂曰

**倫常部 君臣**

其真弗承天意成民善董仲舒春秋繁露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若土敬天董仲舒春秋繁露事安樂世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常以

以為名董仲舒春秋繁露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若土敬天董仲舒春秋繁露事安樂世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常以

愛利為意以養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君力臣力不識其劉向新序晉平公問於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善則繩實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四面求臣於郭隗曰寡人地狹

割之隕朋善煎熬之實齊無善齊和之羨以熱矣奉而進之而君不入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四面求臣於郭隗曰寡人地狹

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也昭王

避席願請問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也昭王

臣其名臣也其實實也今王將東面目指兼使以求臣則師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

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遠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傳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

下可以霸六正六邪劉向說苑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

唯王擇焉六正六邪劉向說苑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

証者一日萌牙朱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

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誼論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仗其勞如此

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夜寐進賢不辭其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日守文奉法任

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日守文奉法任

官職事辭讓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非

不辭其諫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非

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乎如此者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

所好即進之以快其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日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

非非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如亂朝廷如此者諛臣也五日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

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語言以邪隆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

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問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

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動於福先嚴遵道德指歸論論賢君聖主以至尊之位強大之勢左德右威

而天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動於福先嚴遵道德指歸論論賢君聖主以至尊之位強大之勢左德右威

道德指歸論明王聖主放道效天名實為紀賞罰上法斗極班固白虎通故按神契曰天取象日月屈信班固白虎通君臣法

為綱上法斗極班固白虎通故按神契曰天取象日月屈信班固白虎通君臣法

功天班固白虎通君臣法天下之翁王充論衡富家之翁貴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民統治材王符

論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心順職順道順商悅申鑒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陪天歡武平一景龍文館記高宗誕辰與侍臣賦

之也臣者心順職順道順商悅申鑒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陪天歡武平一景龍文館記高宗誕辰與侍臣賦

天子親家翁高僧居解頤蕭瑀常因宴太宗語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祀酒時長孫無忌房元齡相顧未

不取不辭高僧居解頤蕭瑀常因宴太宗語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祀酒時長孫無忌房元齡相顧未

掌樞樞密而罷樞密樞密小西局錄甚樞密小西局錄甚

日頃者陛下愛女下嫁貴臣郎婿鄭顥赴婚楚州會有日行次鄭州臣堂帖追迎上副聖念願不樂國婚鄭顥入曹臣在中

書顯無如臣何一去玉階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朕知此事久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便殿中取子來

如此矣敏中歸啟益感上聽察宏恕常置函于於佛前焚香感謝師張仲才文始真經聖人立君臣師重宗

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一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注云日中為

王食時為公平且為卿鳴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與黃昏為隸日入為僮僕特為僕日晡為臺日中出關不在第等王公

曠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大夫士士臣皂驅陶宗儀輟耕錄今蒙古色目人之戚獲

皂臣與皂臣則所謂臺者十等之至卑也皂臣亦皂臣也皂臣亦皂臣也皂臣亦皂臣也皂臣亦皂臣也皂臣亦皂臣也

諸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為夫婦而所生子孫承為奴婢又有日紅契買者則其元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者是也故買奴

為驅者有禁又有陪送者則標撥隨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許聘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聽然奴

或致富主利其財則侯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亦有自願納其財以求脫免奴籍則主者執播盤珠陶宗儀

憑付之名曰放良刑律私宰牛馬杖一百敲死擊口此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播盤珠陶宗儀

凡納婢僕初來時曰一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算盤珠言撥之則陳家蘭周達觀真臘風土記凡人家有女美觀者必召

動既入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動此雖俗語實切事情陳家蘭周達觀真臘風土記凡人家有女美觀者必召

子史精華卷八十一

子史精華

倫常部 君臣

五

子史精華卷八十二

倫常部二

父子

慈惠以教孝悌以肅管子為人父者和子孫屬親戚管子愛親善養思敬奉教管子

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管子教護家事管子知子莫若父管子吾子管子

也管子三務管子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若管子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為天下度亦猶此也

衛有錄夫特冒孔子之葉公孫龍子孔穿不慢其保管子天地之委蛇管子不至乎孩而始誰管子

文之繪終管子不可解於心管子不諛其親管子移致其福管子放廢嗟羹管子

孕婦十月生子于五月而能言管子則人始有天矣管子以天屬管子再仕而心再化管子

莊子其求管子也而末始不為子媒管子實厚者貌薄管子務致其福管子

出城有遺類矣管子唐失也管子不為子媒管子再仕而心再化管子

室無空虛則管子樸而不明管子實厚者貌薄管子務致其福管子

婦姑管子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生於幕下而毀之盡一杯文侯謂培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內

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鹿使奉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

恐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鹿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傳其御曰曩將母愛倍父管子

罪之今日以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鹿又且忍吾子乎管子後漢書光武詔觀管子二者孰仁本此母愛倍父管子

行於子者十母管子烹棄管子敬愛致文管子勿面勿兒勿彊管子

母非以成教也遂管子也管子敬愛致文管子勿面勿兒勿彊管子

與不汝聊荀子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耨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

則何以爲而不從命有三荀子孝子所以... 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其親無此三者...

無孝之名也荀子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會獸不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禽獸...

未可以從而從是不東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

此之謂也故勞苦辱卑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

不匱此荀子草莽華實樹木根心呂氏春秋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

親一體兩分同氣異息見一父而載取名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謂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謂骨肉之...

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遺腹子淮南子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

之爲信也淮南子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跪而上堂扶扶父母贈也折衷母子細枝謂之杪青齊充冀之間謂之莖故傳曰慈...

其親揚子子有將以求孝也人曰偽折衷母之怒子也雖抱朴子自敬洪生晚六世咸有...

其親揚子子有將以求孝也人曰偽折衷母之怒子也雖抱朴子自敬洪生晚六世咸有...

其親揚子子有將以求孝也人曰偽折衷母之怒子也雖抱朴子自敬洪生晚六世咸有...

其親揚子子有將以求孝也人曰偽折衷母之怒子也雖抱朴子自敬洪生晚六世咸有...

其親揚子子有將以求孝也人曰偽折衷母之怒子也雖抱朴子自敬洪生晚六世咸有...

其親揚子子有將以求孝也人曰偽折衷母之怒子也雖抱朴子自敬洪生晚六世咸有...

其親揚子子有將以求孝也人曰偽折衷母之怒子也雖抱朴子自敬洪生晚六世咸有...

其親揚子子有將以求孝也人曰偽折衷母之怒子也雖抱朴子自敬洪生晚六世咸有...

其親揚子子有將以求孝也人曰偽折衷母之怒子也雖抱朴子自敬洪生晚六世咸有...

其親揚子子有將以求孝也人曰偽折衷母之怒子也雖抱朴子自敬洪生晚六世咸有...

其親揚子子有將以求孝也人曰偽折衷母之怒子也雖抱朴子自敬洪生晚六世咸有...

其親揚子子有將以求孝也人曰偽折衷母之怒子也雖抱朴子自敬洪生晚六世咸有...

其親揚子子有將以求孝也人曰偽折衷母之怒子也雖抱朴子自敬洪生晚六世咸有...

其親揚子子有將以求孝也人曰偽折衷母之怒子也雖抱朴子自敬洪生晚六世咸有...

其親揚子子有將以求孝也人曰偽折衷母之怒子也雖抱朴子自敬洪生晚六世咸有...

其親揚子子有將以求孝也人曰偽折衷母之怒子也雖抱朴子自敬洪生晚六世咸有...

其親揚子子有將以求孝也人曰偽折衷母之怒子也雖抱朴子自敬洪生晚六世咸有...

其親揚子子有將以求孝也人曰偽折衷母之怒子也雖抱朴子自敬洪生晚六世咸有...

其親揚子子有將以求孝也人曰偽折衷母之怒子也雖抱朴子自敬洪生晚六世咸有...

宜愛女甚於男

顯以屬俗漢書張禹傳禹每病輒以起居問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

數視其小子

見漢書張禹傳禹每病輒以起居問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

天子申

此言萬石子孫既多又皆和睦睦睦君宜爾子孫漢書張禹傳禹每病輒以起居問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

見書常拜

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賜書於甘泉宮署漢書張禹傳禹每病輒以起居問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

忠臣之子復爲司隸

拜司隸校尉漢書張禹傳禹每病輒以起居問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

大小太常

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漢書張禹傳禹每病輒以起居問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

小國侯

愍哀以臣無男之故處臣漢書張禹傳禹每病輒以起居問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

罷朝俱

罷朝俱漢書張禹傳禹每病輒以起居問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

勇乃負荷

鄧善歸附特加三級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始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後漢書班勇傳...

倫常部

父子

倫常部

父子



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蓋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郡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

班教煌長史為北單于與車師後部所殺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後漢書楊震傳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

竟夕不眠後漢書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三君後漢書陳紀傳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

公慙卿鄉慙長後漢書陳紀傳建安初袁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使勤貴寵者此母後漢書馮

將軍袁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袁臣之曾祖丹死後必復致大鳥後漢書楊震傳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

桓帝亦猶震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遺安後漢書龐參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

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電鼯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

下非所保也因釋聃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皆遺之

以危今獨一之以一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雙珠近出老蚌魏志荀彧傳注孔融與韋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謂才

不如者遠也名依謙實魏志王昶傳昶為其兄子及子作一字皆以見其屏風隔座吳志三嗣主傳注吳錄曰孫休時

五湖長 晉書桓元傳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 客為之起 於一見者皆 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

故也宣氏知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作筒養母 晉書

之後遂止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參問日再三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食對日母食不甘哀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豈宜以子戲父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五歲風神秀異祖父雖曰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報劉日短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因以所用視與之至五歲祖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也烏鳥私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情願乞終養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宿明王謂諸佐曰鎮惡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聞鼓角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宋書羊元保傳戎二弟太祖並賜名曰成曰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足矣按思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弘微父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果假口將盡恢之乞求奉辭弘微呼前既至問復不見恢之於問外拜辭流涕而去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奉車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遇知舊輒據數索酒得酒必積然自得常語曰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竣得臣筆測得臣文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得臣酒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名義恭子為伯禽名竣子為辟疆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一以比漢侍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乳汁驚出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揚州辟從事史母本劍籍注夫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覲之為州上綱謂曰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敢相留于平日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持私庭何容以未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願又切微情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籍年既至便應扶持私庭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觀之益重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籍年既至便應扶持私庭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於我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禱亦易來風與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千萬錢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宋書戴法興傳法興子取符為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與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與好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一莫賀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貌類中郎性似文靖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宋言父也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其故買日甬城與虜同岸危險具多我豈能使虜不敢南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向我若不沒虜則應破虜兒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也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父子兩匹騎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稍直奔虜素畏盤龍號名即時披靡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東擊西奔南突北眾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節歲問訊皆先克日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靈運復出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嗟賞日起宗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名兒為風月景山水 晉書荀崧傳崧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謂其舅蔡權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詩文氣骨似我

前謝 梁書謝幾卿傳通六年詔西昌侯漢北侵權為軍師長史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泥之

植 梁書武帝制千字詩衆為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於文德

殿帝令衆為竹賦賦成奏之帝手勅答曰卿

陳書謝貞傳少雅 進退不入 南史謝朓傳宋明帝嘗教朓與謝風莊門入二人俱至起宗曰君命

力 南史到溉傳子鏡鏡子蓋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

不為少 南史任昉傳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

壽 魏書房堅傳太和初高祖擢為秘書郎遷司空諮議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

有二美 魏書房堅傳太和初高祖擢為秘書郎遷司空諮議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

在情一也 兄 北齊書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呼父為

戲語戲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戲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為怪疑其感疾欲命醫看之戲對曰兒無患苦但

拜四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為休務一日

通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

恩斯 各得父一絕 舊唐書宋之問傳世入以之問父為三絕之問以文詞

極矣 時肅宗即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為傳位册文上皇覽之歎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册文則卿

欲歸以 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

宿衛號為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為隋武候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

機事填委文語皆出通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湧泉嶠所不及也

家父子前後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密盡臣節斷對吏事至公無私即

書狄仁傑傳仁傑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

山南望見 孤飛謂左右曰吾不在此雲下瞻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

元馭云見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 若聞貨貨充足衣馬輕肥此

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

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孟母不受魚餅之饋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覆地孔

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待宜修身潔已勿異若此意也元龜遺書母氏故誠以清謹見稱卿

之令子朕之直臣 餘慶入朝憲宗謂餘慶曰

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

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

之而已 勤幹家風 舊唐書韋機傳孫岳亦以吏幹著名則天時累轉汝州司馬會則天幸長安召拜尚舍奉御從駕還京因召

去帽導 於署觀者絕焉邪自私第 親一母 公卿達者迎騎避之衢路以為榮

才 唐書王珪傳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汝必貴然未一所與遊者何如人

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猶法度吾當 見豈為身榮將以成國

唐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

盛古未有也 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 唐書來濟傳父本驍將而恒齊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處世南子

得父清白 唐書楊慎於傳慎於沈毅任氣健而才初為汝陽令有治稱隆禮罷大府明皇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餘慎

使被眷 半子孫 唐書李泌傳開元十九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

却令休沐過家道終日與羣 韓穆家法 唐書穆寧傳寧居家嚴常令訓諸子人一通先是

子姓 無位親之異 韓穆家法 唐書穆寧傳寧居家嚴常令訓諸子人一通先是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二

倫常部

父子

五





有敏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 維家之保... 妻在內各反其事則家道正故正保... 老婦壯妻... 國語命壯者無取... 令

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 良婦... 國語出婦嫁... 也相室... 戰國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 曰公子愛子天下無有今

此女也男曰家老... 老妾... 戰國策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 上活主父下存主母... 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

愛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 儂皮為禮

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答之妾之棄酒... 史記秦始皇紀夫為... 一殺之無罪男... 良妻... 史記魏世家

制嫁娶以... 寄報逃嫁... 乘義程妻為... 子不得母成化廉清... 良妻... 史記魏世家

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我亡其夫徐廣曰其夫亡也漢書無亡字作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如... 庸奴

攻苦食啜... 史記叔孫通傳呂后與陛下... 人材足依... 史記司馬相如傳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

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僅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 客為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謂司馬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

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及飲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 故相如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及飲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

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 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

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雖貧其... 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雖貧其

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 馳歸成都... 見當鑪滌器... 侍兒... 史記袁盎傳袁盎自其

史嘗盜愛... 立軻併馬... 屬皆以禮娶親迎... 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 負戴相隨

子取婦皇后... 乘輿服飾號為... 公主子開... 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 天

死溝中耳... 細君... 漢書東方朔傳歸道... 又何仁也... 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 漢書王吉傳夫婦

何能富貴... 細君... 漢書東方朔傳歸道... 又何仁也... 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 漢書王吉傳夫婦

化不明而民多夫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 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東完去婦復還... 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東樹

垂吉庭中吉婦取粟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歸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 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 漢書王

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 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 書眉... 漢書張敞傳敞為婦... 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有司以奏敝上問之

泣... 漢書王章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破... 中與妻決... 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

猶有伯寮之懸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既不能屈 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

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 義以和親恩以好

合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

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

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謹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捷從之夫為夫 得意一人是謂承事失意一人是謂

承訖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 夫有再

娶婦無二適 見下妻 後漢書光武帝紀甲寅詔吏人遭饑亂及為青徐賊所屠為 搔背垢 後漢書百官志注丁邯遷漢中太守

冠徒跪自陳詔曰漢中太守妻乃繫南鄭獄誰當一其 新婦所乏惟容 魏志許允傳注魏氏春秋允妻阮氏賢明而醜

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以御罪且罰一妻冠履勿謝 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視之云

有容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促裾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

重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醜女黃頭黑面而才堪相配孔明許高爽開列為河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

冠憤起對 吳志顧雍傳注吳書雍族入梯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 悉誦讀魯靈光殿賦 蜀志劉琰

飲食號為修羅侍婢數十皆能為 南向北面 晉書何曾傳年老之後子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 終喪不御內 晉書

傳喪妻為廬杖之 擇夫 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潘告母遂逐妻之 不知卿堪作夫人不 晉書山濤傳初濤布衣家貧

制三公但 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嬖賤 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 食辰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行患之而不能禁時有

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行謂郭 時人號為梁鴻夫婦 欽其德婦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畧

同志 棄華尚素 見奉如君父 晉書劉殷傳殷張氏性亦婉順事 不作凡人妻不為庸夫婦 偽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

婉慧有志操嘗謂妹季姬曰我終 季姬亦曰妹亦 絲珠 晉書石崇傳崇有妓曰 美而詭善吹

人問而笑之垂之稱燕玉納元姬為室遂有珠寵為范陽王德亦甥季姬焉 絲珠 晉書石崇傳崇有妓曰 美而詭善吹

涼臺臨流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古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蓬鬢被羅殺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

本受命指察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顯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

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罔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

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珠泣曰當効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

借馬追及累騎而還 晉書阮咸傳素幸姑之婢姑嘗歸於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 巧作 晉書桓溫傳於北方得一 老

宋書宗炳傳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 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 乘薄笨出市買易 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疑之悉

理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周用之外輒以施人性 共安儉苦 見寒雪送還天

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疑之共安儉苦夫妻共 車 周用之外輒以施人性 共安儉苦 見寒雪送還天

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為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 樵薪不售無以自

晴復迎 宋書朱百年傳百年少有高情親親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薪為業以樵薪置道上輒為行人所取明

資輒自榜船一妻一孔氏 一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綵線二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百年孝建元年卒 素對 晉書王

山中時年八十七蔡與宗為會稽太守有酒時出山陰為妻買綵線二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百年孝建元年卒 素對 晉書王

宋建平王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 傾家送遠 對飲視事 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 竟日而 不廢 自稱下田居

相資贖年長為備笄總訪求 傾家送遠 對飲視事 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 竟日而 不廢 自稱下田居

婦為傳蠶室 改易以大蠶為火籠什物語多詭異 周公阿杜 齊書周盤龍傳盤龍愛妾杜氏上送 忌妻悍室 梁書劉峻傳

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姁荷時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 周公阿杜 齊書周盤龍傳盤龍愛妾杜氏上送 忌妻悍室 梁書劉峻傳

身操井日余有 年六十餘猶未他適 梁書顧協傳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 協義而迎之 鄉里 南史張彪傳彪請 耕前鋤後

亦令家道轉軻 年六十餘猶未他適 梁書顧協傳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 協義而迎之 鄉里 南史張彪傳彪請 耕前鋤後

南史陶潛傳潛字淵明少有高趣世號靖節先生其 志越亦同 見三綱之首 魏書文成帝紀詔曰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

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 于 于 于 禮之重者莫過於斯尊卑高下 宜令區別然中代以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選擇令貴賤不分巨細同賈塵穢清

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謨垂之來裔今制皇族師傳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為婚犯者加罪 好

合積年敬事不替 魏書蕭寶夤傳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蕭雍之禮雖 而 而 而

公主內 南人好奇 魏書張謙傳初謙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乃許疑不能梳沐後謙為劉駿冀州長史因貨千餘 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 外諸穆 匹購求皇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 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

倫常部 夫婦

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

前氏歸謹合諸妾境上奉迎

呼婦為姊妹北齊書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一父為兄

比賈充置左右夫人北齊書魏收傳收

其妻魏收傳收

一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妾時人

一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無規檢故類敗妻鉅鹿魏氏思好甚隆不能相別宅北史胡國珍傳長

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強立時人以為北史胡國珍傳長

數年不相見親表為之語曰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後納妾李氏仍與王氏亦無朝拜之禮

婦情不忍乖曹書吐蕃傳初太宗既許降文成公主贊普使祿東贊來迎召見顧問進退合旨太宗禮之有異諸蕃乃拜祿

未謁公主陪臣安散灰扇戶舊唐書李益傳少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苛

取輒娶太宗嘉之散灰扇戶舊唐書李益傳少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苛

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中一署帛唐書賈直言妻董傳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逐嫁

沐髮墮無餘漁童樵青志和配為夫婦號宋史劉光世傳又請

議婚有以綏多士女夏小正二月傳民以度逸周書

傳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織為產魯人或聞宜家富壽

其義將求焉娶作歌明已之不更也日之早寡今七年不雙多貌美好

女宜家焦氏易林受福且多結矜待時志不相思焦氏易林

新婦丁男長女可以會同雍雍焦氏易林冰將泮散鳴雁三姓同食

君劉熙釋名妾謂夫之嫡妻曰夫尊於朝妻榮於室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

外固白虎通婦事夫有法五行異類相生固白虎通不娶同姓何

禮固白虎通婦事夫有法五行異類相生固白虎通不娶同姓何

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

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類而深目虎膺而熊背展於從難知其勇士

陰而結之白狐造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白狐綏綏九尾

欲以為用白狐造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白狐綏綏九尾

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結髮黃憲天祿閣外史寡人有炊屨屨應劭風俗通

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投食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

伏雌今富貴忘我為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

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極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缺缺妾不能白頭吟

為人所制者妻其一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白頭吟

公伯雍作義漿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汝後當得好婦乃種

其石有徐氏者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為狂因戲曰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婦公至所

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豹子室家甚篤妻常如乃屬秀為秀大不平遂不復入

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雷尚書劉義慶世說王丞相有妾姓雷

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唯冠軍將軍郭文遠遊憇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

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閤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日郭冠軍家元謙曰雙聲春風

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藥砧言夫不在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問夫何時當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

邑翁然傳之按凡古音凡藥砧言夫不在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問夫何時當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

趙麟因話錄代宗以郭尚父勳高兼連烟帝室常呼為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休戚尚父二愛姬嘗競寵

爭長互論其公私佐助之功忿媚自為小君剪髮馮贊雲仙雜記李紳為相時俗尚輕綰

姬怒未解歌未發連引滿置自為小君剪髮馮贊雲仙雜記李紳為相時俗尚輕綰

鴈於席前日酒盡不須歌自為小君剪髮馮贊雲仙雜記李紳為相時俗尚輕綰

記室袁郊甘澤謠紅綫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燈婢王仁裕開天遺事寧王宮中每夜於帳前羅以木雕

所謂勝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燈婢王仁裕開天遺事寧王宮中每夜於帳前羅以木雕

已極鄙陋而浙人呼為貼身或云橫牀江南又云橫門尤為可笑左右人

鮮靈先生王夫人日春月色勝如秋月秋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烏合之人

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烏合之人

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一生人陸游老學菴筆記都下買婢謂未嘗

門自樂難容一生人陸游老學菴筆記都下買婢謂未嘗

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為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已也訴於張張命筆

之越三日復告日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於張張命筆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倫常部 夫婦



一程一泣而日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廕補入官追國朝統一海宇程為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為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攜向之鞵履往與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女將半載以所成布匹償所借錢物乞身為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巷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鞵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徵與元路路官為其禮委僕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為夫婦焉 寄衣佈詩 輟耕錄 洞庭劉氏有夫葉正甫久客都門因一以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 比肩人 鹽陸東美妻朱氏 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小比肩 見詞女夫 珍卿 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一一後死合葬塚上生雙梓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 小比肩 見詞女夫 珍卿 每有雙燕常宿於上孫權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為小比肩 小比肩 見詞女夫 珍卿 環記趙明誠幼時其父將為擇婦明誠晝夜夢誦一書覺來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芳草披以告其父其父為解 曰汝殆得能文詞婦也言與司合是詞字安上已脫是女字芝芳草披是之夫二字非謂汝為一一之一乎後李翁以女女之 即易安也 果有文章

子史精華卷八十三

倫常部四

兄弟

寬裕以誨比順以敬管子為人兄者一一友兄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同師而學則子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 有弟而一一注言人之緩儒弟墨莊子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一一為一河潤九里敬謝不苟荀子請問為人兄曰 性舍長而視幼故啼楊子政也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一一兄弟讒閱侮人百里國語人有言曰一一 人弟曰一一曼面為姊國語且夫兄弟之一一青陽夷鼓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一一與 而雖開不 怨不徵於它徵于它利乃外矣 青陽夷鼓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一一與 敗親也呂后紀高祖八子長 皆有馴行史記管蔡世家再季康叔一一於是周公舉康叔為 男肥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 坐兄南鄉自坐東鄉史記武安侯傳嘗召客飲 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 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當灌夫籍福之屬當是時一一 不以為兄弟數見公昆弟史記外戚世家寶皇后兄 可以兄故私撓 奴畜史記衛將軍驃騎傳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 不以為兄弟數 見公昆弟史記外戚世家寶皇后兄 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 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開寶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寶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 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寶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 我決於傳舍中巧沐沐我請食我乃去於是寶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 錢封一一一家於長安注公亦祖也 採桑為符信 見巧沐沐我請食我 見 義盡標金史記楚元王世家高祖微時嘗辟事 皇后同祖之昆弟公昆弟謂廣國等也 採桑為符信 見巧沐沐我請食我 見 義盡標金史記楚元王世家高祖微時嘗辟事 客來嫂詳為一一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 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頰侯按漢書標金作標金 巨嫂 有叔 如此不如無有史記陳丞相世家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 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一一伯聞之逐其婦而棄 之後 史記封禪書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一一 同產漢書兩龔傳大夫其上子若孫若一一同產子一 宛若按漢武帝紀注先後並去聲即今如婢也 人注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 讓爵辟兄

韋元成傳初元成兄弘為大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頗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教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繁獄罪未決宗家問賢當為後者賢志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情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元成為後賢薨元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元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安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一者案事丞相史通與元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耀曉而不宣微或子之為國宜優養元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寔不病勃奏之有詔相代為太守

野王相引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一歌之曰大馮君  
大馮君小馮君俱為諸儒所稱  
父某建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年十二弟不七歲晝夜號咷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不俱居太學習詩書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一學士爭歸之太尉趙惠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恭憐不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不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欲先就其名上讓國至行祖征伐鴻獨與弟居世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緜卒鴻當襲封上書一於盛不報既葬迺往塚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貧經書不願思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哈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遂求良醫如遂不瘳承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乃止而讓之日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日家事廢王事今子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還就國開門教授仲公見不如孝肥飽後漢書趙孝傳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日禮久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與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必曰禮舉孝廉不應承平中辟太尉府顯宗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十日一就衛尉府相對盡歡見開戶自掘後漢書繆彤傳彤孤兒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供其令相對盡歡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八龍後漢書荀淑傳有子八人儉視精肅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初荀氏舊里名西豪頑陰令劫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賈氏三虎後漢書賈彪傳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左右手後漢書袁譚傳兄許武制產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

宗親泣日吾為兄不肖盜竊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

密謀謀藏匿後漢書李雙傳初固既策罷知

年十三弟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然獨悲口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遂此與二兄一託言還京師人感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日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變乘江東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愛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他人以女妻變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青屢見明年史官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免死者子孫於是大放天下并求固後嗣變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遺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飛變日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幸弟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姊弟相見悲感傍人見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蜀志馬良傳馬良兄弟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變謹從其誨姊弟相見悲感傍人見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好劉備與其弟亮俱

字仲達字弟道字季達字季連字季進士惠達通有兄風不晉書安平王孚傳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左右曰大龍晉書溫美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族特號為八達焉

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人所糾奕省按單曰

張解音樂伎術時人謂張九陸機雲曰

人琴俱亡晉書王徽之傳徽之卒徽之奔喪不哭血上靈牀坐取歎

頰荆枝華承棣萼有推肥代瘦狗急難之情讓果同舍盡歡愉之致緝鏡細素載流塵濁者歟乃推肥代瘦讓果同舍

畏病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哀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哀

大所傷醫者云食蠟蠟可療難之離隔門庭宋書謝瞻傳瞻弟瞻時為宋臺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資容輜轡門巷暢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奉兄如父宋書蔡廓傳廓一軌一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皆入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一日吾不忍見此

世論猶在兄後宋書羊欣傳義熙中弟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自應相供無容別寄

相慰宋書王徽傳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

唯取圖書宋書王曇首傳王曇首琅琊人太保弘曇首一若但如臣門戶何寄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如何卿弘答曰

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方明日

客之食尊既不能體賢宜以貧家好食致飽而去

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 貧家好食致飽而去 宋書末脩之傳性儉少思情妙在鄉里饑寒不立未嘗供膳嘗往視姊姊

為益州刺史携姊之鎮分祿 携姊之鎮分祿供贍 見宋書鮮卑吐谷渾傳後鹿追思渾 推財與弟 齊書褚淵傳淵一

氏五龍 齊書張岱傳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 廉勝獨立十倍於我 齊書褚炫傳炫少清簡為從男王景文所知

也 腰鼓兄弟 齊書沈冲傳冲與兄淡淵各 我能死爾能報 齊書沈文季傳父慶之宋司空為景和所殺兵仗園宅收捕諸子文

者不敢追 外朗內潤 齊書衡陽王道度傳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次宗 皆良璞也 時人呼為四皓 齊書徐伯珍傳

首相對 比之姜肱兄弟 梁書張弘策傳兄弟友愛不忍暫離 凡為人長殊復不易 梁書徐勉傳嘗為書識其子崧曰若

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 迎居官舍參分祿 梁書樂藹傳藹姊適徵士劉虬亦明識有

稱之同乘而歸 梁書傅映傳映字叔遠昭弟也三歲而孤兄弟睦脩身厲行非禮不行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餽之資

梁書夏侯夔傳六年轉使持節督豫淮陳穎建霍義七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夔兄寬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為 當同一室卧

起 梁書章放傳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九雍 裴 梁書裴子野傳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 謝有覽舉王

有養炬 梁書王筠傳筠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為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 馭二龍於長途騁驥於

千里 梁書江革傳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應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若求同行乃

謂 駟分兩陸 梁書張紇傳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時紇兄纘為僕 識藝過臣飲酒不及

梁書謝舉傳舉中書令覽之弟也高祖訪舉 大小王東陽 梁書王承傳朱異用事車馬常填門魏郡申英指異門曰此中驩

於覽對曰 其遠惟 於臣 大小南郡 梁書劉之亨傳代兄之邊為安西湘東王長史南 啞家人 梁書劉覽傳除尚書

稱作 兩到 梁書劉溉傳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 大小南郡 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荆土

幼 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 復似凌寒竹 大小南郡 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荆土

至今懷之不忍斥其名 比謝氏烏衣之遊 梁書蕭介傳介性高簡少交遊惟與族兄琛從兄珍素 啞家人 梁書劉覽傳除尚書

號為一南郡 云 比謝氏烏衣之遊 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 啞家人 梁書劉覽傳除尚書

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潛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臧貨 三筆六詩 梁書劉潛傳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

覽勸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大器行路覽 三筆六詩 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嘗曰 三即孝儀六孝威

也 兄弟九人並知名當世 梁書杜蔚傳蔚 兄嵩岑從 相代為殿中 梁書劉洸傳天監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

溉洽並有才名時皆 三妹並有才學 梁書劉孝綽傳其 適琅邪王叔英吳郡 卿家士龍 陳書虞寄傳大同中嘗駁兩殿

其有喜色寄因上瑞兩頌帝謂寄兄 兩周 陳書周弘正傳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弘正與弘讓自披迎軍僧辯得之甚喜即日啓

荔曰此頌典裁清拔 之 也 元帝元帝謂朝士曰晉氏平侯喜獲二陸今我破賊亦得 今古一時足為蓮類

大小僕射 陳書袁憲傳憲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簡懿子為左僕射至 對惠連輒得佳語 南史謝惠連傳年十歲能屬

篇章 是憲為右僕射臺省因目簡懿為 僕射憲為 朝廷榮之 南史謝惠連傳年十歲能屬

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 雙珠 南史謝靈運傳靈運字彥重平昌安邱人衛 銓錫二王可

謂玉昆金友 南史王份傳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字公衡

美風儀善占卜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琳為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為 銓錫二王可

何氏三高 南史何武傳初充二兄求點並棲遯先卒至是允又隱世號點為 大山小山 若蜂腰 南史周朗傳朗讓弟

高於次昆或問三周 柳氏二龍 南史柳惔傳惔好學工製文尤善音律少與長兄 卿文弟武 義弟穎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

濟濟王家兄弟 魏書王惠龍傳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

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為肅宗講孝經進業預講延明錄 白首同居 魏書寇治傳治兄弟並 有義有禮房家兄弟 伯傳景伯

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時人語曰 性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伎亡蔬食終喪期不內御愛毀之容有如居 危坐相敬如對賓客 魏書房景伯

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明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為之語曰 同盤而食 魏書楊椿傳吾兄弟若在家必 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

喜兄恭謹出告又而晨昏參省側 立移時兄亦 崔生 魏書崔亮傳父元孫劉駿尚書郎劉或之借立也或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或使元孫討文秀為文秀所害亮母房

崔生 魏書崔亮傳父元孫劉駿尚書郎劉或之借立也或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或使元孫討文秀為文秀所害亮母房

子史精華

卷八十四

倫常部 兄弟

三

父幼孫居貧備書自棄時... 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

特相 衣服飲食未會一片不同... 儉年糊口不繼賓 王氏九龍...

三武 北史陸侯傳寬字仁惠... 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

四括四黃 北史李士謙傳... 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

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北史楊播傳播家世純厚...

三列宿 唐書韋凌傳凌字彥...

對管華近 唐書李勣傳勣字...

時方荀氏 唐書荀爽傳爽字...

衣冠光 唐書李光進傳光進字承宗...

德星堂 唐書崔暉傳暉字...

宋史洪道 宋史洪道傳道字...

名滿天下 宋史洪道傳道字...

三孔 宋史孔文仲傳文仲字...

實氏五龍 宋史實儀傳儀字...

陸家姑 唐書張巡傳巡有姊嫁陸氏...

昆弟若五星 唐書竇羣傳羣兄弟...

擊鼓會食 唐書薛平傳平兄弟...

花萼集 唐書李義府傳義府兄弟...

韋趙兄弟之杞梓 唐書韋述傳述兄弟...

自比王謝 唐書崔暉傳暉兄弟...

燕覓終日如布衣禮 唐書韓元嘉傳元嘉兄弟...

太冲無兄孝端無弟 唐書李知本傳知本兄弟...

棠棣碑 唐書賈實傳實兄弟...

王氏三珠樹 唐書王勃傳勃兄弟...

對管華近 唐書李勣傳勣兄弟...

衣冠光 唐書李光進傳光進兄弟...

子史精華

卷八十四

倫常部

兄弟

三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辭科後三年  
弟遵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  
孫達吉字從之弟遵年逢辰皆  
有文學行義時稱  
相為師友  
宋史陳九齡傳與弟九淵  
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  
四桂  
李無幾  
世號雙璧  
元史雙璧傳兄回回字子淵與弟第慶  
李無幾  
相與善  
取各於此也  
劉詵釋名  
世號雙璧  
長少宗蜀郡成都人也  
弟長子世號  
長基少子秀字彥穎  
世號  
或問汝南許章曰  
叔慈慈明孰賢  
曰二荀  
也慈明外則叔慈內則賢  
蜀得龍吳得虎  
劉義慶世說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  
皆玉  
吳朝服  
其弘量  
吾家晏平仲  
弟也少有檢操亮常器之日  
日就載之其對即枯死  
狀如火然  
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  
樹木同株同根將分所以  
秘歸  
鄒道元水經注  
居原有賢姊聞原  
顛顛是人不如木也  
因悲不自勝  
不復解樹樹  
世榮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實遂為孝門  
秘歸  
放逐亦來歸  
喻合自竟全鄉人真  
其見從因各曰  
前襟後裾  
顏氏家訓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  
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  
一舉一動  
一舉一動  
兩  
顏氏家訓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  
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  
一舉一動  
一舉一動  
雨  
顏氏家訓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  
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  
一舉一動  
一舉一動

李聖國史補元魯山一數  
自與洗沐同榻而寢  
趙濟因語錄  
萊陽鄭遷古少有俊才  
嗜學而天性孝友  
有堂弟浪城好  
日兩乳童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趙濟因語錄  
萊陽鄭遷古少有俊才  
嗜學而天性孝友  
有堂弟浪城好  
所知之為方鎮者求補  
公堂餼饌以餉  
趙濟因語錄  
萊陽鄭遷古少有俊才  
嗜學而天性孝友  
有堂弟浪城好  
他職姻族以此重之  
公堂餼饌以餉  
趙濟因語錄  
萊陽鄭遷古少有俊才  
嗜學而天性孝友  
有堂弟浪城好  
以將略顯用儒術進  
邵博聞見後錄  
文申子王通字仲淹  
河東龍門人  
六代祖元則  
三羅  
邵博聞見後錄  
唐末羅羅羅羅  
終

李聖國史補元魯山一數  
自與洗沐同榻而寢  
趙濟因語錄  
萊陽鄭遷古少有俊才  
嗜學而天性孝友  
有堂弟浪城好  
日兩乳童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趙濟因語錄  
萊陽鄭遷古少有俊才  
嗜學而天性孝友  
有堂弟浪城好  
所知之為方鎮者求補  
公堂餼饌以餉  
趙濟因語錄  
萊陽鄭遷古少有俊才  
嗜學而天性孝友  
有堂弟浪城好  
他職姻族以此重之  
公堂餼饌以餉  
趙濟因語錄  
萊陽鄭遷古少有俊才  
嗜學而天性孝友  
有堂弟浪城好  
以將略顯用儒術進  
邵博聞見後錄  
文申子王通字仲淹  
河東龍門人  
六代祖元則  
三羅  
邵博聞見後錄  
唐末羅羅羅羅  
終

三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辭科後三年  
弟遵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  
孫達吉字從之弟遵年逢辰皆  
有文學行義時稱  
相為師友  
宋史陳九齡傳與弟九淵  
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  
四桂  
李無幾  
世號雙璧  
元史雙璧傳兄回回字子淵與弟第慶  
李無幾  
相與善  
取各於此也  
劉詵釋名  
世號雙璧  
長少宗蜀郡成都人也  
弟長子世號  
長基少子秀字彥穎  
世號  
或問汝南許章曰  
叔慈慈明孰賢  
曰二荀  
也慈明外則叔慈內則賢  
蜀得龍吳得虎  
劉義慶世說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  
皆玉  
吳朝服  
其弘量  
吾家晏平仲  
弟也少有檢操亮常器之日  
日就載之其對即枯死  
狀如火然  
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  
樹木同株同根將分所以  
秘歸  
鄒道元水經注  
居原有賢姊聞原  
顛顛是人不如木也  
因悲不自勝  
不復解樹樹  
世榮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實遂為孝門  
秘歸  
放逐亦來歸  
喻合自竟全鄉人真  
其見從因各曰  
前襟後裾  
顏氏家訓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  
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  
一舉一動  
一舉一動  
兩  
顏氏家訓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  
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  
一舉一動  
一舉一動  
雨  
顏氏家訓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  
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  
一舉一動  
一舉一動

子史精華卷八十五  
倫常部五

朋友

交慶  
管子孝弟者仁之祖  
寡交多親  
管子  
鳥集之交  
管子  
鳥集之交  
初驥後咄  
天生朋  
也忠信者一之也  
管子  
鳥集之交  
管子  
鳥集之交  
初驥後咄  
天生朋

以爲夷吾舌  
管子  
鳥集之交  
管子  
鳥集之交  
初驥後咄  
天生朋

不其不  
管子  
鳥集之交  
管子  
鳥集之交  
初驥後咄  
天生朋

見使將歸  
管子  
鳥集之交  
管子  
鳥集之交  
初驥後咄  
天生朋

遂解左券  
管子  
鳥集之交  
管子  
鳥集之交  
初驥後咄  
天生朋

今又辭而  
管子  
鳥集之交  
管子  
鳥集之交  
初驥後咄  
天生朋

受損夫子  
管子  
鳥集之交  
管子  
鳥集之交  
初驥後咄  
天生朋

列士並學  
管子  
鳥集之交  
管子  
鳥集之交  
初驥後咄  
天生朋

程子天下  
管子  
鳥集之交  
管子  
鳥集之交  
初驥後咄  
天生朋

必擇所堪  
管子  
鳥集之交  
管子  
鳥集之交  
初驥後咄  
天生朋

慎染  
管子  
鳥集之交  
管子  
鳥集之交  
初驥後咄  
天生朋

子小白齊  
管子  
鳥集之交  
管子  
鳥集之交  
初驥後咄  
天生朋

必舍之遂  
管子  
鳥集之交  
管子  
鳥集之交  
初驥後咄  
天生朋

倫常部 朋友

霸管仲嘗嘆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買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不相諂請 聞而與南郭子 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揚往將奚為雖然

言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

妄駭哉 廢藥 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請為父子 飛衛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

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睜而後可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雖未倒背而不睜也告飛衛

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我昌以驚悉風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

輪焉以視餘物皆仰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

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于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穿

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 造父師秦豆 列子曰一氏三年一眴也 三年一眴也

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 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類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憤心之所念憤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亦不知彼之

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 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 無形而心 虛往實歸 見我以善 莊子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求矣我然然而適先生之所則委然而歸固有不言之教

成者耶 索我於形骸之 形骸內外 莫逆於心 莊子子與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

外不亦過乎 莊子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在 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尊以死為屍 擲擲間

耳唐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歟而補我則使乘成以隨先生耶 淡若水甘若醴 莊子君子之交 小人之交

以待門庭 莊子田開之見周成公成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吾子與祝賢遊 擁杖投杖 莊子列子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

故以合者則 奔逸絕塵 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擁杖投杖 莊子列子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

無故以離 老龍死矣神農隱几 而悲喟然 一而笑曰天知子僻 鈞邑 莊子顏不疑師而師董梧以 其 別墨 莊子相里勤之弟子

善假於物 荀子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 交親不比 荀子 一而 一 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

疑 荀子 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 交親不比 荀子 一而 一 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

香酒可讓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 香酒 見類相從 荀子友者所以相友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

荀子 香酒可讓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 香酒 見類相從 荀子友者所以相友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

荀子 香酒可讓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 香酒 見類相從 荀子友者所以相友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



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莞菘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太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  
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  
賜食不過一肉厄酒相對宣末嘗得至後堂及

同好 後漢書賈章傳少好學有文章 同里開 後漢書馬援傳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焉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  
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擊折而入禮饗官屬甚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  
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雖離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備人形  
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諸子曰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知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嘗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  
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遊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  
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我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  
刺客願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賊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同縣少相  
善 雖貴何得失其序 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

勃能終 後漢書馬援傳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况勃衣方領能短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  
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 都講 後漢書侯霸傳霸志好學師事九江  
泥塗 後漢書趙思傳更始敗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  
婦面 後漢書趙思傳更始敗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  
逼窘意常言其 君房有言丹未之許 後漢書王丹傳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  
病狀以此得免 蕭朱隙末 後漢書王丹傳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謙以祠焉或問其  
自絕何量丹薄 後漢書王丹傳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謙以祠焉或問其  
道 後漢書孔奮傳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 前有管鮑後有廉慶 後漢書廉范傳初范與洛陽慶鴻爲刎  
舉將 後漢書鄭弘傳元和元年代鄭彪爲太尉時 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 雲母屏風分隔其間 見 鄭生今去吾道  
東矣 後漢書鄭康成傳因逐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  
適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通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

諸疑義問畢辭歸融謂然謂 本師 後漢書桓榮傳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通經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  
門人曰 恨相知晚 後漢書第五倫傳倫始以管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 把臂託朱生 後漢書朱暉傳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  
一曰欲以妻子 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贖  
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年五十奉書稱  
弟 後漢書朱穆傳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不仕 貞孤 後漢書朱穆傳論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  
而廣其志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識朋  
之誼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交時濟其益躬衣傾蓋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實衛霍之游客  
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執舍退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爲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  
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散而忘得朋之義蔡氏貞孤之言其爲然也古  
之善交者詳矣漢與稱王陽貢禹陳遵 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識朋之誼 見 游客門賓 見 交照 見 車過三步腹痛勿怨 後漢書橋  
張疎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當義云 莫自爲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泛愛博容國念明訓士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嘗感其知已及後經過元墓輒悽愴致祭  
納君子增榮益親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已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祖歿之後路有經  
由不以斗酒隻鷄過相沃爵 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肯爲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  
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 受詔交公 後漢書崔駰傳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  
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多故不敵帝雅好文章自見朝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  
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 時月不見黃生鄙吝復存 後漢書黃憲傳  
由此候憲憲屢屢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 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 去則縣之 絳帳授徒 後漢書馬融傳著  
常相謂曰 之問 特設一榻 後漢書徐禪傳禪時陳蕃爲太守召禪請署功曹禪不免之 去則縣之 絳帳授徒 後漢書馬融傳著  
則 之萌 乎心 既謁而退著在郡不接賓客唯禪來 去則縣之 絳帳授徒 後漢書馬融傳著  
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 設上賓之位而祠 後漢書李燮傳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  
紗 前 生 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妻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  
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風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  
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變從受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  
當存錄大臣免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 定交杵日間 後漢書  
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後王成卒燮自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 焉 祜質春祜與語大驚遂共 於 之 奔走之友 後漢書何顯傳及陳蕃李膺之敗顯以與蕃膺善遂爲宦者所陷乃變  
祜質春祜與語大驚遂共 於 之 奔走之友 後漢書何顯傳及陳蕃李膺之敗顯以與蕃膺善遂爲宦者所陷乃變

倫常部 朋友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末結為 詔乞楊生師 後漢書楊政傳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邱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

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貴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 千里結言 後漢書范式

去施頭又以杖又政傷胸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 伯二二人並告歸鄉里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

親見孺子焉乃共勉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人之別 爾何切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

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富為爾醢酒至 死友 後漢書范式傳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郭君章殷子微晨夜省視之

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元伯曰吾與君章盡心于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

爾時葬未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嘆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

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填將窆而極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

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未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

揮淨式因執紼而引柩于足乃前式 生友 見 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後漢書雷義傳義字稚叔平原人與陳重同里為之語曰

遂留止家次為修墳樹然後乃去 三府同 寶末 後漢書法真傳性恬靜寡欲不交人問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謝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

時俱辟二人 在北海之北南山之南 逸語平生 蜀志關羽傳羽字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是日大兄是何言邪是日此國之事耳 公義相取

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 分屋而居 蜀志張裔傳裔字季直南陽人少與劉琦相善琦死裔居其第 益部耆舊傳曰

蜀志法正傳諸葛亮與正雖好尚 石交 蜀志楊洪傳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進南海相為悲嘆 託心如舊 蜀志張疑傳注

至 義甚 亮每奇正智術 石交 蜀志楊洪傳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進南海相為悲嘆 託心如舊 蜀志張疑傳注

時車騎將軍夏侯淵謂疑曰雖與足下疎闊然 宜明此意疑答曰僕未知 草木氣類 蜀志蔣琬傳琬字公奕涪人少與徐

子于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為美談 草木氣類 蜀志蔣琬傳琬字公奕涪人少與徐

埽墳坐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獄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托通流未拒來謂也按城地子 名志相好 蜀志太史慈傳慈

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 有分災共患之意 少友 蜀志太史慈傳慈既得濟益奇貴 以名與卿 蜀志顧雍傳注江表傳曰雍從伯嘗學專一

今一吾 故 升堂拜母 蜀志周瑜傳瑜字公瑾南郡人少與魯肅相善肅嘗謂瑜曰卿必成至 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蜀志周瑜傳注

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昔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 定儕札之分 蜀志魯肅傳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

日與周公瑾交 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按晉程普 德淵不幸岱復於何聞過 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大諫

三千斛蕭乃指一因與周瑜瑜益 知其奇也遂相親結 德淵不幸岱復於何聞過 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大諫

一而如舊 不推中國人士見華 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 寄懷 蜀書賈充傳將之鎮百僚餼於夕陽亭荀勗私焉

然其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 高選師友 廣陵王 下過顧為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 羊叔子

善後遇阮籍便為 經黃公酒壚 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縻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羊叔子

去人遠矣 少還復往又歎曰 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 晉書嵇康傳康字季子魏中書監之子也

作白眼喜不憚而退喜弟康聞之乃 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 晉書嵇康傳康字季子魏中書監之子也

康友而 友其人於千載 晉書嵇康傳撰上古以來高士 分甘共苦情若弟兄 並盡容游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

乃能盡而 望塵請友義士輕身一遇拜親仁人投分 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後前休未遠 下席受

不汚爾 齊書劉徽傳京師士子 舉席隔座 齊書劉徽傳與友人孔徽同舟入東澱留 八友 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

業 齊書劉徽傳京師士子 舉席隔座 齊書劉徽傳與友人孔徽同舟入東澱留 八友 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

僅等遊遊焉 申四海之敬 梁書范雲傳雲侍燕高祖謂臨川王宏都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 風雨急而

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 湖之上 倫常部 朋友 五

白水旌信 梁書任昉傳援一以嘉爾晨燈惜余夜燭

道以相存問 梁書劉渢傳性不好交遊惟與朱異劉之遠張綽同志友密及臥疾家園

畫形相對 南史宗少文傳少文孫測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侍中王秀之彌味欽

學徒數月致羊酒 魏書劉昉傳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記注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元忠

忘年之交 北齊書裴徽之傳徽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博通諸經周覽百氏

放逸之友 周書韋夔傳夔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詩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

文章必先呈草 齊書高構傳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章必先呈草呈構而後

出之權有所賦詞 處季孟之間 北史盧元傳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行龍西壽之情好相得常語術云昔太師道

不識雙鳳 北史賈思伯傳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

第一流 唐書裴耀卿傳耀卿清勁敏凡所定交時稱為一與鄭餘談客 唐書裴耀卿傳耀卿清勁敏凡所定交時稱為一與鄭餘談客

能終始交 唐書盧藏用傳子昂貞固前死藏小友 唐書李泌傳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

山林友 唐書韋溫傳溫少合所善惟蕭祐祐者字祐之夷裔君

忘形交 唐書孟郊傳郊性介少諧 功過先聖 唐書張後肩傳後肩

門生門下見門生 五代史雜傳裴坤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肩孫

立雪 宋史楊時傳見程頤於洛一日頤偶坐時與

老友 宋史蔡元定傳聞朱熹名在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

生同川死同谷 金史欣都魯欣都完顏都人祖石魯與昭祖同時

折行 稱其程文為元化格 平生益友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倫常部 朋友

為知已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為一也種善圖始蓋能慮終  
元史陳旅傳旅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虞集  
為知已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為一也種善圖始蓋能慮終  
元史陳旅傳旅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虞集  
為知已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為一也種善圖始蓋能慮終

有災變蓋專其明可謂賢焉能屈能申既美其道又慎其行  
不勞而身大成駿徒劉向說苑晉傅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稅傳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寧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頌  
此之謂聖化駿徒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  
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厄而北有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曰益日損  
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急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急亦獨能知之何乎日益日損  
處賜也好說託色託辭託財託車公孫子哲曰吾聞上士可以一  
不如已者託色託辭託財託車公孫子哲曰吾聞上士可以一  
日謹受命蓬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蓬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悅蓬伯玉曰楚最  
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言也蓬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  
吳善用之費黃生於楚走之晉言也蓬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  
來蓬公孫子哲曰吾聞上士可以一託色託辭託財託車公孫子哲曰吾聞上士可以一

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孫子哲曰吾聞上士可以一託色託辭託財託車公孫子哲曰吾聞上士可以一  
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混之金鸞執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孔子四友  
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襲先後聖傳謂之四鄰以  
乎美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一曰吾有一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  
是非奔襲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兄事孔叢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  
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一之  
以朋友道四通財不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雅徒王充論衡充為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友交所  
安朋友道四通財不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雅徒王充論衡充為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友交所

傑友一不身自分熱應劭風俗通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微道得溫病過友人鄭令謝者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  
泥結俗材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局為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  
聞之驚愕即嚴便出徑詣林林手自收摸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為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為人  
知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辱躬自御之手為丸藥口  
嘗饋粥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間處作備具相對悲

喜宿世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強健入舍後室家甜宴乃別伯休到拜待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義高為盛  
江太守八年遺母喪停柩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郭薄流聞不為  
公府乘車戴笠周處風土記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大雞祝曰卿  
所取乘車戴笠我後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登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送剪髮鬻之以為養儀二人同志好學  
而呼作龐公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後漢龐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司馬德操嘗造公值公漫汚止先人  
割席分坐劉義慶世說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把臂入林劉義慶世說謝公  
必自輒思元度劉義慶世說劉尹云三人為一龍劉峻世說注魏志歆字子魚平原高平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郡原管  
華爾汝交劉峻世說注文士傳衡不知先所出逸才望衡對字權情自接泛舟寒裳率爾休暢鄧道元水經注龐德公所居土  
是地為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之按衡福衡望衡對字權情自接泛舟寒裳率爾休暢鄧道元水經注龐德公所居土  
頻與方處士千為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絕云東西南北人高跡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會作客鶴舉  
不為臣獨有千年後青松廟木春示於于干笑而言善則善已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粗而難換為字甚不當于問率土之  
讀莫非王臣請改作稱一如兒孫禮李宗諤先公談錄先公嘗言座主王公知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亡諸孫並幼每門生  
字類遂拜為一之如兒孫禮李宗諤先公談錄先公嘗言座主王公知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亡諸孫並幼每門生  
解美雁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調品更為僕即伯溫聞見前錄韓億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一鹿一席乃割  
至長社三十里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嘉祐四友徐度却掃編王荆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黃門韓公維仁宗朝同在  
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知政事嘉祐四友徐度却掃編王荆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黃門韓公維仁宗朝同在  
時目為躬嘗藥餌夜不解帶馬今南唐書儒者傳夏寶松廬陵吉陽人也少學詩於建陽江為為羈旅臥病賣  
戶外陶宗儀輟耕錄蕭貞敏公刺字維斗京兆人蚤歲吏於府一日呈贖尹前尹偶墜筆目公拾之公陽為不解而止白所議  
公事如此者三公曰某所言者王事也拾筆責在皂隸非吏所任尹怒公即辭退隱居十五年惟以讀書為志公  
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尋復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諡貞敏日  
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公自廣遠過吉州城下先生來見日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寓於公囚所側近  
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裹以重囊與先所函檣南歸付公家葬之

倫常部 朋友

倫常部 朋友

倫常部 朋友

倫常部 朋友

倫常部 朋友

子史精華卷八十五

倫常部六

宗族

族子史記五帝紀高辛於顓頊疏屬史記田單傳田單者齊諸田也綱紀門戶吳志陸遜傳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

家世不乏公晉書陸士光傳少有雅望從兄焚香囊晉書謝元傳元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思之而吾家麒麟晉書顧和傳總角

雅重之曰此與吾宗者必此子也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晉書范純傳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宗姑宋書蔡興宗傳興宗幼立風采

兄子有後來秀令混五言詩僕射平生重此子烏衣之遊宋書謝弘微傳弘微幼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

在烏衣巷故謂之所云昔為烏衣遊戚戚皆親姓者也僕射平生重此子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

混仍世辛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僅僕千人唯有一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還通直

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為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

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可謂知人僕射為宗中千里駒宋書自序沈正字元直

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為之涕流感弘微之義也宗中千里駒淹詳有器度美風姿善

容止好老莊之學弱冠州辟從事宗人光大成吾門史護之謂門宗曰此見必汝等不及也六世同爨齊書劉峻傳

表其門閭服屬易疎不忍言族梁書夏侯爽傳爽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內史辭曰宣侍御坐高祖謂宣曰夏侯溢於卿疎近

以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南史王儉傳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宗豪南史薛安都傳安都世為強

內無異烟南史劉瑜傳西陽縣人童陽三世同居房分魏書宗室深傳其往世留居京者因事分姓魏書源賀

署河西王秃髮得檀之子也得檀為乞伏熾磐所滅賀自樂都來奔賀俸容貌善風儀世祖素開李魚川北史李靈傳顯南豪

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賀曰卿與朕源同今可為源氏開李魚川俠知名集諸李數千

家於殷川西山... 方五六十... 北史李士謙傳案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

私... 唐書劉君良傳... 均無... 東晉西晉中... 東李西李... 大柳舍人小柳舍人

姻戚... 魚性藥酒相召... 有連... 友婿... 連昏... 黃牛... 呂子衡寧久貧者耶

玉潤... 又猶以為... 慕舅夏侯元之為人... 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風流儔輩後來之秀

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 勸哭西州門... 世無渭陽情... 坦腹... 紀何無忌劉牢... 物不具不坐... 制不相札

倫常部 姻戚

子史精華 卷之六 倫常部 姻戚

宋書鄭鮮之傳劉毅嘗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博蒲於是會戲高祖與毅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囑既而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踈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奉姨有若所生

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親戚中表列門同開又有關舍在雙湖慶之一夜携子孫徙居之以宅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至三年服竟

劉家月旦 齊書王延之傳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裕俱宋領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朝後於婁湖一為 焉 當為第一延之為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餽下都朝與朝士同例太祖問其如此與延之書曰

皆莫汝逮 梁書韋勳傳時勳內兄王愷姨弟杜憚並有鄉里盛名祖在謂勳曰汝自謂何如憚憚無對曰下惟舅與甥 梁書陸

融時稱之曰 梁書陸果傳陸果傳陸果從舅果嘗以公事彈稷稷因待宴高祖汝家陽元 梁書

傳幼為外祖張岱所異嘗謂諸子曰此兒 之也 吾不失信於故友 梁書韋放傳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為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

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為舊 當以吾宅相 梁書王規傳規子褒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 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蕭生

之匹 梁書謝蘭傳蘭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蘭先飯蘭曰既不覺饑強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 金梓貯檳榔一

斛 南史劉穆之傳穆之少時家貧節嗜酒食不修柯檢好在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 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儉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看假為

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是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行陽將召妻兄弟妻並而穆之 額類袁公 南史王筠傳沈約見筠以為 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及至醉穆之乃令對人以 一門婚媾 魏書李順傳初順弟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女弟

人甄於嚴王郎見人必笑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 二門婚媾 魏書李順傳初順弟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女弟 魏書王寶與傳事母至孝向書盧退妻崔浩女也初寶與母及退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 推計中表致其恭恤

自出可 魏書盧元傳世李氏之甥其父也初寶與母及退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 推計中表致其恭恤 魏書盧元傳世李氏之甥其父也初寶與母及退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 推計中表致其恭恤

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疎於婦弟 北齊書魏元禮傳元禮妻即元禮之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 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疎於婦弟 北齊書魏元禮傳元禮妻即元禮之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

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 北齊書崔昂傳昂直臣也昂與魏收俱有罪昂 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 北齊書崔昂傳昂直臣也昂與魏收俱有罪昂

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借便號泣感嗟子恭亦對之 阿翁真得好婿 周書陸騰傳 獻欲遂為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 按情小名秦王 阿翁真得好婿 周書陸騰傳

東萊王貴平女也魏孝武幸貴平第見 二人相赴若影響 周書陳許傳許與韓雄里開姻姪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 騰與語悅之謂貴平曰 二人相赴若影響 周書陳許傳許與韓雄里開姻姪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

武力至於扼腕射中詎不如雄散 敝衣冠騎驢而至 隋書崔德傳德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重德門地為子元縱娶其女為妻 財施惠得士眾心則雄不如 敝衣冠騎驢而至 隋書崔德傳德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重德門地為子元縱娶其女為妻

令上座儻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 妻姨 北史李順傳順性貪慢兼其妻崔氏驕豪于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 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德方來謝素待之如初 妻姨 北史李順傳順性貪慢兼其妻崔氏驕豪于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

孫翟輔公寬甯氏宅相 隋書翟輔傳輔字元之昆弟情切淵陽 一 翟輔公寬甯氏宅相 隋書翟輔傳輔字元之昆弟情切淵陽

仕宣州人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 外家之寶 舊唐書韋述傳景龍中景駿為肥鄉令述從父至任洛州 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位高而有壽時人未之許 外家之寶 舊唐書韋述傳景龍中景駿為肥鄉令述從父至任洛州

子史精華

卷之七

倫常部

姻戚

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幸妻寬 **得帝筆意** 金史吳激傳激米芾之婿也工 **傳賦學** 金史王元節傳元節幼穎悟雖家世貴顯而

其 **離孫歸孫** 劉熙釋名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出之子曰一 **言履問訊** 劉義慶世說王子敬兄弟見都

謝公績復云 一復復云 **潛畫門堂** 劉義慶世說鍾會是有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苟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

謝公績復云 一復復云 **潛畫門堂** 劉義慶世說鍾會是有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苟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

謝公績復云 一復復云 **潛畫門堂** 劉義慶世說鍾會是有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苟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

謝公績復云 一復復云 **潛畫門堂** 劉義慶世說鍾會是有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苟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

謝公績復云 一復復云 **潛畫門堂** 劉義慶世說鍾會是有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苟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

謝公績復云 一復復云 **潛畫門堂** 劉義慶世說鍾會是有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苟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

謝公績復云 一復復云 **潛畫門堂** 劉義慶世說鍾會是有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苟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

謝公績復云 一復復云 **潛畫門堂** 劉義慶世說鍾會是有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苟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

謝公績復云 一復復云 **潛畫門堂** 劉義慶世說鍾會是有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苟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

謝公績復云 一復復云 **潛畫門堂** 劉義慶世說鍾會是有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苟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

謝公績復云 一復復云 **潛畫門堂** 劉義慶世說鍾會是有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苟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

子史精華卷八十七

品行部一

德行

**高行** 管子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 **仁祖交慶** 管子孝弟者一之 **聰明當物** 管子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

**以德予人** 管子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 **大仁** 管子且朋之為人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其心

**莊自由** 管子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 **陽朋** 管子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

**可以市** 管子桓公曰善 **胸胸** 管子胸胸柔順貌莊莊於直躬由悅也 **上德若谷** 管子若深谷不耻垢濁也

**可以加人** 管子桓公曰善 **胸胸** 管子胸胸柔順貌莊莊於直躬由悅也 **上德若谷** 管子若深谷不耻垢濁也

**行無轍迹言無瑕謫** 管子善 **自勝** 管子自勝入能自勝已情欲 **神清智公** 管子神者智之淵也

**慙影魂** 管子獨寢不慙於 **和調不緣溪益不苛** 管子君子之大義 **與物為春** 管子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

**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 管子聖人 **德進乎日** 管子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 **與物為春** 管子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

**心者也是** 管子聖人 **德進乎日** 管子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 **與物為春** 管子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

**也與有足者至於邱** 管子以德為循者言其 **尸居龍見淵默雷聲** 管子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

**天隨見** 管子孝悌仁義忠信貞廉 **人貌而天** 管子其為人也真 **虛緣葆真** 管子正容悟物使人意

**消見辟金** 管子至 **飲人以和** 管子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 **中心欣然愛人** 管子積土成山風雨與焉積水成淵蛟龍

**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 管子內外相應言行相稱 **積善成德** 管子積善成德

**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管子內外相應言行相稱 **積善成德** 管子積善成德

操(荀)是故權利不能傾也... 志廣體恭... 大心小心... 君子安... 雅(荀)子越人安越楚... 言有壇宇行有防表... 色澤洽... 百善至百邪去... 霜雪既降知松柏之茂... 路正服明燭執符... 德表... 太極合德神道並行... 顏氏樂內... 正顏氏樂內... 路正服明燭執符... 德表... 太極合德神道並行... 顏氏樂內... 正顏氏樂內...

則得天地... 威有慶未嘗不怡... 恭也忠文之實也... 文之材也象天能敬... 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 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 之終也慎德之守也... 地上被文相德... 徒也敬順... 順父之所安... 行不及... 開博聞也言悉引有... 而進於朝也一日方... 屬欲合授子經更爲... 實前大夫爲君設除... 士不爲主簿而大夫... 無往教... 安靜之吏... 日計不足月計有餘... 膏祭形傳形字次孫... 清修雪白... 拜雖以獲罪司隸所... 如此何如太中大夫... 彬少與蔡邕齊名初... 方共酒食之會方深... 詔獄在朝爲之寒心... 凡三篇蔡邕等共論... 品行部 德行

品行部 德行



通共樹碑 常聞烈士乃今見之 後漢書劉平傳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

而須焉 常聞烈士乃今見之 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

去不願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日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

涕山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眾皆大驚相謂曰此子也 子

去矣吾不忍食 江巨孝 後漢書江革傳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目為養數遇賊

子於是得全 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懇款有足感動人者賊目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

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備呂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懸當案比革目母

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輒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 元和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日病

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泉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官見穀千斛賜 三不惑 後漢書楊秉傳秉性不飲

巨孝常居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呂終厥身如有不幸祠曰中牟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 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

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 郭有道無愧色 後漢書郭太傳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

曰我有 酒色財也 立碑祭豈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 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

二弟成名自取大議 後漢書許劭傳劭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曰 晏普未顯欲令 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

克讓而鄙武貪婪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余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竊竊位二弟年長未蒙榮祿 閉戶自掃 後漢書

所目求得分財 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曰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 不使王彥方知 後漢書

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形深懷憤歎乃 日穆形汝脩身 不使王彥方知 後漢書

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也 盧於里門晨

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善故曰此激之 也 盧於里門晨

昏不廢 後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序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日月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

之後行六年服喪過平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日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 奴婢引

田廬取其荒頓者日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日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奴婢引

老者田廬取荒頓器物取朽敗 雷震輒圖家泣 後漢書周舉傳同郡蔡順字仲亦以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

吾壁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突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 退能守

太守韓崇名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 順 日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 退能守

亮 獨志重允傳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 犯禁妄官 吳志三嗣主傳亮曰孟仁還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

春秋朱紫難別以九 欲任以官省之專 犯禁妄官 吳志三嗣主傳亮曰孟仁還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

死一等使復為 含素 晉書王祥鄭冲傳贊鄭冲 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 荀頤曰以文王之遺事其親者其類昌何

官蓋優之也 王祥遲暮百行斯就雙飛天路 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 荀頤曰以文王之遺事其親者其類昌何

侯乎其荀侯乎古稱魯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 有能行孝之道 有能行孝之道

君子之儀表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遺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類昌侯

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子於類昌侯 清恐人知 晉書胡威傳武帝語及生平因歎其父清謂

見之矣又曰見其親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子於類昌侯見之矣 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

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 手不驅蚊 晉書吳猛傳少有孝行夏日常 改獨楓里為孝行 宋書郭世道傳郭世道會稽永

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懼其去已而趨親也 改獨楓里為孝行 與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

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產業備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謀日勤身供養力

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賄助微有所受葬畢備貨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感思慕

終身如喪者以為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帽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小大有呼其名者元嘉四 虛中竟日義不

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術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勝表闕門獨其稅調 所居 要須日暮作單受直歸家於里中買糶然

獨飽 宋書郭世道傳子原平稟至行養親必已力性開木功備貨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為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

後作 采筍置籬外 廣施至使此人頗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 隣曲慙愧無復取者 尊老在東

何心獨饗白粲 宋書何子平傳幼持操檢教厲名行 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 一生不侮閭室 宋書阮長之傳在中書省直

長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 投書相告置靴中不視... 終身不嘗檳榔

火焚之... 宗會子... 古之遺孝... 誠孝為首

稱貞嫗而不亂未若此... 敬村和順里... 敬村和順里... 敬村和順里

身雖云百行唯一... 志除三惑心慎四知... 敬村和順里

日一就之為言成也... 天子就諸侯度卿大夫魯士究庶人畜... 敬村和順里

功賜奴婢百人大亮謂曰... 故入雖微賤必與抗禮... 敬村和順里

居處卑陋室無茵褥... 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 敬村和順里

歌曰廣州有道德性行同... 以一介易十囚之命... 敬村和順里

湯沐以寬慰之唯坐其魁... 性合元和身齊律度道匡雅俗器重宗彝... 敬村和順里

豈有求身之安知枉不為... 脫械縱賊... 敬村和順里

德文行忠信弘於四教內... 書百餘忍字... 敬村和順里

為期守吏日不可縱元... 賜清白... 敬村和順里

代同居北齊時東安王... 賈徽... 敬村和順里

微唐書劉德威傳子審... 人瑞... 敬村和順里

去曹囚無死法... 言長者稱冀郝... 敬村和順里

日知為蠱不誅... 門樹六關... 敬村和順里

所未有倭子勸吾食吾輒... 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敬村和順里

賈循傳父會有高節親亡... 關中會子... 敬村和順里

酒醉於路城怪其故與弟... 六院一庖... 敬村和順里

首率靈武人居親喪穿墳... 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 敬村和順里

子史精華 卷八十七 品行部 德行

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為之禮文至哉侯氏創巨病股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輿動孝友童子年十二親併亡貧弱如臨鬼神哭無常聲逾徹蒼昊其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願後絕配墮前無隣

居喪又成儀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可訴相全養判史李復異之給資備著其門曰

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 閨門食不異品 宋史范質傳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西舍封識宛然 宋史劉溫叟

賢田宅營林樹 宋史張觀傳觀性至孝初為秘書郎其父方為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為京官及觀貴奉藥饌然後出視事未嘗計直掛錢於樹 宋史查道傳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不持一視 宋史包拯傳拯字希仁知端州遷

一日廢也 宋史居業觀父 宋史查道傳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不持一視 宋史包拯傳拯字希仁知端州遷才足貢數歲滿 宋史馬從先傳從先性 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 宋史司馬光傳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

不使一人失所 盛夏不袒跣 宋史馬從先傳從先性 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 宋史司馬光傳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其兄且年將八十 不知為帥客 宋史范鎮傳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 露坐達明 宋史趙

父善應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長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 朱墨銘 宋史陳宓傳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日無恐吾母 門啓而後入 宋史陳宓傳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

舉家不食筍 宋史張載傳載出知公安 灼背燒頂刺血書經 宋史朱壽昌傳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壽昌母劉氏異妾也異守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用浮屠法 宋史朱壽昌傳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壽昌母劉氏異妾也異守

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日不見母吾不反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嫁黨氏有數子悉迎以歸 投金庭下 宋史穆伯長鄆州人張知白守毫毫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修作記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為 懷金不敢出 宋史陳壽且末載名於記修 一 至貴人之門傳竟俞欲識之先以問春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何侯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

也竟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子知其貧 欲為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 歸直取牛 宋史蕭韓家奴傳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 割股作羹 宋史龐迪傳迪性純孝父病醫藥弗效迪仰天泣禱 歸直之陸宰 陰先諸侄 見此金粟氏物 宋史宋可傳其姑適大族葉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受不先諸侄 陰先諸侄 見此金粟氏物 辭其後姑得葉氏疎族立為後摯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

以寒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 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昇金歸之 受孔子戒 元史廉希憲傳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昇金歸之 受孔子戒 元史廉希憲傳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

熱墮地亦不睨視 元史許衡傳庭有 爛 童子過 身不懷幣口不論錢 元史劉敏中傳敏中平 求來諫 劉向說苑或謂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 敦敦性性 嚴遵道德指歸論盛德之人 大雅之稱 劉劭也吾將 以 者也今我却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敦敦性性 嚴遵道德指歸論盛德之人 大雅之稱 劉劭志具體而微謂之德行 九行 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視萬靈亦為九德之臣 閒室之內嚴若朝典 劉義慶世說華歆過德行也者 也 九行 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視萬靈亦為九德之臣 閒室之內嚴若朝典 劉義慶世說華歆過

未嘗臧否人物 劉義慶世說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 不言而四時之氣備 劉義慶世說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 作人無長物 劉義慶世說王恭從會稽還王太看之見其坐六尺篔簹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去後 庶其宇下使人忘寒暑 宋史劉義慶世說王恭從會稽還王太看之見其坐六尺篔簹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去後 庶其

英獸 鄺道元水經注縣東北上亦有孝子楊威母寡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采薪為虎所逼 三品不逾一尉 劉肅大楊嶠為祭酒謂人曰吾雖 非不榮 鄉葬 李肇國史補大曆初關東人疫死者如麻榮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大為一墓 貴意謂 時昔 也時議重之 鄉葬 李肇國史補大曆初關東人疫死者如麻榮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大為一墓 貴意謂 時昔 也時議重之 鄉葬 李肇國史補大曆初關東人疫死者如麻榮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大為一墓

生恂恂如小子弟 趙麟因語錄僕射柳元公家行為士林儀表居外下輩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教顏待家人 公庭可從權簿言外當時無比 自昇肩輿兩肩皆瘡 趙麟因語錄僕射柳元公家行為士林儀表居外下輩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教顏待家人 公庭可從權簿言

當仍舊 趙麟因語錄崔相國羣為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近諱音同請假崔視事後遍問官屬怪鎮不在列左右以日 以 則 有脚陽春 宋史王仁裕開天遺事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 魏公之客不敢出他門 東都省中無陸填名也其知大體如此 有脚陽春 宋史王仁裕開天遺事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 魏公之客不敢出他門 東都

留巖叟巖叟曰巖叟 事略王巖叟傳韓琦留守北京辟巖叟為屬韓絳代琦復欲 膏用廣施 王偁東都事略鄭俠傳俠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平鄉里敬之 歸錦囊珠 李元綱厚德錄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覺林弟問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語之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座相訪又揭其名於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即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座林具以告曰原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

品行部 德行 度量

教林詣府盡以珠投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置器投豆徐度却掃編趙康靖公繁既休致居以爲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爲林君祈福 鄉里宴居之室必置器凡十一貯黃豆一貯黑豆一空又間投數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親問之曰吾平日與一善念則投一黃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則黑多於黃中則黃多於黑近者二念俱忘亦不復投矣

度量

德善德信老子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和光同塵老子其其兌開其門挫其銳解元同見後孩之老子聖人在天下休

姓皆注其耳目老子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唯道是從孔大也有大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晏子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

術荀子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殺白驃取肝呂氏春秋趙簡子有兩白驃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欸

則死謂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愾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驟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遍飲呂氏春秋晉者秦繆公乘馬而車

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史記曹相國世家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

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內史記曹相國世家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

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取酒張坐歌呼應和

召按之乃反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

飲亦與相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

國笑曰與相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

之吉日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務掩過揚善

地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務掩過揚善

馬幾何時對日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願曰下駕步歸

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日物視奴疑必自殺

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視奴疑必自殺

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羹爛汝手

後漢書班超傳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

李邑始到于真而值寇寇攻疎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

聞之歎曰身非會參而有二三王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

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

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干頃波

之陋也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干頃波後漢書黃憲傳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閔

林宗曰奉高之器辟諸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終不言盜

汪汪若澄之不清濁之不濁不可量也終不言盜後漢書姜肱傳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

故肱託以他辭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肱君荷篋墮地不顧而去後漢書郭太傳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

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荷篋墮地不顧而去

而問其意對曰既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牽牛著涼處

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魏志管寧傳注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爲

無喜色蜀志蔣琬傳亮卒以琬爲尚書僕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

蔣琬傳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苑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日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

推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耶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

得免以稍與人吳志鍾離牧傳牧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議認之牧曰日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

得寢公焉餘肉可共啖晉書郭舒傳舒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鄉儻

而從君耶神氣冲二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晉書嵇康傳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像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

居山陽莫不服其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晉書謝靈運傳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僅取官稟除名於時

遠暢而恬於榮辱逸羣之量少有一何須壁後置人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

在此一行既見温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安問諸侯圍棋賭別墅

有道守在四隣明公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圍棋賭別墅晉書謝安傳時苻堅強盛疆場

及兄子元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堅後率衆號百萬次於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元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

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元安常棋劣於元是日元懼便

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青蘗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獻之徐曰偷兒

曰以聖乞汝安遂遊涉至夜乃還青蘗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獻之徐曰偷兒

妄舉動宅嘗失火烟焰甚逼左右 藏客引咎 齊書江敬傳出為寧朔將軍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

驚擾淵神色怡然 一 來 梁書蕭穎達傳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青 先遣迎車 王叔元起為從事別駕庾華堅執不可

具美耳上意乃釋 器寓深仰 風格峻遠 清猷盛業問望斯歸 梁書安成王秀傳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

元起恨之大軍既至京師華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 豈以鳥傷人 石擲殺所養鵝齋帥請治其罪秀曰吾

壯哉雀鼠 梁書張率傳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十石還吳既至遂耗大 延燒七十餘艘命酒不報 梁書羊侃傳性寬厚有器局

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 一 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 為橋渡盜 梁書范元琰傳有涉溝盜其箭者元琰因伐木

日怡怡無愠喜之色 魏書穆觀傳觀字闕拔襲崇爵少以文藝知名選充內侍太祖器之太宗即位為左衛將軍館門下中書

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所遺漏太宗奇之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稍遷太尉世祖之監國觀為右

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喜愠之色不亦信哉 失不繫心得不形色 魏書高允傳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

衛張譙字道雅王道雅弱開弼 不自申曲直 魏書崔光傳光少有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 遵罪又非唾面之責

武帝將伐齊引入內殿從容謂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為先謙對曰愚臣誠不足以知大事但偽齊僭擅跋扈不恭沈溺倡優

恥昏趨冀其折衝之將解律明月已斃譙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仄仄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拔

白帝之城東益巴邱之成人情恒理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帝克并州召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

俟卿還不圖高遵之為叛逆幸朕宿心違之罪也乃執遵付獄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眾 六畜相觸自關常理

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之 帝善其言而止謙求待還如初其寬厚仁恕皆此類也 舊唐書許圍師傳嘗有官吏犯賊

隋書盧昌衡傳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為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 賜清白詩以激之 舊唐書李德裕傳嘗有官吏犯賊

價直昂衡謂之日 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 行酒進醴勉飲盡之 舊唐書李德裕傳嘗有官吏犯賊

節為廉士其寬厚如此 爾非故也何至於此 歷示有馬腦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誤踏衣足跌便

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 今日氣逆不宜哀泣 舊唐書唐臨傳臨傳儉欲不治第宅服用簡素寬於待物嘗欲

而謂曰 更不形顏色 向取白衫且止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 陰暗不宜服藥 上銀杯羽化 舊唐書柳公權傳公權

制帶知其故謂曰陰暗不宜服藥宜即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 志就書學不能治生為

不去乃灑筆 譚者乃不願知 唐書狄仁傑傳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譚

暴風舉榻鼎無懼色 魏史王鼎傳乾統六年鼎幸縣時愁於庭俄有一 中矢託疾 全史宗雄傳嘗

一而神色不變恐上知之而罪 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 金史毛碩傳皇統四年真授拱州刺史元帥梁王宗弼承制超武義

上座謝曰 士論以故嘉之 百負不恨 金史王庭筠傳庭筠儀觀秀偉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

情今所陳者國事 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 日 何所稍嚴 誤呼先名不

之卒不廢配配由 角巾徑還私第 日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 一 何所稍嚴 誤呼先名不

是更與紀為親善 魏書因話錄韓僕射為京兆尹章相貫之以畿尉趨事及章公入相僕射為吏部尚書每至中書章常異禮以伸故吏之

罪 敬又僕射為尹時久早祈雨縣官讀祝文一心記公之家諱及稱官衙畢而 相公一公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一之

在夏口嘗病小瘡令醫傳膏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 物破亦自有時 彭乘墨客揮犀 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盃一隻

百金答之尤為寶玩乃開醇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覆以繡衣置玉盃其上且將用之將酒遍勸坐客俄為吏將誤觸盃倒玉

盃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 一 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公之度量寬厚如此

六耐官職 沈括夢溪筆談真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日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

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

賀日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日自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

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唯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

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敬中否對曰見之敬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

笑日向敬中 天下安知無同姓者 日恐罵他人日斥公名云富某日 一 印朱濺襟色不少動 陶宗儀輟耕

子史精華 卷之七 品行部 度量

本省丞相時一日據吏田榮甫抱牘詣府請印王留田待宴命司印開匣取印至前田誤觸墜地王適更新衣而汗滿母懼噫此其所以為丞相之量

子史精華卷八十七

子史精華卷八十八

品行部二

廉儉

博帶梨大袂列管子數者皆去奢就儉之事

不足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邱據見晏子

一豆食晏子景公曰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長

廣名晏子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三也脫粟之食糞

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大布衣脫粟飯尹文子晉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

端無私利也併五六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

粹素抱朴子體一之取培抱朴子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憂

常憂不足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

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

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

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糞秀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見廉忠史記魯世家季文子家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

而爲布被脫粟飯史記平津侯傳論

其云欲令農士公廉史記酷吏傳都爲人勇有氣力

子女安所營其貨乎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按都郵都

文繡染刻鏤削

以告景公且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

以善爲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不洽垣屋史記蕭相國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

拔葵燔機史記循吏傳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美

舍毋食客史記酷吏傳趙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

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

廉儉

品行部

卷八十八



其去一其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債是淮南所生有父手上車魏志趙儼傳注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還轉之際無不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

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魏志趙儼傳注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還轉之際無不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

不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為邪遂不取魏志趙儼傳注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還轉之際無不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

挂柱魏志趙儼傳注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還轉之際無不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

清名為之基以二千石遺舉袖受金魏志趙儼傳注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還轉之際無不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

外具以狀聞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戒賜絹一匹魏志趙儼傳注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還轉之際無不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

今卿一以朕甚嘉焉賜絹五百匹魏志趙儼傳注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還轉之際無不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

路糧成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魏志趙儼傳注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還轉之際無不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

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威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具以白質質其

都督曰卿清執與父清威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清恐人知不別治生以長尺寸亮傳亮自謂威曰卿清執與父清威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清恐人知不別治生以長尺寸

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號為賽隨亮傳亮自謂威曰卿清執與父清威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清恐人知不別治生以長尺寸

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亮傳亮自謂威曰卿清執與父清威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清恐人知不別治生以長尺寸

寵錄疏帳縹被吳志蔣欽傳欽嘗衣布衣妻衣被悉皆錦繡如布衣寒士

伯父疏帳縹被吳志蔣欽傳欽嘗衣布衣妻衣被悉皆錦繡如布衣寒士

服飾有膳任其簡率不知其王公見葦菱車

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見葦菱車

能酒肉返餘晉書劉寔傳寔每還州里鄉人載薪水之事皆自營給

名酒肉返餘晉書劉寔傳寔每還州里鄉人載薪水之事皆自營給

遺絲藏閣晉書山濤傳濤每還州里鄉人載薪水之事皆自營給

交通貨路在朝多見引連其流手不執珠玉晉書崔洪傳洪口不言貨財

唯默以其流手不執珠玉晉書崔洪傳洪口不言貨財

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市絹還官

州之二郡豫州之四郡軍事流事簡約修所素德清規

住齋應作板橋嗣命以茅代之素德清規

傳田為吳興太守納至郡不受俸祿徵拜左民尚書將應名外日壞烏布帳

宜裝幾船納日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壞烏布帳

尚造烏布帳尚壞駒饋付官晉書王遜傳遜上洛太守中馬在郡生之以為軍士橋樑駒饋付官

飲吳水晉書鄧攸傳攸無所受唯米而己披絮晉書吳隱之傳隱之無被嘗浣衣乃勤苦同於貧庶

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畝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踰厲晉書吳隱之傳隱之無被嘗浣衣乃勤苦同於貧庶

化斯遷晉書吳隱之傳隱之無被嘗浣衣乃勤苦同於貧庶

風晉書吳隱之傳隱之無被嘗浣衣乃勤苦同於貧庶

子為郡縣者常贏糧述職酌水屬精

晉書郭文傳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

其文不納歸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乃至于竟不服用茅屋蔬飧

自中約宋書宗慤傳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請行克林邑收以錢乞守園人

舊所得俸祿與親戚共之衣櫛蕭然

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管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曰宋世清約稱二人

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啜耳乃復賣菜取錢奉百姓之利邪宋書陸徽傳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暨知命廉尚愈

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冰心霜情

鑲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瑤瑀之珍確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草汗史洗鏡貪氓家無寶鑊室靡瑤瑀

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擢嶺表之清風負冰宇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萬物家無寶鑊室靡瑤瑀

潔望宋書良吏傳晉書太守郭啓元

十萬餘物稱之齊書王琨傳出為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軍事建威將軍平越將軍中郎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

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現日此履著已二十年

拜征北行佐買之貧士竟不獻乾薑二十斤齊書孔秀之傳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

辨易太祖善之按二十年南史作三十年獻乾薑二十斤齊書孔秀之傳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

馮道根傳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營牆屋無器服以荻為鄣

侍衛入室則蕭然當時服其清退

子史精華

卷之八

品行部 廉儉

三





源魏書李彪傳夫尚儉者口手俱足餘無所須北齊書庫狄士文傳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

異之別齊書楊愔傳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簋之中惟乘

舊馬以歸周書韋寬傳孝寬為延州總管復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寬寬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

唯取素琴周書裴寬傳寬弟尼從于謹平江陵大獲軍實謹恐諸將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隋書房彥謙傳前後居官所

從容獨笑顧謂其子元齡曰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饑餓而飲之論柳檢去官妻子不贈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酌水餞離見不受公料州刺史性清苦

柳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改名以彰雅操須相稱尚書志安貧素可儉福興北史崔暲傳同性廉

秩必分親故終鴻臚卿臨終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與儉清徹底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謂曰

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草屋數間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為長樂太守

宅不過三十步北史裴佗傳佗清白任真不事家產魚獵夫北史裴俠傳俠除河北郡守此郡舊制有

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為市官馬歲時既積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見獨立使君北史裴俠傳

守俱謂周文命俠別立謂請收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令眾中有如門無挾貨之資北史程駿傳文明太后詔

依者可與之俱立眾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假貨居止北史裴俠傳裴俠居止

帛六百匹旌其儉德裴俠散之親舊妻事春籟北史崔亮傳亮歷顯任其一不免規假貨居止北史裴俠傳裴俠居止

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北史袁孝傳尚書郎十年未會受升之遺尚書郎與律修善每省中語戲常呼律

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清郎修為大寧初律修為尚書郎十年未會受升之遺尚書郎與律修善每省中語戲常呼律

後送白細為信律修不受與律書云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清心不貽厚責仍亦欣然清卿見小犢車尚書奉勳傳除皮支

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清卿見小犢車尚書奉勳傳除皮支

所稱家貧無馬多乘木枕亦不須作北史鄭基傳除鄭州長史帶穎川郡守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曰任官之所

仁斯亦可矣風素北史賀蘭祥傳祥都督荊州刺史性甚清素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譽欲其

上北史王思政傳加特進尚書左僕射行臺都督荊州刺史境內早暵暹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周文後聞之並以賜祥封金送

數疋北史柳慶傳與楊寬有隙慶除宜州刺史寬為小家宰乃因慶故吏求得書兩車北史唐瑾傳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為元

載之以歸畫楊震像北史申徽傳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還甚北史趙軌傳為齊州別駕其東隣有桑甚落其

求名意者非機杆物不願侵人酒既自有不能相費北史至信傳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寬

願侵人汝等宜以為戒非機杆物不願侵人見酒既自有不能相費和山中老人會以狗酒饋之信和頗接引殷勤勞問乃曰

出酒以饋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蔬唯此而已又以一鑪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醉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

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餽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純腍耳老人大悅再拜學狗進之酒盡方別食

菜久見食麥衣皮北史劉璠傳左遷同和郡守善於撫御歲末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清德領北史樊遜傳為臨漳

清苦致白雀等瑞遂上頽瓜猶在北史蘇瓊傳除南清河太守郡人趙頽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

十首鑿大加賞重擢為主簿頽瓜猶在新瓜一雙自來奉頽特年老若請遂便為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問受趙頽

頽瓜欲貢新果至門問斷帶續燈舊唐書皇甫無逸傳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柱

知堂材為霖雨所腐吾為相國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吾禍此豈愛我哉義璉曰凡人仕為承尉即管第宅兄官高祿重

矣堂材為霖雨所腐吾為相國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吾禍此豈愛我哉義璉曰凡人仕為承尉即管第宅兄官高祿重

豈宜卑陋以通下也義璉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與既有貴仕又廣其宇若無無淮南一物舊唐書朱敬則傳授廬州刺史經數

子史精華

卷八十八

品行部 廉儉

五

所乘馬一匹諸好消息云貧乏不能存此是若聞賞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金埋幕下唐

子姪步從而歸好消息云貧乏不能存此是若聞賞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金埋幕下唐

舊唐書崔祐甫傳朱泚之亂祐甫妻王氏陷於賊中此嘗與祐甫同列雅重其為人乃遺衣裳茵褥十年一易舊唐書韋瓘傳

王氏縉帛救累王氏受而緘封之及德宗還京具陳其狀以獻士君子益重衣裳茵褥十年一易舊唐書韋瓘傳

奉公搜南貨舊唐書李勉傳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前後西域舶泛海至者歲幾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

不檢閱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屏象諸物投之江中新

茶一申遺賫錢百萬日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費不納唯受而已日敢不承君厚意無他第野舊唐書李吉甫傳

產京師一宅之外——羨財治解唐書令狐楚傳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宋毫觀察等使官側朱書

有納路之所唯於僧孺——唐書李素立傳為瀚海都護有開泥孰別部為邊患素立遣使招馬作齊唐書馬元常傳從父弟元淑歷後儀

受酒一杯唐書李素立傳為瀚海都護有開泥孰別部為邊患素立遣使招馬作齊唐書馬元常傳從父弟元淑歷後儀

之官所乘——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身及奴僕每日一食而已唐書李素立傳為瀚海都護有開泥孰別部為邊患素立遣使招

寫荔枝圖唐書劉崇龜傳任累華要姻舊或與之性不喜財唐書李素立傳為瀚海都護有開泥孰別部為邊患素立遣使招

在越州——數百唐書姚瑩傳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暴瑩撻發之無所吝貨后開降聖詔取履一番唐書高智周傳

其身易使吏盡清難唐書姚瑩傳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暴瑩撻發之無所吝貨后開降聖詔取履一番唐書高智周傳

本使嘗遺金帛不納惟——景倩真清唐書陸景倩傳為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百綾完封唐書韓思復傳

杜瑾者以——餉思復唐書陸景倩傳為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百綾完封唐書韓思復傳

方併日食而後——不發唐書陸景倩傳為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百綾完封唐書韓思復傳

儻馬傲弱唐書李元紘傳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受紙百番唐書杜暹傳補參州參軍秩滿歸史以紙萬番贈

傳混雖宰相子性節儉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先——弟唐書杜暹傳補參州參軍秩滿歸史以紙萬番贈

疾惡不為家人資產自始仕唐書尹思貞傳前後為刺史黎吏唐書王邱傳邱更履華刺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

至將相乘——無不——清最唐書尹思貞傳前後為刺史黎吏唐書王邱傳邱更履華刺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

給全祿以——待上賓惟豚魚唐書鄧景山傳景山清約子弟饑不過儒先生家唐書趙儼傳儼性清約位台宰

之唐書陸長源傳長源好諧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唐書陸長源傳長源好諧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

馮仇傳聽泉令致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唐書馮仇傳聽泉令致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毀懷不受唐書馮仇傳聽泉令致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

是哉執唐書馮仇傳聽泉令致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毀懷不受唐書馮仇傳聽泉令致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

誼大衡唐書馮仇傳聽泉令致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毀懷不受唐書馮仇傳聽泉令致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

唐書李素立傳元和後大和自德嘗者以終始完潔唐書李素立傳元和後大和自德嘗者以終始完潔

唐書元德秀傳為魯山令唐書元德秀傳為魯山令木枕質錢唐書元德秀傳為魯山令

唐書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視常事吳為鬱林太守罷歸唐書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視常事吳為鬱林太守罷歸

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世保其居云唐書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視常事吳為鬱林太守罷歸

茅菴臥病五代史雜傳馮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兩軍道居軍中為敗氈弊席四壁蕭然五代史雜傳馮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兩軍道居軍中為

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食不異品宋史范質傳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

傳為晉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暨賓從環坐於野會都道守將走价馳書來詣使者素不識形潛問人曰宋史范質傳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

於汴內忽以按物管知縣氏縣時官鄰邑者多貪猥民有承寧二宋史范質傳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

示之曰此——之謠宋史范質傳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

一兩曹毋忘也——二茶宋史范質傳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

一硯宋史包拯傳包拯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一琴一鶴宋史趙鼎傳鼎知成都以寬為治神宗立名知諫院帝

是清長官宋史王龜傳從林慮令居官無絲欽賢堂宋史張田傳知廣州作繪古昔清刺史宋史柳亭

種與民還其陳復配賣取息銓書指為富縣唐宋史張田傳知廣州作繪古昔清刺史宋史柳亭

重之一日因對衰論曰開卿出宋史王希呂傳居官廉潔至人稱其廉宋史柳亭

蜀即——如僧然難及也宋史王希呂傳居官廉潔至人稱其廉宋史柳亭

服其清潔云宋史劉宰傳調江陵尉與吏卒同蔬食水自舉凡案宋史楊文仲傳遷國子博士有外差差

人書後裁取宋史王曾傳平生自奉甚儉有故人子孫京來告別曾留之具然一燈宋史楊文仲傳遷國子博士有外差差

間吏以白文仲曰持布三端宋史張儉傳儉衣惟細帛食不重味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敝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

為吾——足矣宋史張儉傳儉衣惟細帛食不重味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敝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

子史精華

卷之十九

品行部

廉儉

六

內府物餘奉詔一篋無舊蓄梳無新衣（元史）傳八傳重熙十二年再衣食外何用蓄積（金史）伯德特高補傳特高補曰

俸祿已足養廉一之（元史）凡芥視珠犀（元史）王都中傳其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斯賜田宅之外（元史）削心約志（元史）

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元史）不增一疋不易一椽（元史）王都中傳其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斯賜田宅之外（元史）削心約志（元史）

日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綺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觀玩好之器不賣淫佚之樂不聽官里屋室不置養務（元史）

無坐處（元史）辛至一至於小而又大漏殆一復一王日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為吳興郡清水見底明鏡照心（元史）

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與謙嗜舊餉一鏡焉謙謂縣吏曰吾幼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國寶家風（元史）

受遺或曷言曰（元史）余之効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元史）不飲尚（元史）國寶家風（元史）

次陝城頓題贊於其廳事曰為一之不陸一（元史）三月之（元史）樂以中樂以節（元史）

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元史）樂以中樂以節（元史）樂以中樂以節（元史）

聚糧之資食惟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元史）樂以中樂以節（元史）

由是對使局鑰（元史）李昌齡樂善錄劉溫叟為御史中丞時太宗皇帝尹開封知其貧賜以五百千錢溫叟（元史）

化人對使局鑰（元史）李昌齡樂善錄劉溫叟為御史中丞時太宗皇帝尹開封知其貧賜以五百千錢溫叟（元史）

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文章之外別有清節（元史）伯溫聞見前錄太宗即位請朝臣曰王（元史）

錄汪信民常言人常（元史）則連底清（元史）李元綱厚德錄連君錫為人清（元史）跨驢歸（元史）

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歎賞（元史）以魏野以詩（元史）浮梁菟（元史）官射利疾眾君獨不文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文老言自

贈行云誰似甘棠劉法孫來時騎馬去騎驢（元史）無錄金寸錦之附（元史）朱子名臣言行錄李沆自奉甚薄所居陋巷積柴以覆之無者

來作知縣不買簪器者一人君是也（元史）馬巢林一枝（元史）朱子名臣言行錄李沆自奉甚薄所居陋巷積柴以覆之無者

也太祖密令伺之圖者也（元史）馬巢林一枝（元史）朱子名臣言行錄李沆自奉甚薄所居陋巷積柴以覆之無者

安事豐屋哉平生止於賜帶（元史）朱子名臣言行錄王旦為太尉有貨玉帶者公弟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孫之曰還見

服禪室不如（元史）朱子名臣言行錄張詠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元史）一青幃二十餘年（元史）朱子名臣言行錄寇準外舍內儉無聲

命補蓋無地起樓臺相公（元史）人魏野戲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想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元史）

破壤益（元史）無地起樓臺相公（元史）人魏野戲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想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元史）

命補蓋（元史）無地起樓臺相公（元史）人魏野戲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想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元史）

命補蓋（元史）無地起樓臺相公（元史）人魏野戲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想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元史）

命補蓋（元史）無地起樓臺相公（元史）人魏野戲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想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元史）

命補蓋（元史）無地起樓臺相公（元史）人魏野戲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想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元史）

命補蓋（元史）無地起樓臺相公（元史）人魏野戲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想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元史）

命補蓋（元史）無地起樓臺相公（元史）人魏野戲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想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元史）

命補蓋（元史）無地起樓臺相公（元史）人魏野戲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想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元史）

命補蓋（元史）無地起樓臺相公（元史）人魏野戲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想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元史）

命補蓋（元史）無地起樓臺相公（元史）人魏野戲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想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元史）

命補蓋（元史）無地起樓臺相公（元史）人魏野戲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想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元史）

命補蓋（元史）無地起樓臺相公（元史）人魏野戲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想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元史）

命補蓋（元史）無地起樓臺相公（元史）人魏野戲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想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元史）

命補蓋（元史）無地起樓臺相公（元史）人魏野戲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想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元史）

命補蓋（元史）無地起樓臺相公（元史）人魏野戲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想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元史）

命補蓋（元史）無地起樓臺相公（元史）人魏野戲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想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元史）

命補蓋（元史）無地起樓臺相公（元史）人魏野戲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想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元史）

命補蓋（元史）無地起樓臺相公（元史）人魏野戲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想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元史）

命補蓋（元史）無地起樓臺相公（元史）人魏野戲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想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元史）

子史精華卷八十八

子史精華

卷八十八

品行部 廉儉

七

子史精華卷八十九

品行部三

風節

**成行** 管子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札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札可謂有生臣矣死者一也生者成名受君令而不改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

**直而不阿** 管子華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政也

**直而不阿** 管子華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政也

**正以是非對** 荀子君子立志如窮雖天

**不忘細席之言** 荀子君子雖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患

**內肝** 呂氏春秋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富貴者官人也君使官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禩因自殺先出其腹實懿公之

**亡戰得才** 呂氏春秋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

**明君臣之義非從易** 呂氏春秋豫讓欲殺趙襄子滅去眉自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難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

**質於人中** 呂氏春秋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

**赤石不奪** 揚子

**不蓬轉隨** 揚子

**衆不改雅入鄭** 抱朴子其或峨然守正確爾不移

**膽動心方** 抱朴子

**委質為臣無有二**



骨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出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  
海上無人處使放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康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  
起操持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  
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武曰我父子功德皆為  
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  
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于前陵見  
其至誠謂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霑衿與武訣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  
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言武死  
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使武等實在于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日足下還歸揚名于匈奴  
功顯于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泣下數行因與武訣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  
人武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  
凡十九歲始以強壯 雷雪與旃毛并咽 杖節牧羊旄盡落 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 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

何奴十九歲 見罷山郎 漢書楊敞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  
以給財用其疾病休渴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謂者有罪過輒奏免其高弟 朱雲折檻慶忌死爭 漢書朱雲傳至成帝時  
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注張晏曰山郎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

帝師位特尊甚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  
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  
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舉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  
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  
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 不肯投璽 漢書霍光傳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名尚符璽郎耶 自効吳章弟  
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子 漢書云徵傳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固不得仕 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漢書兩  
官門人盡更名他師徵時為大司徒 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 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漢書兩  
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  
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辨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  
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林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  
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  
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  
上言方處暑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使者五日登車與太守俱問起居勝兩子及門人高舉等皆隨受使心傳

君以茅上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等自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等吾受漢家厚恩  
仁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  
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復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  
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 冀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

表其 無多酌我酒 漢書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  
里門 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積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  
無常忽則易人此知傳舍所開多矣惟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功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不敬上  
欲罪少府許伯為 不肯錄錄 漢書蕭望之傳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  
謝良久上通解 獨不肯聽自引出問曰不願見更率持何物光問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  
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  
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二歲間仲翁至光麻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 蕭育杜陵男子何  
苑東門侯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願謂望之曰 反抱關為望之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為左右  
請曹也 漢書蕭育傳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為左右  
言及罷出傳名茂陵令諸後曹當以職事對育經出曹書佐隨奉育按佩刀曰 遂趨出欲  
去 官以一黃障江河 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曾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考其禍福乃效于後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重賢  
殆此古人所以 節過蘇武 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之餘數十人單于遣使招恭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氣諸城上單于大怒  
難受爵位者也 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帝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都善兵擊  
車師攻交河城北虜驚走車師復降蒙等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光至敦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諸將不  
敢往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文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乃還呼曰我范羌也漢遣  
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  
隨路死沒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眾 于是封為騎都尉 煮鹽督食筋草 疾風知勁草 容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  
為恭洗沐易衣冠至雒陽鮑昱奏恭 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 後漢書卓茂傳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眾劉宣楚國龔勝上黨  
光武謂霸曰穎川從我者皆逝 而子獨留弩力 後漢書卓茂傳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眾劉宣楚國龔勝上黨  
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齋元纁東帛請為國師遂歐血托病杜門自絕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  
之劉言字子高安眾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葦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眾侯擢龔勝子賜  
為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 雖在困厄授命不顧 隆造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 又吏人知步  
前書勳事在元孫恩傳

品行部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風節





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薦舉前後七上後漢書張與傳與皇甫規友善與既被錮利刃齒腐朽後漢書范滂傳滂外甥西平

宣卓茂等同後漢書卓茂傳茂為縣令有德化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後漢書董仲舒傳仲舒為博士

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後漢書滂傳滂為清高恐眾議未安卓按劍叱咤曰豈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後漢書滂傳滂為清高

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後漢書劉氏傳劉氏為漢室受劍衝鬚後漢書溫序傳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荀宇所拘劫宇謂序

不食生荷背恩德字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字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搃殺數人賊眾爭欲

殺之字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後漢書李充傳充為將軍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汗土遂伏劍而死後漢書李充傳充為將軍

後漢書李充傳充為將軍後漢書李充傳充為將軍初開欲辟天下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騰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

於地曰後漢書李充傳充為將軍遂出徑去騰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問足下與郡將軍說士未究後漢書李充傳充為將軍

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祥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之計後漢書李充傳充為將軍

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眾諫爭不合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乃伏地稱眩昏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帝紀注漢晉春秋晉公既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顛並詣王顯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

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巳班列大同安有天

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為也及入顯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諸葛觀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親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

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不得其死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莫牽曳之如是親流涕放之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可稱為孝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禮觀之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豈可以社稷輸人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皆以為信然致謀遂止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有魏貞士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敬王恬傳值海西廢簡文帝登辟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孤命若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意得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專車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而欲截角乎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傳惠帝復昨敬為左丞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臺閣生風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始不哀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寧可復草間求活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大將軍王敦據轉主簿敦兄舍時為盧江郡會稽郡太守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兄在郡定佳盧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盧江人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衆遂奔散無忌尚厲聲曰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我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勿去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金墉城祭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羣官會議榮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榮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為

侍中持節使於雍州祭因陽狂不言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寢不安妻子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不為王門伶人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以此知其旨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清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曜大

悅下書曰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一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怨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榮強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人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宜降意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其姊集聚耳我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

日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雷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歡笑而去容無

品行部 風節

性所得耳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嘗誠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領前軍將軍於時世祖出行夜還救開門莊居守以乘信或虛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而巳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氏年號自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永初以來唯云甲子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效郵君章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身復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沈文季不能作伎兒

齊書沈文季傳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並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

眠牀上積塵埃

齊書虞愿傳常詣愿不在見其有書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

從弟靈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

齊自應有侍

中

梁書謝朓傳及齊受禪朓當日在直百僚陪位待中當解璽朓伴不知日有何公事傳語云解璽授齊王朓曰

誓不為人執筆

梁書江革傳革不拜延明警加害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暕同被拘執延明使暕作器暕

列銘革罵暕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

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筆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

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暕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

林非關人所坐

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騰出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銓實允命可謂

真司直

梁書羊侃傳有宦者張僧胤候侃

志等松筠心均鐵石

侃曰我

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既盟景知城內疾疫復謀殺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凌詣景所景曰即日已向非復

決不奉命

陳書沈恪傳高祖受禪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勸兵入因衛敬帝如別宮恪乃排闥入見高祖叩頭謝

名

陳書魯廣達傳廣達攻諸將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督兵苦戰不息斬獲數十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勸

日黃泉誰抱恨

南史謝綸傳明帝廢蕭林領兵入殿左右

以兵臨起之淪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

取燭遺兒嗣又無言

帝夜召謝却人與語久之謝無言惟有二小兒捉蠅

南史王儉傳先是齊高帝為相欲

勝

南史褚淵傳淵非弟同身事二代弟同子貴在問訊淵淵曰司空今日何在貴曰奉聖在齊大司馬門下

索火燒車

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淵曰拜司空徒寄客滿坐淵曰淵曰小立各行何意淵曰

無有離心

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為叛臣

魏書安定王休傳車駕南伐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息益請必行刑以肅軍威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

大司馬嚴而秉法

斷截山嶺激激失馬登山力戰矢刃俱盡為胡所執送請屈焉

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焉

騎人弱馬

還臺先斬此奴頭世祖大閱將校獵於西河獨留守諸以肥馬給騎人弱令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敢欺朕朕

不道盤遊其罪小也不脩不虞使或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闕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給

衣一襲馬二

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

魏書于烈傳烈世宗即位位龍任如前咸陽王禧為宰相禧重賞時會遣家僮傳言於烈曰須

者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

禮惡烈剛直遂議出之一何

能苟求富貴

魏書高允傳是時著作令史問湛鄒樹性巧佞為浩信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

臣之意

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未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

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跡允聞之謂著作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內翌日

恭宗入奏世祖命允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為何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

既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官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浩賡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

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總教而已至於

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

品行部 風節

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取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聞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畢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勃允為詔自浩已下僅吏已上二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須詔惟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生若更有餘慶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導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宦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閣戶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寶筆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榮當時孤員聖恩自始灰滅即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無辜謫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欲其公廉受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死生榮辱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

抗雷電之氣

魏書游肇傳肇之為廷尉也世宗嘗私勅肇有所降怨擊執也其執意如此

豈足令臣曲筆

魏書游肇傳肇之為廷尉也世宗嘗私勅肇有所降怨擊執也其執意如此

程嬰杵臼何如人

魏書汲固傳為兖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眾曰

潛還不復回顧

見論國家大事非為厄酒

位非徐廣情類揚彪

隋書樊岷傳岷兄建緒性其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

何敢擬議國士

隋書楊善會傳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為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為賊

積金至斗情不可移

隋書尉遲敬德傳敬德太子巢刺王元吉將謀害太宗密致書以招敬德仍贈

萬代瞻仰在此舉

見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

盧杞之詞不正

舊唐書蕭復傳盧杞奏對於上前阿諛順

自是為以筆塗詔

舊唐書李藩傳時河東節度使王鐸用錢數千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鐸

恐無呈身御史

舊唐書韋澳傳登第後十年不仕伯兄溫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為

瞻落子溫御史

舊唐書溫造傳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衛制軍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衛彈奏神股戰

嚼齒皆碎

舊唐書張巡傳及城陷尹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皆裂

書安金藏傳

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窮鞠其狀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確然無辭大呼謂俊臣

日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

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並出流血被地因氣絕而仆則天聞之令舉入宮中

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

遺醫人却內五藏以桑白皮為線縫合傳之藥經宿金藏

始魁則天親臨視之歎曰吾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

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曰

如此後代何以稱也 長揖頓利 唐書漢陽郡王璟傳高祖使持節

當使拜我環伺知之既見頓利即長揖頓利怒留 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

不遺環意象自若不為屈辱知不可劫卒以禮遣 儒生有膽 唐書溫廷皓傳

為公信宿思之助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助索表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耶

魏徵傳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 權威縮氣 唐書魏徵傳

臣臣不負陛下 唐書王珪傳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

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下於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 以聲利為汗

下此笏 唐書褚遂良傳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

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德音在陛下下耳可謂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

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 巧歸田里帝大怒急召出 州司馬折威風

不吝大夫可乎眾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

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 哉承嘉惠 悔不先碎監子首而令亂國經

有禍然散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憚姚璿遠傳詔令出環日今親奉德音不煩

之物二張詰謝環不見日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 抗聲析句 唐書畢構傳

政有 無書賄入權家 唐書沈傳師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一鎮十年 誠爾願罷所授

計事源休姚令李忠臣李平皆在坐秀實及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

可致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之此舉皆得實中額流血環匍匐宣詔旨希烈

送過書 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 唐書顏真卿傳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

與從吏數輩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孤孤訖無它語

不能致命願我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

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大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

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蘇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罵不絕於口吾年且八

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延傳將阮之真卿見希烈曰

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會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

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殞所也希烈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

振賊慮變遣將辛景孫安華至其所新子廷日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

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

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馬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殺之腕

喪未數月遠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胎範才俟變

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暗逼求草履曰

可歎 撫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 唐書李元通傳拜定州總管為黑闥

能劍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 舍胡而絕 唐書顏

子果卿不答遂并盧遜殺之果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

品行部 風節

不復攻穿壕立橋以守巡士多餓死者皆瘞傷氣之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哀吾恨不剖肌以啖衆

擷鼠見不殺公得名殺我吾得名入朝此將聽諸校怒縛廷王辱之廷王無撓辭此不忍殺因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王

日導公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復繫滿歲問曰能省過否此不能屈待如初惟知事一人

不爾且死對曰我... 和演芬使客制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確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為我子奈何欲破吾家

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鬻食之皆當取白麻壞之唐書陽城傳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

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愆引直贊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

救良久得免赦宰相論道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頭語曰延齡為相吾... 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

庫物五代史張承業傳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

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使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

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

為王... 而死死不愧于先王矣閣實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擊... 厥其數後因對曰陛下下用臣豈欲徒事

實踏罵曰閣實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詬諷自容邪... 宋史魯宗道傳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

納諫之虛名耶臣竊恥尸祿請得罷出帝撫... 論其久他日書殿壁曰... 蓋思念之也

折之... 趨炎附勢... 平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 獨罷醇之天子御史

太后遺諸章惠太后議軍國事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燬之又奏陛下躬親萬機用人宜辨邪正防... 笑比河清

朋黨擢進近列願採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 也

剛毅賞威宦官為之斂手聞者... 豈有識面臺官... 相識也或問之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

皆憚之人以包拯... 黃... 初除諫官在職累歲正召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 身騎箕尾氣作山河

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縮縮汗目之曰... 一時無不敬... 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

月至是書銘旌曰... 歸天上... 買婢名昌奴... 宋史徐俯傳靖康中張邦昌偕位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

相語... 宋史翟汝文傳先是汝文在密檜為郡文學汝文薦其才故... 目為濁氣... 宋史趙鼎傳鼎先居河內之役議盡以

能與國賊博... 朝大用必誤國家言甚激切不納它日侍宴上命羣臣博負者罰一巨觥義先當與革對憮然曰臣縱不能進賢

退不肖... 義先厲聲語不已上大怒賴皇后救得解... 官僚有詭隨者必稱楊詹事以愧之... 宋史楊伯雄傳天定十二年改沁南軍節度

止水... 麻衣躡屨東鄉而哭... 謝枋

買下建陽市... 謝枋

止水... 麻衣躡屨東鄉而哭... 謝枋

買下建陽市... 謝枋

止水... 麻衣躡屨東鄉而哭... 謝枋

買下建陽市... 謝枋

止水... 麻衣躡屨東鄉而哭... 謝枋

買下建陽市... 謝枋

止水... 麻衣躡屨東鄉而哭... 謝枋

買下建陽市... 謝枋

止水... 麻衣躡屨東鄉而哭... 謝枋

買下建陽市... 謝枋

止水... 麻衣躡屨東鄉而哭... 謝枋

買下建陽市... 謝枋

止水... 麻衣躡屨東鄉而哭... 謝枋

買下建陽市... 謝枋

止水... 麻衣躡屨東鄉而哭... 謝枋

買下建陽市... 謝枋

止水... 麻衣躡屨東鄉而哭... 謝枋

買下建陽市... 謝枋

止水... 麻衣躡屨東鄉而哭... 謝枋

買下建陽市... 謝枋

止水... 麻衣躡屨東鄉而哭... 謝枋

不進扇... 涼扇忽墮案下汝孺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高汝孺... 可謂知體

人臣無公諱... 由已出欲令百官避堂諱諱言... 遂止... 為天子耳目不為臺臣鷹犬

人臣無公諱... 由已出欲令百官避堂諱諱言... 遂止... 為天子耳目不為臺臣鷹犬

人臣無公諱... 由已出欲令百官避堂諱諱言... 遂止... 為天子耳目不為臺臣鷹犬

品行部 風節

滅世斷家於松柏之志猶存劉義慶世說南陽林世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小人都不與作緣

王仲祖共行日肝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

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而苦辭真長曰劉義慶世說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桓敬

下官與殷洛水石豈盡反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祖要王參軍同行王曰錢離送別必在有情

敢燒尾劉肅大唐新語景龍末朝綱失叙風教既替公卿大臣初拜命者例許獻食號為燒尾時蘇瓌拜僕射獨不獻食後因

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復為布衣何為不可吳氏客語元祐末純夫數上疏論時事其言尤激切文潛少游

愚不稱職所以耳晉卿無以對復為布衣何為不可懇勸不同其子冲亦因問言之公曰吾出劍門關稱范秀才今

時太祖放鷲禽於苑見德讓奏曰陛下以放禽為急刑獄為常臣切未論上怒舉持玉鉞撞之二齒墜王銍國老談苑雷德讓判大

地德讓拾而結于帶中上謂曰汝待訴我耶德讓曰臣安敢訴陛下自上梅厚賜遣之異時不欲附姦臣傳陳

器血奈何以是汚我楊命投之江中始無愧色蔡京當國欲得知名士附已以醫子博士召力辭不就或潛問其故曰吾耳

子史精華卷八十九

品行部四

陰德

夜行管子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管子四方所歸一者穆行呂氏春秋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

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刑與師戰於兩

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諫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聞兄犯暴不敬之名

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患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

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一矣穆行之意人知之

不為勸人不知不為鍾離葉陽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問使者曰齊有處士曰一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一子

阻行無高乎此矣鍾離葉陽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一子

無恙耶是其為人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一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一子

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一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一子

歸金而前耶亡金者大慚以此稱唯恐人知其為吏跡史記直不疑傳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何知不反水漿

長者索隱述贊箱無他腸塞有陰德唯恐人知其為吏跡史記直不疑傳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何知不反水漿

張安世傳為光祿勳耶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于公所決皆不恨漢書于定國傳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子公

安世曰一日一其一耶如何以小過成罪于公所決皆不恨漢書于定國傳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子公

郡中為之生立恩及四海漢書丙吉傳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各使者

祠號曰于公祠恩及四海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謂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

會孫在他入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會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絕口不道前恩漢書丙吉傳武帝末巫蠱事

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一矣絕口不道前恩漢書丙吉傳武帝末巫蠱事

盡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會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辜哀會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

會孫置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會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救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

食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會孫遭遇一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

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官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河保之功章下掖

品行部 陰德

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報以及子孫今活千人有封子孫

盜去適起 後漢書淳于恭傳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

仁心單于後昆 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

子孫何必不為九卿 後漢書虞翻傳祖父為郡獄吏案法平允

使奴開道 後漢書虞翻傳虞有園在城北數里瓜果初熟

埋我惟有劉長史 晉書劉琨傳琨去驢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姓病將死

以耕此 宋書孝義傳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

漢下式 黎鐵餒採掘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但饑饉來久困始者

勿令居士知 宋書沈道虔傳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

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 見更有佳者相與上決獄無冤慶昌枝裔

地還牀下 齊書虞愿傳為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

愚人易動不足窮法 魏書高允傳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

壽應享百年 魏書高允傳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

燔契 魏書盧義傳義傳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

家粟造粥以飼饑人 魏書趙柔傳柔嘗在

福門子 魏書趙柔傳柔嘗在

還金珠 魏書趙柔傳柔嘗在

猶耳 魏書趙柔傳柔嘗在

身獲罪且活千室 北齊書蘇瓊傳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

問婦人有乳汁者悉放之 舊唐書程務挺傳名振夜襲鄰縣

陰德 品行部

鳴 隋書李士謙傳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

巴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問婦人有乳汁者悉放之 舊唐書程務挺傳名振夜襲鄰縣

身獲罪且活千室 北齊書蘇瓊傳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

猶耳 魏書趙柔傳柔嘗在

還金珠 魏書趙柔傳柔嘗在

其仁恕為之設齊以報其恩名振務挺父 出囚歸耕舊唐書唐臨傳臨為萬泉丞縣有囚四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

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 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

獄主仁恕唐書崔仁師傳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累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為具食飲湯瀋以情訊之

諺稱殺人則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四命固置金棺下 唐書李勉傳勉少貧依客梁宋與諸

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潛為人耕 五代史雜傳馮道解學士居父喪於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

既葬密後其家竭勉共啓墓出金付之 潛為人耕明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

者道友往潛為之耕其人陳公堤 宋史陳堯佐傳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造後隆山聰明臺 宋史劉沆傳祖景洪嘗告人曰我

後來親謝道殊不以為德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人呼為 後隆山聰明臺不從彭玘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

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山有牛 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宋史陳太素傳 大寒暑不輟女奩嫁之 宋史陳

僧齋讀書堂即故基築臺曰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 蕭家渡宋史蕭振傳振居潁江自父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

亂離夫死無所託齋身求活規即聞者感泣 蕭家渡溺死振造大舟備工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為

種瓜待過客宋史陳思道傳陳思道 善善道人金史左光慶傳平時喜為 埋蛇劉向新序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

聞見兩頭之蛇者死獨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日恐他人又見殺而埋吞蛭 劉向新序楚惠王食寒菹而

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之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吞蛭 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

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謹而

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吞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

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不忍也故吾吞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

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恩不可不察也陽報 劉向說苑夫有陰德者必有名津為君子濟 鄭道元水經注昔漢

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黃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日子封送之渡河買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啞醋節帥 李肇國

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帝曰君子也即其 一啞醋節帥 史補任

迪簡為天德軍判官軍謀後至富飲餽酒軍吏誤以請進迪簡以軍使李景略嚴暴發之則死者多矣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

中聞者皆感泣後景略因為之省刑及景略卒軍中請以為主自衛佐拜御史中丞為軍使後至父母以誅州州委錄參判之

正欲拔冤非敢希賞李昌齡樂善錄錄公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誅州州委錄參判之

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詰問曰豈公受富民錢故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容易不熱

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怪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向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冤當以家財

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讓之否曰

安有不識即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

也富民亟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遂垣而哭歸傾家財償借以為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曰休也某初心

年為焚案帳錢惟演宗王故事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盧多遜罷為兵部尚書一日普召從兄惟濟到書語曰朝廷知盧

之且日待中之言未必不是上旨先臣曰上英明大臣有過行即行何假吾狀惟濟懼普與察吏等又堅請曰逆侍中意恐

致不測先臣知不可已乃曰汝將案帳來吾與汝審視之乃盡取當時所與大臣近密財物之數籍俟惟濟等退命取火悉焚

之既而召語曰我受主上非常之恩是以入朝之初所願遇者皆以金幣為之土物耳且非有他求為故也况侍中之下皆

有之何獨盧相豈有見人之將溺而加石焉汝等少年勿為此案籍已焚禍福吾自當之惟濟等惕息而退後果知是事非太

宗先求婿嫁前令女魏泰東軒筆錄有縣令鍾離君與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

久矣而穴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考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遂呼牙僧

問之復質於老吏是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於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

之義不可久辱當報吾女之奩篋以 一也 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費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負骨于

里馬令南唐書廉偶傳許規高陽人嘗騎旅宜欵間旁舍呻吟就訊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囊

去聞者以規編竹渡蟻 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廬即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頗異昔時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

日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以集驗方刻石挂州驛

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羣蟻繞穴旁吾乃戲為橋以 一之 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以集驗方刻石挂州驛

品行部 陰德 退讓

服藥惟禱神竟曳李元綱厚德錄陳文忠公竟曳嘗為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不 植三槐於庭葉夢得石林燕語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

翔而以王晉公祜為代且委以密訪其事祜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祜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

召面問因力為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從祜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祜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日吾雖

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為太保歐陽文忠作百鳥飛鳴就食 禽鳥悉蒙其惠每食高原之上

王魏公神道碑略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親聞其家子弟言之禽鳥悉蒙其惠每食高原之上

壽本不逾四十延至九十九無疾而終對姬焚屋券 遊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



山水為樂... 聽之曰異... 傷至是... 亦為之... 命取屋... 舊居不... 其仁心... 愛物如... 時有挾... 數不可... 買鵝鴨... 措亦必... 至家具... 泊向時... 敢忘商... 公陰德... 矣商異...

退讓

臥名利者為生危... 去不欲... 常德不... 復歸於... 者豈虛... 者皆有一... 夫為相... 妾觀其... 之御以... 子為以... 夫商異...

敢擇君... 莊子古... 寡一不... 是將威... 樹之而... 死則入... 年而田... 蓋也末... 滋甚故... 下邑之... 者其股... 出乃釋... 無憾誠... 以歿懼... 王北面... 然 大... 司寇攝... 至不喜... 世家留... 於良足... 為我結... 度終無... 於堯之... 之其一... 也今仕... 即日父...

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  
 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下泣  
**賢哉二大夫** 見縣車 漢書薛廣德傳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  
 陽狂讓爵辟兄 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繁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  
 士義情等與室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元成為後賢當為後者賢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  
 非賢雅意即為病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喪時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奉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  
 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一者案事丞相史與元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象  
 蒙恥辱為狂癡光耀而不宜微養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元  
 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元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衛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元成  
 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元成為河南太守元成弟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  
**懷謙不去** 官 見謂掾吏為師友 漢書何進傳從穎川太守代陵陽嚴 上疏至於五六 後漢書鄧禹傳禹初元年封侯侯葉侯弘西  
 戶陽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問關詣關上疏 伏不關 後漢書伏湛傳初自伏生以後世傳經  
 自陳太后不聽隨頻 乃許之 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 富貴已極不可復加 後漢書陰  
 召與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與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今天下缺望誠為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  
 澤至厚 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聘脫公主恩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 身之文德之昭 後漢書陳蕃傳臣聞  
 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處其言深自降絕卒不為宗親求位 拜鄉邑舊齒 晉書宣帝紀帝數德日盛而謙恭愈  
 性謙恭篤慎官府 呼召對問皆為 步入寺門 後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義益隆 見長吏 小吏抗禮 吳志  
 吾即其人襜被而出 也 同察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 謙而識體 晉書王渾傳渾以司徒官主吏不  
 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 有議莫不高彬此舉 以不說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於時 須飲者  
 畢乃進 晉書阮瞻傳瞻常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眾人競趨 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 晉書王導傳及帝登尊號百官  
 至於三四日若 帝乃止 服造役衣杖鐮荷斧 而日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遂巡辭退請徒行人郡將命者遂  
 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哀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 取已車而寢處 見持芻送牛 晉書朱冲傳有牛犯其  
 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為之禮而遣焉 志在素官 宋書謝弘微傳六年  
 無恨色主愧之 自稱鄙人 宋書謝弘微傳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 志在素官 東官始建領中庶子  
 乃不復為暴 與人語常呼位官而 為 撫待士卒甚有紀綱眾咸親附之

尋加侍中弘微 內人皆化弘微之讓 宋書謝弘微傳東物君竟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又官租吳興郡謝弘微傳  
 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糗混女夫殷淑素好構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  
 不答或有議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  
 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  
 豈復 處於不競之地 宋書王敬弘傳子恢之被召為秘書郎敬弘為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 自嫌蚤達遂巡乃答 宋書王  
 為侍中年二十九始與王濬常問其年曾綽 為蛇賦以自况 宋書王素傳素既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蛇蟲聲 語功推事  
 臣門之恥 齊書張岱傳兄子瑗弟恕詠吳郡太守劉遐太祖欲以恕為晉陵郡岱曰恕未開從政美錦不宜蓋 戒盈守滿屈  
 已自容 齊書王僧虔傳論王僧虔有希登之量兼以藝業 恐富求歸 齊書王秀之傳為晉平太守至郡甚年謂人曰此郡豐饒  
 人謂王晉平 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齊書陸慧曉傳慧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謂慧曉  
 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 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見歸老舊盧立身退素 齊書蕭惠其傳思話先於曲  
 當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 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用之每引詳及鄉人裝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末略不酬帝以問叔  
 業叔業告詳詳曰 起臺榭以表損損 載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壁舊老相傳云刺史史登此山觀被代因是歷政  
 莫敢至詳於其地 之志 速反慈肆 梁書呂僧珍傳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宏以販蔥為業僧珍既至乃棄  
 耳 反盧作塞 梁書韋叟傳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叟請曹景宗與叟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得雉叟徐擲得盧  
 不論敷 梁書馮道根傳高祖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 取以讓俸受名 梁書樂藹傳出為招遠將軍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任  
 可以為百城表矣即日遷太府卿尋 竹間茨茅而居 陳書馬樞傳鄱陽王為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鄱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  
 除南康內史 辦不拜 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 南史羊欣傳為新安太守在郡  
 乃於一林 自營 焉每王公餽餉解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

品行部 退讓

人生一... 及是便懷止足轉義... 塵尾蠅拂即取燒除... 南史陳顯達傳子休尚為鄂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 捉此自隨... 以穴為室... 魏宗室魏傳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世宗徵為... 於前... 世宗曰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 今日舉措不如封生... 魏書封軌傳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舉立名尚書... 直不如卿欲使卿勉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 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怨規矩... 不勞遠詣臺閣... 魏書宋隱傳謂其子姪等曰苟能入順父兄出弟鄉黨任郡幸而至功曹史... 任理... 遠矣... 魏書高允傳高允常篤信百行廢遺位不苟進... 靡矜於高莫恥於下... 非假... 魏書高允傳高允常篤信百行廢遺位不苟進... 乃謝朱門歸述林野... 栖遲... 居守約好讓善推賢樂古如渴如饑... 栖遲之資... 魏書蕭瑀傳瑀為太子也授太子右千牛... 彦鑿劉道士還鄉... 遺左右相以下祖別於長樂坡上賦詩贈之... 耳蕭后聞而誨之以爾才智足堪... 遇風疾命家人不即醫療仍云若天假餘年因此望為... 耳蕭后聞而誨之以爾才智足堪... 揚名顯親豈得輕毀形骸而求隱逸若以此致譴則罪在不測病且愈其姊勸勉之故復有仕進志... 有塵外之意... 魏書高宗... 每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辭曰丞丞預藩戚豈以州郡戶口為仕... 追蹤范蠡跡留侯... 魏書郭子儀傳子儀以懷恩未諫就擒... 進之資辭情懇到故在石州二十年賞假林泉... 唐書柳公綽傳長慶三年改尚書左丞又拜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 嚙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 臣之鄙懷切在於此... 重宰相尊朝廷... 南史道愍度使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於部舍候之軍吏以漢上... 地高於鄂禮太過公綽曰奇章纓難台席... 守職猶懼其盈... 唐書岑文本傳晉王為皇太子大臣多兼官官帝欲文兼攝辭曰... 方鎮... 是也竟以戎容見... 王願希思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 五日一參東宮每... 願以有餘賜不足... 唐書于志寧傳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末世居... 進見太子答拜... 關中賞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 臣... 者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 終身讓路不枉百步... 唐書朱敬則傳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 與部曲語未嘗不名... 五代史唐臣傳史建瑋子巨輪... 子弟曰... 終身讓路不失一段... 宰相非養病之地... 金史程輝傳大定... 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子復就禮部試未必... 退匿楹間... 立碑上常... 慮上之見... 宰相非養病之地... 表乞致仕海陵日人君不明諫不行言不聽則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則... 芻豆待養豈可責以筋力... 金史程輝傳大定... 求去卿於二者何居浩對曰臣羸病不堪任事... 也是以求去... 向者南京官殿火非聖恩寬貸臣死久矣今河之徑河南境... 處卿卿可優游願養輝曰臣猶老馬也... 所以憂不任也於是特詔不預河事... 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兵民之權不可併于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姪... 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 劉向新序佛胎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 生不仁而富不如京寒衣將就鼎佛胎脫履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 人舉而萬夫悅首智者不為也... 我也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之道吾... 去矣遂... 嚴遵道德指歸論更忠卒信主憂將恐累柔積弱常在民後被羞蒙恥... 功一美二... 劉劭人物志君子知自... 南之楚... 諸侯信之比於赤子天下往之若歸父母人物同欲威勢自起... 雖信宿中途竟不言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 為損故一伐而並失... 輒引以他端... 劉義慶世說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 盡謂同舟曰謝... 劉義慶世說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 吳中... 願納符節入備宿衛... 奉救江南勾當... 公談苑太祖微時常遊鳳翔從王彥超超遺遺十千遺之後即位悉徵藩侯入觀苑中縱酒為樂諸帥競論嗜昔... 功勳惟彥超獨言久不蕃寄無功能可紀... 上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 奉救江南勾當... 公事... 歐陽修歸田錄曹武惠王既平江南回詣閭門入見... 乘小駟至銅壺閣下步行趨府... 鄂伯溫聞見前錄薛簡肅公知成都... 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日范君廊廟人也公益自謙退... 門踰年人不知為師也... 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 鄂伯溫見聞前錄王安石嘉祐中除館職三... 以新入館職中... 章十餘上有旨令閣門吏齋教就三司授之安石... 忠孝兩全... 徐度却掃編韓忠憲公... 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救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 忠孝兩全... 平日嘗語子弟曰進取... 在於止足寵祿不可過溢年若至六十可以... 自安一壑... 葉夢得避暑錄話元次山父延祖為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 退身謝事歸守父母墳墓則是... 矣... 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撥薪以為有生之役外此吾不思也予... 小觀此未嘗不三復其言今叨冒已過多乃... 渚宮二疏... 王闢之澠水讖談錄荆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 得復行延祖之志... 某愧之深矣... 渚宮二疏... 既得謝真宗賜坐寵詔留侯秋涼還荆南故吳淑贈詩曰浴殿東涼初... 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比行錫宴玉津園侍臣皆赴坐中內侍傳詔各賦詩餞行凡四十八篇獨李翰... 築堂曰見一... 岳珂程史... 長維詩最奇絕云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弟協亦退居里中皆八十餘時謂... 其語奏上曰姑遂其欲時何秩未員郎詔特官一子凡在朝者皆師而祖之何歸... 扁... 蓋取人盡道休官去林下... 何嘗見一人之句而反之也何去國... 乞罷禁林... 釋文堂湖山野錄鄭毅夫公入翰林為學士後數月今左蔡王相國繼入其玉... 時齒髮壯不少衰居二年以微疾卒... 乞罷禁林... 堂故事以先入者班列居上鄭公奏曰臣德業學術及天下士論皆在王其之... 宗典故耶又數日鄭公... 以避之主上特傳聖語王其班列在鄭某之上不得為承例... 無間親疎貴賤必送之門外... 宗

子史精華 卷九 三

... 宗典故耶又數日鄭公... 以避之主上特傳聖語王其班列在鄭某之上不得為承例... 無間親疎貴賤必送之門外... 宗

儀駁耕錄武林錢思復先生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李公於州橋寓居既拜公公答拜命坐辭之再公曰仲尼之席童子問坐因不敢辭徐永之先生為江浙提舉日客往訪之者——凡客請納步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踰闕右二事可見前輩諸老謙恭退抑汲引後進待人接物者如此

子史精華卷九十一

品行部五

謹慎

繩繩乎慎其所先管子故君子地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蒙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蒙畏事畏言管子有事亦事也吾一不欲為事吾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若畏四鄰老子猶今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管子行而供莫非清淨也不得罪於比俗之人管子行而供莫非清淨也

柔從若蒲葦管子與時屈伸鞫錄管子孝悌原慈疾力以致比其事業而不敢怠管子行而供莫非清淨也

慎職而一管子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一平則一安則省求多功管子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管子莫敢偷綖管子

以策數馬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止進有常處不失尺寸漢書霍光傳光為人沈靜

疏眉目美須頰每出入下殿門其資性端正如此問溫室樹不應漢書孔光傳或一光一省中一皆何木焚草晉書羊祜傳其

僕射竊議視之其資性端正如此問溫室樹不應漢書孔光傳或一光一省中一皆何木焚草晉書羊祜傳其

世莫聞然發言元遠絕不與人交書晉書劉劭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

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晉書蔡謨傳性猶篤慎每事必為過防誠能慎之福之根曰是何傷禍之門宋書傅亮傳語有之曰

亮演慎論中語漢世孔光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簡閱衣裳料數冠幘齊書王

性既古慎而儉過甚家人雜事皆手自操執公事朝會如此數四世以此笑之如樹網齊書張融傳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中惟宜

必夙夜早起齊書謝瀛傳兄肅為吳興瀛於征虜果食未嘗舉箸梁書呂僧珍傳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

飲酒齊書謝瀛傳兄肅為吳興瀛於征虜果食未嘗舉箸梁書呂僧珍傳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

進辭取一柑見上口不言禁中之事魏書古弼傳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魏書高允傳允

品行部 謹慎 明智

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日昔人有言知之甚... 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 不見公庭議論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 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為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 畫履虎尾踐薄冰注頌其下... 頗好侵取平乃... 於客館... 盈而戒冲遇而慮滯... 魏書常景傳體舒則懷卷視湯則思濟原夫人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 以命為選齡以樂天為大惠以我智為從時以懷愚而遊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書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 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彌誇於羣小無毀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天壤相敵... 無侵優... 曲躬累足... 此學可知不可言... 諸君並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唯有一子亦不以此術教... 遊獨逝... 志如死灰形如委衣... 董仲舒春秋繁露謹本詳始敬... 金人三緘... 劉向說苑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 也如此... 故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 謂莫聞天妖何人災榮不滅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縣縣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 日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益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 之執雖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感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 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謂弟子曰記之此... 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卷舌... 賈氏易林履水... 播穀登巖... 摩兜... 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設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 三世傳執一笏未嘗輕授僕人之手... 卒無憂凶... 摩兜... 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設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 三世傳執一笏未嘗輕授僕人之手... 因說錄韓僕射自黃門以來... 歸則躬置於臥內一榻以示敬慎... 又手臥... 孫光憲北夢瑣言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 朱弁曲洧舊聞祖宗時州郡雖有公庫而皆畏清議... 沐浴不脫衣... 馬令南唐書隱者傳許堅每... 就發潤出而曠... 爾其可... 忍默忍退... 陶宗儀輟耕錄陸人邵元同先生嘗作... 沐浴不脫衣... 馬令南唐書隱者傳許堅每... 就發潤出而曠... 裸程乎... 卦揭之坐隅真得保身慎言黎矩知止之道者矣... 四

善意... 管子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于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 于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于是乃令之復役母復相代... 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債者延而止與之分級而上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 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 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 明智... 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縷經之色也... 舉手而指勢當苗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于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子其坐寡人與子... 之以微射明... 見... 管子... 若覺臥若晦明... 賢可用也仁良既明通于不可利害之理循發蒙也... 淵色自詰... 見... 金之為物彌精以之為用彌明故此心于金中苟有如金之心則微見于外不可隱匿之也... 又... 金心之... 葆光... 管子... 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 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于日月察于父母知于無若于父母故以言焉... 照之則美... 一龍一蛇一日五化... 管子... 先王貴貴周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 長目飛耳... 管子... 惡不隱... 一龍一蛇一日五化... 管子... 則為龍一則為蛇喻人行藏行藏五變故曰五化... 長目飛耳... 管子... 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 道華愚始... 管子... 則為龍一則為蛇喻人行藏行藏五變故曰五化... 長目飛耳... 管子... 日動姦姦動則變更矣... 道華愚始... 管子... 則為龍一則為蛇喻人行藏行藏五變故曰五化... 長目飛耳... 管子... 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開疆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捕之恐... 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掠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一之二日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編而再搏乳虎若... 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乘而桃真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編而再搏乳虎若... 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接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接桃... 而起古治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電卿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治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電而殺之左... 操驂尾右擊電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治視之則大憲之首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 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學領而死古治子曰二子... 死之治獨生之不仁取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桃而宜亦反其桃學領而死... 轉圜法猛獸... 鬼谷子... 損兌法靈著... 鬼谷子... 燭遠... 尸子... 滑疑之耀... 莊子... 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用心若鏡... 莊子... 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天地之鑑萬物之鏡... 莊子... 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 人之心靜乎... 知落天地辯離萬物... 莊子... 不自說也... 不自慮也... 以見占隱以往察來... 管子... 君何言... 先物行先理動... 韓非子... 之謂前... 師馬與蟻... 韓非子... 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 與心違... 先物行先理動... 韓非子... 之謂前... 師馬與蟻... 韓非子... 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 無水照明日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仰有水乃掘... 恐以我滿貫... 韓非子... 有與得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日是... 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照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 子老... 恐以我滿貫... 韓非子... 有與得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日是... 答曰吾... 其... 也遂... 伴亡爪... 韓非子... 韓昭侯握爪而... 一... 求之甚急左... 明通而類... 荀子... 知則... 若端拜而... 去故日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不誠... 明通而類... 荀子... 知則... 若端拜而...

品行部 明智

議前... 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

曲得其直如... 圖通天下於掌上...

八極夫是之謂大人... 夫惡有蔽矣哉...

可治三官... 見請寢邱... 間有寢之邱者...

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 之... 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

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 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因如長見... 呂氏春秋智所以相過... 上知千歲下知千歲...

管子恐魯之止而殺之也... 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

我和其... 一役天不倦而取道甚速... 管子可謂能因矣...

春秋齊桓公合諸侯... 衛人從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

仲父安識之管仲曰... 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 見臣而有慙色...

為諸侯笑矣... 桓公之所以置者不也... 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

呂氏春秋晉襄公... 僂人於周曰... 晉襄公僂疾下以守龜曰...

戎車卒士以待之... 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

二萬而隨之... 涉於棘津... 襄陽梁蠶氏滅三國焉...

公子小白皆歸... 俱至爭先入公家... 管仲打弓射公子小白...

之公子小白已死... 矣... 鮑叔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

景... 淮南子老子學商... 容... 而知守柔矣...

極也... 反一無迹因貳以濟... 願聞其說...

言也... 狼狽日宵之狼在面... 瑤之狼在面... 心狼狽國面不害瑤...

滅非聽知果... 於太史... 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

起兵而襲... 衛君以其言告... 邊境智伯果...

上... 矣... 簡子曰... 美之母... 曰從常山...

淳于... 曰得全... 昌失全... 亡... 駟忌子曰...

謹受... 令... 謹... 事... 左右... 淳于... 曰...

能成... 其... 五音... 駟忌子曰... 謹受... 令...

居期... 年... 封... 以下... 邪... 號... 曰... 成... 侯...

心乃... 安... 於... 是... 相... 國... 從... 其... 計... 上... 乃... 大... 說...

平曰... 鄙... 語... 曰... 兒... 婦... 人... 口... 不... 可... 用... 顯...

君與... 我... 何... 如... 耳... 無... 畏... 呂... 季... 之... 讓... 也...

何如... 今... 見... 小... 辱... 而... 欲... 死... 一... 吏... 乎... 陳... 餘... 然... 之... 秦... 詔... 書... 求... 兩... 人... 亦... 反... 用... 門... 者... 以... 令... 里... 中...

危... 史... 記... 龍... 錯... 傳... 所... 更... 令... 三... 十... 章... 諸... 侯... 皆... 誼... 罪... 錯... 錯... 父... 間... 之... 從... 穎... 川... 來... 謂... 錯... 曰... 上... 初... 卽... 位... 公... 為... 政... 用... 事... 侵... 削... 諸... 侯... 別... 疏... 人... 死... 日... 吾... 不... 恐... 見... 禍... 及... 吾... 身... 死... 十... 餘... 日... 吳... 楚... 七... 國... 果... 反... 以... 誅... 錯... 為... 名... 禮... 酒... 不... 設... 覓... 而... 作... 漢... 書... 卷... 九... 十... 一... 王... 敬... 禮... 申... 公... 等... 穆... 生... 不... 香... 酒... 元... 王... 每... 置... 酒... 常... 為... 穆... 之... 意... 忘... 不... 去... 楚... 人... 將... 封... 我... 於... 市... 稱... 疾... 臥... 申... 公... 白... 生... 強... 起... 之... 日... 獨... 不... 念... 先... 王... 之... 德... 與... 今... 王... 一... 旦... 失... 小... 禮... 何... 足... 至... 此... 穆... 生... 曰... 易... 稱... 知... 幾... 其... 神... 乎... 幾... 者... 勤... 之... 微... 吉... 凶... 之... 先... 見... 者... 也... 君... 子... 不... 俟... 終... 日... 先... 王... 之... 所... 曰... 禮... 吾... 三... 人... 者... 為... 道... 之... 存... 故... 也... 今... 而... 忽... 之... 是... 忘... 道... 也... 忘... 道... 之... 人... 胡... 可... 與... 久... 處... 能... 屈... 伸... 後... 漢... 書... 北... 海... 靜... 王... 與... 德... 臨... 少... 好... 學... 博... 通... 書... 傳... 光... 武... 愛... 之... 數... 被... 延... 納... 顯... 宗... 之... 在... 東... 宮... 尤... 見... 幸... 豈... 為... 區... 區... 之... 禮... 哉... 遂... 謝... 病... 去... 待... 入... 侍... 諷... 誦... 出... 則... 執... 轡... 中... 與... 初... 祭... 網... 尚... 潤... 而... 睡... 性... 謙... 恭... 好... 士... 干... 里... 交... 結... 自... 名... 儒... 宿... 德... 莫... 不... 造... 門... 由... 是... 聲... 價... 益... 廣... 永... 平... 中... 法... 憲... 頗... 峻... 陛... 乃... 謝... 絕... 賓... 客... 放... 心... 音... 樂... 然... 性... 好... 讀... 書... 常... 為... 愛... 玩... 歲... 終... 遺... 中... 犬... 夫... 奉... 璧... 朝... 賀... 召... 而... 謂... 之... 曰... 朝... 廷... 設... 問... 寡... 人... 大... 夫... 將... 何... 辭... 以... 對... 使... 者... 曰... 大... 王... 忠... 孝... 慈... 仁... 敬... 賢... 樂... 士... 臣... 雖... 嬖... 嬖... 敢... 不... 以... 實... 誌... 曰... 吁... 子... 危... 哉... 此... 乃... 孤... 幼... 時... 進... 趨... 之... 行... 也... 大... 夫... 其... 對... 以... 孤... 嬰... 曾... 以... 來... 志... 意... 衰... 情... 聲... 色... 是... 後... 漢... 書... 卷... 九... 十... 一... 帝... 深... 然... 之... 娛... 犬... 馬... 是... 好... 使... 者... 受... 命... 而... 行... 其... 若... 此... 後... 漢... 書... 卷... 九... 十... 一... 帝... 深... 然... 之... 諸... 衆... 二... 郡... 精... 銳... 附... 劉... 公... 擊... 邯... 鄲... 此... 二... 時... 之... 功... 也... 寵... 以... 為... 然... 而... 官... 屬... 皆... 欲... 附... 王... 耶... 寵... 不... 能... 奪... 漢... 乃... 辭... 出... 止... 外... 亭... 念... 所... 以... 一... 未... 知...

子史精華

卷九十一

品行部 明智

三

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

大喜即許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齋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

王郎將帥 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 見水堅可度 後漢書王霸傳...

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 官屬皆喜先武笑曰侯吏果 燒廬舍...

有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詔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

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 後漢書楊賜傳賜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

後漢書楊賜傳 賜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

即清 後漢書李業傳 業字子真汝南人父世居汝南...

閉門種菜 後漢書李膺傳 膺字元卓汝南人父世居汝南...

日若失先在室中外當俱濕今 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

下吏以此服之 部曲黃口妻子盡 與志朱桓傳桓財貴兼以強識與人...

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當病病之藥 不過不作公...

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拒曰 魏明帝潛矯專權矯憂懼以問...

後帝意果釋按矯陳黨父 得疎外可不與俱死 晉書楊駿傳...

覆族其能久乎 投傳而去 晉書山濤傳 濤字季野太原人...

十日 晉書阮籍傳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之心乃終日酣飲 飲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 以酒廢職...

已出為深陽令復以公事免官 由是得達難論者以此貴之 手版擊...

嚙因偽醉以 鳳一陸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不敢不飲...

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教曰 嚙于朝廷甚密而與庚亮深交...

由是鳳謀不行而嚙得還都乃 吐汚衣面 晉書王允之傳...

具奏教之逆謀請先為之備 酒重水輕手提有異 晉書孔嚴傳...

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效果照視 見允之臥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

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 酒重水 陽狂行乞 晉書慕容超載超自以諸父在東...

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

是得去來無禁 詭答十萬 宋書顧琛傳 琛字叔平吳郡人...

參涉皆悉贈舉 孔公二月二十九日醉勝人二十九日醒 宋書孔顛傳...

上甚喜 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 雖醉日居多而明曉...

傳琰咸云 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

珍傳高祖頗招武猛士庶嘗從會者萬餘人 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

樓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諸軍將發諸將果爭 才智縱橫可謂明識...

稽僧珍乃出先所具者船付二張爭者乃息 異人處今日...

子史精華 卷九十一 品行部 明智

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

隨問立對若按圖牒 梁書樂藹傳時齊豫章王嶷為武陵太守雅善為政及嶷為

風土舊俗城隍基跡山川險易 荆州刺史以藹為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藹

檢之果有積灰時 言無煩姓有亦輒覺 梁書陶弘景傳弘景為人圓通謙謹出處真

免歸每夜常於 一十家人竊異之而莫 一見並記名姓 南史劉覽傳性聰敏尚書令

其意及義康徒廣朝廷多受禍觀之竟免 由是大被親幸 郭門刀鞘 魏書司馬悅傳除鎮遠將軍豫州刺史時

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強記明開吏職 路郡縣疑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拷掠自誣言投獄既至州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

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云唯得一刀鞘而已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

而遺刀鞘及祖款引靈之及於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悅之察獄多此類也 身短慮長 魏書陸侯傳拜散騎

今以郎孤復鎮以臣愚量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世祖疑謂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世祖

聞之大驚即召侯問其知敗之意侯曰夫高車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為其上臣所以莅之以威嚴節之以憲綱欲漸加訓導

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臣為失專欲以寬惠治之仁

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週期年無復上下然後收見敬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子祖笑曰卿一乃其父

何一也即日復除散騎常侍長子敬多智有父風高宗見敬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子祖笑曰卿一乃其父

智過其軀是復踰父 介焉不惑 魏書高允傳士元先覺 振袂來庭始賓王國 智足周身 魏書高允傳即苗始舉

足為治性協於時情敏於 吾之擇木夙在大魏 魏書胡叟傳在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當乃西入沮渠牧健遇之不重更亦不

事與今而同與古易異 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望衛視龍能楚悼靈均何用宜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

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局祝鮀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子聞鞞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

未允地陋僻而借微號居小事大寧若若乎徐偃之轍故不旋踵矣 楊使君有千里眼 魏書楊逸傳逸

于暫違非久關也歲餘牧健破降叟既先歸國朝廷以其識機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 辭不受或勸賜勿自疎疎曰我小子

豪猾廣設耳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 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北齊書王琬傳帝欲以琬為侍中若

者雖在閭室終不進威言 那可欺之 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啟辭意可觀 周書梁臺傳臺性有

以來聞要人多矣充少時鮮不敗積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 口誦目數耳聽 盤中之血公祚授首之徵 尚書書襄武王琛傳七年孝恭自荆州趣九江時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盧祖

承廟算以致討 乃 後 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眾 灼龜遠投地 魏書元勰傳元勰在秦道十數

既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縱卜之不吉勢不可已願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 千里對面 魏書元勰傳元勰在秦道十數

文約理贍初無稿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 震屨手 容儀刺史李崇義初甚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

堪委任每為我兒陳事必會人心 之外猶 語耳 陽怒鼓人失節 魏書段秀實傳秀實城

崇義促琰之使斷之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 陽怒鼓人失節 魏書段秀實傳秀實城

與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號為 陽怒鼓人失節 魏書段秀實傳秀實城

鎮涇州其士眾嘗自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僑居驟移頗積勞怨乃斧將王童之因人心動搖導以為亂或告其事且曰侯嚴

警鼓為約矣秀實乃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之曰每更盡必來報每白之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曙既差五童之亂不能作

里知軍情 魏書柳渾傳渾城與吐蕃會盟之日上御便殿謂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士與卿同歡渾曰五帝無

遊環飛驛叩苑門奏盟會不成將校覆沒兵臨近鎮上驚歎即遣其表以示 逸單葬棺 魏書權德輿傳父阜字士孫安祿山

渾詰且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而 戎之一自此驟加禮異 假其才名表為勳尉尉署從事阜陰察

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祿山使阜獻戎俘自京師迴過福昌尉尉仲譽阜

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譽至阜示已暗贈譽而賊手自含獲既 而一其一人無知

者 利若青萍 公之智決 大且為戎首帝問所以知必反者對曰見其忌而矜功為房李下官尚書常營

營不平帝曰君集誠有功材無不堪朕寧惜爵位邪第未及 殺馬步返 唐書李亮傳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營

耳不宜輕信度使自猜危既而君集反帝笑曰 如見錢流地上 唐書劉晏傳諸道巡院皆募駿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

之悅擢金州總管府司馬 貪者何望得無意以嫌 少合南海多穀紙做數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

露齋必貯以囊笥 一乎做日善吾思不及此乃止 以鞭算上 口記物色千人無差 唐書顏春卿傳調拜浦主簿嘗送徒于州

佛牙 五代史唐臣傳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趙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 水晶燈籠 宋史劉隨傳隨臨事明銳



簿書過目輒得其隱奧

金史統石烈良弼傳年十七補尚書省令史... 襄陽新務皆於江北取之... 始為此也上曰朕與卿...

仁人

劉向新序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

神明

嚴遵道德指歸論身居一... 瓜摘... 猶諸猶也如醫別... 鬼門神庭...

中獻

劉勰人物志凡有血氣者莫不含有元一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

兼二美

兼二美兩遂... 識韜謂之權... 劉劭人物志智意之人以原...

操刀持楯

操刀持楯以自身之... 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贊之嘗與...

閻解神解

閻解神解... 遂謂律呂正推樂解至朝會殿庭作樂...

佛汗止

佛汗止... 自持金帛以施之日中其妻子亦至明日復起輪齋梵由是...

聞弦賞音

聞弦賞音足知雅曲... 王粲英雄記鈔蔣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詣瑜...

談馬

談馬... 吳處厚青箱雜記徐鉉父延休博物多學嘗事徐溫為義興縣令縣有後漢太尉許敬廟...

人臣之家

人臣之家安得十畜... 邵伯溫聞... 見前錄文...

物墜居失所之象

物墜居失所之象... 王偁東都事略曹翰侍從太宗征太原又從征幽州所部攻城之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

術

術... 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

密規

密規... 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為解之曰談馬言午言午許字礪畢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千...

里千

里千... 韓夫人因內朝皇后曰上好食糟准白魚祖宗舊制不得取食味於四方無從可致相公家壽州當有之夫人歸欲以十畜水...

為獻

為獻... 王偁東都事略曹翰侍從太宗征太原又從征幽州所部攻城之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

物墜

物墜... 王偁東都事略曹翰侍從太宗征太原又從征幽州所部攻城之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

術

術... 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

密規

密規... 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為解之曰談馬言午言午許字礪畢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千...

里千

里千... 韓夫人因內朝皇后曰上好食糟准白魚祖宗舊制不得取食味於四方無從可致相公家壽州當有之夫人歸欲以十畜水...

為獻

為獻... 王偁東都事略曹翰侍從太宗征太原又從征幽州所部攻城之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

物墜

物墜... 王偁東都事略曹翰侍從太宗征太原又從征幽州所部攻城之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

術

術... 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

子史精華卷九十一

卷九十一

品行部 明智

六

子史精華卷九十二

品行部六

識鑒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老子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八觀六驗六戚四隱

呂氏春秋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仁苦之以驗其志

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

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過天子之城宜養甲束兵左右皆

師有疵

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過天子之城宜養甲束兵左右皆

取其金於府子貢魯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

取其金於府子貢魯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

取其金於府子貢魯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

取其金於府子貢魯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

取其金於府子貢魯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

取其金於府子貢魯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

取其金於府子貢魯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

取其金於府子貢魯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

取其金於府子貢魯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

取其金於府子貢魯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

取其金於府子貢魯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

取其金於府子貢魯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

取其金於府子貢魯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

取其金於府子貢魯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

取其金於府子貢魯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

取其金於府子貢魯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

山識璞臨川知珠

抱朴子

夫惟大明元鑒幽微靈銓

安劉氏者必勃

史記高祖紀

獨視偉平

史記陳丞相世家

及平長可娶妻富

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取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待喪以先

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

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子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子平乎負曰人固有美如陳平

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子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

母語嘗移日

史記夏侯嬰傳為沛廩司御每送使客還

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

子史精華

卷九十二

品行部

識鑒

識鑒

識鑒

識鑒

識鑒

識鑒

著王命論

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孰執也漢家承秦之制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官之柄至

德薄厚不目大小

悅請問趙殿居邯鄲宮畫臥溫明殿舍人進床下請問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天

視子非賣餅者

後漢書趙岐傳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玆為京兆虎牙都尉

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

乃出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

恐守道不篤

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曰展難決

冰鏡

平穎州徐庶元直與亮友善

侏儒一節

俱知名並有一節吳志潘濬傳注江表傳曰武陵郡從事樊仲孫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管萬人往討之

破蜀必矣而皆不還

大位然一王夷甫方以盛名處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此入非凡器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江左自有管夷吾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履展間亦得其任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阿大非爾友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舉手謝城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非池中物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落落有端或才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遺以所服簪幘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吾觀其聲視有奇志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此君小異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成門戶者此兒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徐郎是令僕人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庇民定霸其吾君乎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天下真人與於吾州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後當見憶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難可輕裝衣箱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吐食覆醢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知邱遲於幼童稱江淹於寒素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願覆常逃匿不與相見會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為居士服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崔公其不免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三公當此人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佳士終不久屈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於童稚之中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以子孫為託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高允李冲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江見侃虛心

品行部 識鑒

識鑒

識鑒

識鑒

識鑒

識鑒

識鑒

識鑒

識鑒

識鑒

識鑒

識鑒

識鑒

用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北齊書盧文偉傳文偉族人勇字季禮父壁魏下邳太守勇初從兄景裕

顯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魯有人倫鑒謂子弟日宗室中有此見非常人也晉書房元齡傳

士授羽騎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稱知人見之深相嗟絕謂裴矩日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

僕聞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睹其一耳

稱吏部侍郎李敬元盛為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日才各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勳未知

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日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長成

如其真宰相對日臣料陛下若求文章查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豈非文士巖巖思得奇才用之以成

天下務者乎則天悅日此朕心也仁傑日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

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未賢仁傑日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日已遷之矣對日臣薦之為相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

也又遷為秋官侍郎後竟召為相東字日慶門宏詞科調補潤州句容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有愛女

之果能與復中宗益仁傑之推薦也

方擇佳婿謂其妻柳氏日吾聞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為宰相於陵族滿先器識而後文藝

寓居揚州而生嗣復後滉見之撫其首日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

有知人之鑒見勳與蘇味道道謂人日二子亦當掌銜銜之任李敬元尤重楊炳盧照鄰昭實王與勃等四人必當顯貴行儉日

士之致遠一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薄淺露豈享膏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為幸果如其言

獎日後進唐書裴邑恭王神符傳曾孫從賚賚德岸所至以風力聞少與崔龜從李景讓裴日角龍廷姓協圖識

寢亂陰說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儉日公一係天下選將必奇龍福艾唐書李勣傳

望久矣若外嘯豪桀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

日薄命之人不標鑒通暗唐書王珪傳珪與元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日卿

足與成功名

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維允臣不如彥博濟濟濟濟之日長帝稱善而元齡等亦以為盡已所長謂之確論寵辱不驚考中上

盧承慶傳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者有坐清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

愾也更日非力所及考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日一其能者人善類此

北庭守珪從僕道奏事京師因上書言利害請引兵出蒲昌輪臺夾擊賊再遷由州長杜府果毅時盧傳衣鉢

齊卿為刺史器之引與共榻坐謂日一為國重將願以子孫孔可僚屬相期邪

論林學士典貢部覽質所試文字重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以其數處之安石甚似王敦

其後質登相位為太子大傅封魯國公皆與疑同云

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鄧縣王一者服多自抱虎枕蛟事變巨測宋史洪咨夔傳京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後紹興

先詔制臣往省侯還別議朝祭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後大其事咨夔日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弟當以金

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况與大敵為鄰一顧可侵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廷頌德且陛下可也弟當以金

降之崇寧乎然不果悉從汝非真備金史施宜生傳初宜生因於場屋遇僧善風鑿謂之日子面有權骨且可卿而視子身

已而汝為敗變服為備泰之吳翁家三年翁異之一日屏人詰其姓名宜生日我服備事惟謹主人乃亦真疑耶翁固詰之則

請其故翁日者燕客執事成饒而汝獨孫諸儕且撤器有歎聲是以識一也宜生遂告之故翁贈之金夜濟淮以歸

試一日獲熊三十六賦一節見百節知劉向說苑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二人非徒兄

擢第一其後竟如僧言

弟乃父子劉義慶世說衛子許弱冠與同郡陶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償直文生詭詞

刀人此乃英雄劉義慶世說魏武將見匈奴使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林頭令問謀問目如秋水必一

拜卿相李繁郭侯外傳質知章嘗日此合于蒼龜劉肅大唐新語蓋言定張底後乃我輩一人王泉子崔暹為中書令張嘉貞

曾量數事意出人右混驚美久之謂同列日知否一取茶囊沈括夢溪筆談張鄧公為殿中丞一見王城東遂厚遇之

則一此終是生處混死後十餘年河東竟為中書令

復取茶囊又往竟之亦鄧公也子弟問公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且公命取茶囊羣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他日公

異日與舍人對秉釣軸蘇轍龍川別志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呂夷簡否沂公

公前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日此人一沂公日公何以知之日余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

刑獄未幾置之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異日管為貧宰相吳處厚青箱雜記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為

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歎以為非所及

屬文莊後事文莊親臨之日一亦有年壽疾非其所憂龐語之日已為宰相豈得貧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

文莊日但於一等人中為貧耳故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日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為是故也

吳處厚青箱雜記盧樵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戴花劉使葉夢得石林燕語劉秘監几字伯壽磊落有

語之日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一後竟如其言

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謀為變者凡不問益冷折花勸坐客盡戴盆以雙筆要而遺之岳珂程史內黃傳廷者以財雄大名

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極飲達旦人皆服之號一父世隆決科為二十石廷不力於學

品行部 識鑒

弁鷄碌碌下僚獨能知人嘗坐都市聞公卿車騎之過者言它日位所至無毫髮差初不能相術每曰子自得於心亦不能解也嘗寓北海王沂公會始就鄉舉珥珥俟其姻於棘園之外遇之明日一釋文堂湘山野錄張尚書鎮蜀時承旨彭公乘始冠欲持所聞者皆笑廷不為作遂定交傾資以助其用沂公賴之擲地以激業為贊求文鑿大師者為之容鑿日請君遇旌麾游寺日具既而如言故沂公與其弟以兄事之終身不少替禰與文侯之老僧先為持文奉果稱愛始可出拜蓋八座之性廉測一日果來鑿以彭文呈之公默覽殆遍無一語褒貶者擲於地彭公大沮後將赴關臨岐託鑿召彭至語之日向示盛福以極愛歎不欲形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以一語獎借必益清近留鐵縉鈔二百道為縉縉之助勉之後果盡然一見器之既辭命所乘賜馬驪轡送還旅邸復謝之日馬即還之一奉一知人之鑒今軼其比

子史精華卷九十二

品行部七

高隱

窟穴就山

子退靜隱治唐園考扉履晏子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木石之樸晏子叔向問晏子曰為家傲世樂業枯槁為名不疑其所守者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為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為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為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為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為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狂惑者也而道義未戴焉堂上生藜藿門外生荆棘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底春被裘拾穗故

哇

哇列子林類年且百歲夏食菱菱冬食橡栗列子在厲叔事官教公白為不知已者抱瓊丈人莊子子貢南遊於楚反方將為圃哇蠶隊而入井抱瓊而出灌掃掃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哇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日奈何日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擊水若抽數加泅湯其名為槲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日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釣魚閒處莊子就藪澤處間曠無為而

曳尾于塗中

曳尾于塗中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日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中莊子曰在矣矣王中筍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削迹捐勢莊子純純常常乃比於狂休乎山樊莊子彭陽日公閱休矣為者耶日冬則獨覽於有過而問者日此子宅也

聖人僕

聖人僕莊子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覆瓿何為者耶仲尼曰是自埋上聲銷上陸沉見北居畏壘莊子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之山其臣之畫然知須眉交白孔子孔子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披堅韜韓非子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日穀聞先生之美日夫望所貴者為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斂則不可割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割而以鹿布衣自飯牛呂氏春秋魯吾無以匏為也日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一之類也

子史精華

卷九十三

品行部 高隱

道之人也使人以等先焉顏闔守閭之而一管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

金劍為平伍員至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四蛇從一蛇羞偏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御得其處所

身不負釜蓋登見祿隱揚子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願光山林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草之中

物以高壽依龍鳳以疎迹抱朴子善卷集計管胡之徒咸彈琴著書講道勸義

可以具體詳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告而從之問名不告請見弗許長為陶朱然避世晚食當肉安步當車

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類獨辭去曰夫王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

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獨知足矣歸真反樸則終身不辱

名自謂蓬累而行史記老子傳老子得其所則自隱無名

莊子傳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雞牛乎養食

免冠謝固留公子懷獨行君子之德史記游俠傳及若季次原憲問巷人也避世金馬門

中萬慮之下按此東方朔語司馬季主史記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按二大夫買誼夫忠種瓜長安城

東侯秦破為布衣貧於吳市門卒漢書梅福傳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入商雒深山

待天下之定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

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百錢則閉肆下簾授老子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

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足自養

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

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也強心以為不然及至

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

見欲守箕山之節漢書鮑宣傳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

傳四皓漁釣一壑栖遲一邱漢書鮑傳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脩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

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師友造化上願志弗營漢書鮑傳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脩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

日安邱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官號入雲陽山採藥不返

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徵按著彪弟豹子漁釣自娛後漢書鄧暉傳暉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欸果復召暉暉於是乃

歸於松子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問學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為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

以害生憚於是告別而去敬字大都清志父老堯舜上來歸松子懷歸敦澤脩其故志

高世光武連徵不到按敬鄭敬延縣延

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請來矣掩目鹽耳草耕木茹後漢書崔駰傳士或一而淵潛或一而長機守東岡之陂後漢書崔駰傳士或一而淵潛或一而長機

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後漢書崔駰傳士或一而淵潛或一而長機書周變傳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破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元纁羔幣聘變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動寵相承君獨何為後漢書崔駰傳士或一而淵潛或一而長機

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書工圖其形狀賦於幽絕迹梁陽間後漢書申屠蟠傳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詰朝政自公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護先驅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一因樹為屋後漢書申屠蟠傳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詰朝政自公

是壇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列傳贊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荷遠連理用枕山樓谷後漢書黃瓊傳誠遂欲一榮華邱壑

甘足枯槁後漢書孔僖傳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象友善及象仕王莽為建新大尹常勸子建仕避世牆東王君公後漢書逢

之心後漢書孔僖傳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象友善及象仕王莽為建新大尹常勸子建仕羊裘釣澤中後漢書嚴光傳嚴光字子陵一名

與同郡徐房平原李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德行房與子雲善後漢書嚴光傳嚴光字子陵一名

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後漢書嚴光傳嚴光字子陵一名

履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

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後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日因

共偃卧光以後漢書嚴光傳嚴光字子陵一名入霸陵山後漢書嚴光傳嚴光字子陵一名

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後漢書嚴光傳嚴光字子陵一名

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

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假寒數夫矣今而見擇敢請罪鴻曰吾欲妻汝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縠傅粉墨

豈鴻所願哉妻曰君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推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欲妻

矣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世今何為默然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後漢書嚴光傳嚴光字子陵一名

穉之人可俱隱深山者後漢書嚴光傳嚴光字子陵一名上采藥山口不二價後漢書嚴光傳嚴光字子陵一名

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後漢書嚴光傳嚴光字子陵一名奪牛翁後漢書嚴光傳嚴光字子陵一名

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避入霸陵山中後漢書嚴光傳嚴光字子陵一名

發至亭亭以韓伯休君當道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輻中目為田嬰也便奪其牛康即釋

駕與之有頃使君至後漢書嚴光傳嚴光字子陵一名北山之北南山之南後漢書嚴光傳嚴光字子陵一名

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鹿門采藥後漢書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

共刊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後漢書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

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籠籠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

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

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後漢書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

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後漢書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竹實數斛白枿而已後漢書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

志元香滑默幽岫晉書簡文帝紀咸安二年三月詔曰夫肥遁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角巾東路晉書

傳嘗與從弟秀書曰既定邊事當後漢書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歸故里為容棺之後漢書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

長嘯而退至牛嶺聞有聲若後漢書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巢許狷介之士未達美心後漢書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

華臣晉書皇甫謐傳武帝頻下詔敦含華隱晉書張協傳中漢公子漱石枕流洗耳屬齒晉書孫楚傳楚少時欲隱居

枕流欲其所以漱石欲其按濟王濟遂初晉書孫綽傳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於躡蹠齧胡餅晉書王長

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刺史知其不禮禮遣之隱初在我不在於物晉書鄧粲傳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

衣木葉食樹果晉書董景道傳隱於商洛山鍾跡銷聲晉書儒林傳論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

採南山蘇飲三江水晉書張翰傳齊王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同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

品行部 高隱

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晉書何準傳高向

中菽菜藟羹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

第五之名何減驃騎



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為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 玉輝水潔川亭嶽峙 晉書隱逸傳序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趨俗浩然養

而藉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 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 脩至樂之道固無疆 編草為裳被髮自覆 晉書孫登傳孫登字

之休長往遠而不追安排背而無問脩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樂之歌抑在茲矣 荷擔入蜀 晉書董養傳與妻一 指

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 拘嫌越以資養 晉書夏統傳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采稻 莫知所終

則 翔鴻 晉書郭瑀傳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元 舍味獨遊 晉書戴逵傳大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

一年在者老清風彌劭東宮虛德 一鹿自偶 晉書陶淡傳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 五柳先生 晉書陶潛傳嘗著一

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 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

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

屢空宴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 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 晉書陶潛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

年解印 竚意天后覲目羽人 宋書周朗傳雲戶岫寢樂危桂榮林芝浮霜翦松沈雪憐肥著髓 樓邱飲谷三十餘年 宋書宗炳

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 植操幽棲無悶巾褐 宋書宗炳傳高祖開府辟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免且潛處考

一可下辟召以禮屈之於 潭陽三隱 宋書周續之傳開居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 亦不自得得亦不賣 見留止三載

是並辟太尉掾皆不起 反不告姓 宋書孔淳之傳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一 遂停 法崇歎曰細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蓋不覺者

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 為人外之遊 見茅屋蓬戶庭草蕪徑 未聞巢許稱臣堯舜 宋書劉凝之

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卷書 為衣草萊之人何枉軒冕之容 宋書宗炳傳元嘉

慶帝賜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疑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民禮人或 布衣草萊之人何枉軒冕之容 初大使陸子真觀采

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不見也告人曰我 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 朱隱士樵箸 宋書高逸傳序道義內足希微兩亡

報為行人所取明日亦復如此人稱怪之積久方知是 滅景窮巖蔽名愚谷 齊書高逸傳序道義內足希微兩亡

外別有 時人比王仲都 齊書褚伯玉傳居瀑布山性耐寒暑 一之 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

風散 滅景窮巖蔽名愚谷 齊書高逸傳序道義內足希微兩亡 解經格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

滅景窮巖蔽名愚谷 齊書高逸傳序道義內足希微兩亡 解經格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

羽愛止山齋 齊書宗炳傳豫章王復遺書請之辟為參軍制答曰 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 量腹進松木度形衣薜蘿

冠辭世道捨家業隱於太平 一而 一 澹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葺宇窮巖採芝幽澗 齊書杜京產傳孔稚圭表薦京產

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 淡然寡欲麻衣糲食二十餘載 希企日損 齊書沈麟士傳或勸麟士仕答曰魚縣獸盤天下下一奕聖

乃作元 白雀栖牖 齊書徐伯珍傳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邱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柏望之五采世呼

散賦以絕世 為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 一 長羣魚鳥畢影松

以爲隱德之感焉 棄鱗養角 道敦學惟茲潛德 一 峭登霜崖峯橫海岸 梁書張克傳介然之志 確平之情 一 長羣魚鳥畢影松

阿 梁書張克傳 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 椽飯菁羹唯日不足葭牆艾席樂在其中

於川澤之間諷咏於澗池之上泛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 椽飯菁羹唯日不足葭牆艾席樂在其中

梁書安成王秀傳遷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秦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下教曰處士河東韓懷明

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庚郭之形骸枯槁或 一 或 一 庶保促生以免虛累自是屏

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 思自易以庇余躬答曰願 一 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 室適人遠 梁書阮孝緒傳所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等其

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 獨遊泉石見者以為仙人 梁書陶弘景傳有時 一 挂檄於樹 梁書劉訔傳張稷辟為主

時太守衡陽王亦造焉... 王以秀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

孝隱士 南史何點傳點字子皙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康家

小隱士 南史劉許傳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

其釣非釣 南史漁父傳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大康孫緬為潯陽守落日逍遙

山中宰相 南史陶弘景傳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

竹為心 魏書彭城王勰傳高祖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

我此生活似勝焦先 魏書胡安傳家於密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人

情均郊野 魏書盧景裕傳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

不如莊周散木 魏書劉歊之傳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通遺之

結架巖林甚得栖游之 周書韋夔傳夔

遺遠實 耳於 吾少與綢繆提攜道每請解朝履恬真即容

適 魏書馮亮傳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

夷簡潘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職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

蕭然自樂時人號為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實亦為之盡歡接對忘倦

六文貞選出三辰光少微頽陽讓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

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微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賈客帝 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

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 見拾遺粒織落毛

飲石泉而蔭松栢放情 高 中 擁 被 北史李元忠傳孫騰司馬子如嘗謂元忠送其方坐樹下

室蕪曠 見 遺 以 衣 履 通 為 鄉 正 桃 惟 口 竟 無 言 棄 衣 於 地 進 入 山 中 結 菴 澗 曲 夏 則 裸 形 冬 則 樹 皮 自 覆 人 有 贈 遺

先之流士廉下車以禮敬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惟不答直視而去士廉每令存問桃惟見使者輒入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

逸士廉獨加褒禮 竹溪六逸 舊唐書孔巢父傳巢父早勤文史少時與韓準裴

蜀中以爲美談 許由東鄰 舊唐書田游巖傳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

去朱邸而卧清溪道 許由東鄰 舊唐書田游巖傳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

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既逢聖代 山衣田冠 見 泉石膏肓煙霞痼疾 見 騎牛帶瓢

幸得逍遙按許由東鄰新唐書作由東鄰 山衣田冠 見 泉石膏肓煙霞痼疾 見 騎牛帶瓢

號為 山臣以忠信奉見 舊唐書盧鴻一傳開元六年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

以 其 固 辭 榮 寵 將 厚 風 俗 不 降 其 光 用 保 厥 躬 宜 以 謙 讓 大 夫 放 還 山 絕 學 棄 智

居貞久謝羣塵獨往林壑朕為封爵展禮制席旌賢實然來思克應 所須松樹清泉

嘉名雖行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尚齒 所須松樹清泉

宗與天后其尊敬之 耐辱居士 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其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毫而蹟三

宜休又少也墮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 高士峯 唐書秦系傳系卒南安人思之

因自目為 淨家泛宅 唐書張志和傳張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

亦以自號 淨家泛宅 唐書張志和傳張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

唐書陸龜蒙傳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籠筆牀釣具往來時謂 天隨子甫里先生 見 三高士

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名不至 遺逸先生 五代史一行傳鄭逸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

之友善世目以為 遺種田隱之責業以自給道殷有釣 遺逸先生 五代史一行傳鄭逸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

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邀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 遺逸先生 五代史一行傳鄭逸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

宋史陳希亮傳 徒字季常選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 雲溪醉侯 宋史神放

與世相聞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 雲溪醉侯 宋史神放

子也 高隱 品行部 高隱 五代史一行傳鄭逸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

子也 高隱 品行部 高隱 五代史一行傳鄭逸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







歸家而使左右飭裝將出居別業... 歸家而使左右飭裝將出居別業... 歸家而使左右飭裝將出居別業...

對酌 或難色圖規之曰達人大觀... 對酌 或難色圖規之曰達人大觀... 對酌 或難色圖規之曰達人大觀...

耐辱居士歌 見醉臥客懷中... 耐辱居士歌 見醉臥客懷中... 耐辱居士歌 見醉臥客懷中...

能勤此無資於人 然負京有賜田... 能勤此無資於人 然負京有賜田... 能勤此無資於人 然負京有賜田...

斗酒學士 升或問待詔何樂... 斗酒學士 升或問待詔何樂... 斗酒學士 升或問待詔何樂...

無心子 唐書王績傳績待詔... 無心子 唐書王績傳績待詔... 無心子 唐書王績傳績待詔...

被裘曳索 唐書朱桃推傳桃... 被裘曳索 唐書朱桃推傳桃... 被裘曳索 唐書朱桃推傳桃...

四明狂客 唐書賀知章傳知章晚節... 四明狂客 唐書賀知章傳知章晚節... 四明狂客 唐書賀知章傳知章晚節...

太虛為室明月為燭 唐書張志和傳... 太虛為室明月為燭 唐書張志和傳... 太虛為室明月為燭 唐書張志和傳...

逢人輒呼貓 宋史郭忠恕傳... 逢人輒呼貓 宋史郭忠恕傳... 逢人輒呼貓 宋史郭忠恕傳...

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為 宋史... 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為 宋史... 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為 宋史...

酒仙 見臨流聞雉作詩見志... 酒仙 見臨流聞雉作詩見志... 酒仙 見臨流聞雉作詩見志...

六鑿不相讓 宋史蕭道潛傳... 六鑿不相讓 宋史蕭道潛傳... 六鑿不相讓 宋史蕭道潛傳...

必往 金史李純甫傳中年度其道不行... 必往 金史李純甫傳中年度其道不行... 必往 金史李純甫傳中年度其道不行...

鼻禪于中庭 衣皆紗羅綺綺仲容... 鼻禪于中庭 衣皆紗羅綺綺仲容... 鼻禪于中庭 衣皆紗羅綺綺仲容...

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 劉義慶... 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 劉義慶... 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 劉義慶...

三日僕射 劉義慶世說周伯仁風... 三日僕射 劉義慶世說周伯仁風... 三日僕射 劉義慶世說周伯仁風...

偶鍛洛邑灌園山陽 劉峻世說注... 偶鍛洛邑灌園山陽 劉峻世說注... 偶鍛洛邑灌園山陽 劉峻世說注...

以手版拄頰 劉義慶世說王子猷... 以手版拄頰 劉義慶世說王子猷... 以手版拄頰 劉義慶世說王子猷...

為洛市肆工鳩舞 劉峻世說注... 為洛市肆工鳩舞 劉峻世說注... 為洛市肆工鳩舞 劉峻世說注...

因飲巢飲 沈括夢溪筆談石曼卿... 因飲巢飲 沈括夢溪筆談石曼卿... 因飲巢飲 沈括夢溪筆談石曼卿...

惟酥梨笋時復在 石闕堰與潘刺飲中夜酒欲竭... 惟酥梨笋時復在 石闕堰與潘刺飲中夜酒欲竭... 惟酥梨笋時復在 石闕堰與潘刺飲中夜酒欲竭...

品行部 曠達 勇毅

念 范公稱過庭錄邵伯恭侍郎守長安既去久之以書抵親識曰自旦以朝服趨局暮則布裘步塵葉夢得石林燕語劉秘監

去長安大樂 | 易 | 徒 | 市 | 質縕袍償酒債胡理蒼梧樓志孫權叔濟嗜酒不治生產嘗欠人酒債欲此 | 尋常行處欠人酒債欲此

綠衣立龍首周密齊東野語 | 自歌所作思遠樓前之詞旁若無人 | 隨房乞丐以足日膳周密齊東野語 | 頗疑北人有鳩死者照載懼禍因肆情坦

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為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 | 歌姬院持鉢乞食周密齊東野語 | 亦披毳衲於

給遂傲衣破履作警者持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 | 紅牙節曲陸友仁研北稜志趙子 | 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

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 | 其風流如此

勇毅

負石赴河荀子 | 而 | 是行之不避義死荀子 | 畏患而不為所非 | 心之不辱呂氏春秋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

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揚然而寤徒夢也終夜生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

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之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歎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 | 也有可以勝

乎 視龍猶蟻淮南子 | 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照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

類 悍人戰國策 |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太怒中期徐行而去或與中期說秦王曰 | 軍法行酒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舞已而日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 | 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

田章曰深耕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項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 | 請纓漢書終軍傳 | 南越與漢

斬之而還報日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 | 因罷

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願受長 | 必羈南越王而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漢書王尊傳 | 遷益州刺史行部至邛九縣反

致之閣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悅 | 如尊乃勇漢書王尊傳 | 遷益州刺史行部至邛九縣反

日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日此 | 王尊來為相人皆爭尊也 | 尊不容朝

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日尊此其御日驅之 | 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日願觀相君佩刀尊舉

延故見使相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 | 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日願觀相君佩刀尊舉

掖願謂傍侍郎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耶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按王東平王

身當水衝

身當水衝漢書王尊傳 | 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承

隄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流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還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覈

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 | 履屐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眾心吏

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 縣剝鼓都亭下漢書何並傳 | 初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經侯領京師後

日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埋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界中而

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恣於賓客並度其為變備兵馬以待之林卿既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刺其建

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適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脫衣從童騎身變服從問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

縛冠奴日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適日王君困亡命衆庶謹謹以爲寔死 負王法不得治漢書何並傳 | 是時

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刺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困亡命衆庶謹謹以爲寔死 負王法不得治漢書何並傳 | 是時

成帝太后以印成太后愛林卿故問之涕泣為言哀帝帝哀林卿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 | 負王法不得治漢書何並傳 | 是時

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賊千金並為言哀帝帝哀林卿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 | 負王法不得治漢書何並傳 | 是時

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輕俠趙李季欽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聞並

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注吏且勿入使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數日三人非負太守適 | 止

一 | 鐘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汗民間不入關通收之趙李榮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

雜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 奪董綬後漢書張步傳 | 王閔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諱之子也哀帝時為中常侍時倖臣董賢

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 奪董綬後漢書張步傳 | 王閔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諱之子也哀帝時為中常侍時倖臣董賢

主內外恒懼聞白元后請 | 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閣舉手叱賢日官車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 徐杖節就車而去後漢

俯伏號泣何事久持 | 以待禍至即賢知賢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賜金曰卿之 | 徐杖節就車而去後漢

歛傳帝謀西收器兵與俱伐獨復使歛喻旨賢將王元說置多設疑故久不決歛素剛毅遂發憤責賢曰國家以君知

信乎吉凶之决在於今日欲前刺賢起入部 投筆抽刀後漢書來歙傳 | 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

勒兵將殺歙歙 | 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日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刀雖在

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所誠歙自書表日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

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大中大夫段熲骨鯁可任願陛下裁 趣索欲上後漢書岑彭傳 | 洛陽數月米舖等堅守不肯

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 | 而絕 趣索欲上後漢書岑彭傳 | 洛陽數月米舖等堅守不肯

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日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皇

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舖

日大司徒被害時舖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遺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日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舖今若降

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舖舖從城上下索日必信可乘此上彭 | 舖見其誠即許降

**自視孰與蘭相如**後漢書朱暉傳暉驍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暉就為

給之日我數聞壁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暉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

就曰朱暉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朝蒼既罷暉謂曰屬者

乃留河內朝歌曰淡自上一日

帝問壯之

**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後漢書

楊倫傳

暉曰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為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

三史每覽古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雄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躄在閭

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伸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問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

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伸其足足伸創愈以得遂步凌統問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稍遷

屯騎校尉

**除三害**晉書周處傳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謂為人所惡乃慨然有

校尉

歌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

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處果殺蛟而反問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

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

途尚可且思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甚年州府交辟

**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晉書劉琨傳琨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

**聞鷄起舞**晉書祖逖傳與司空劉琨俱為州主簿情好綢繆共

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氣逆虜

晉書祖逖傳以逖為奮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

龍淵太阿汝知我者

齊書高

部曲百餘家渡江

而晉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解色壯烈眾皆慨歎

百口一擲出手得盧

張瓌

潮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少有膽力以父指名宦不遂欲以將途自奮每撫刀曰

叔父景文誠之曰阿答汝汝汝吾門戶藉曰答與重鳥貴賤覺異童鳥景文子絢小字答蘊小字也

百口一擲出手得盧

齊書高

傳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逖為吳郡潘相影響因沈攸之事起聚眾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下日龍令瓌取退

中齋取還退輸意前走乘部曲願憲子手斬之郡內莫敢動者

幾中吾脚

齊書楊公則傳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

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冲冲曰環以

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

還果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又報怒曰寧有此耶將軍死後有前無

失邑公則曰

談笑如初

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

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於獄拜為

却因合

示無動志

一門擬朱一門擬白

南史司馬中傳王僧辯之討陸納也於時賊眾奄至左右披靡申勸僧辯

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

蒙楯而前

會義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頭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

握蛇

**騎虎不覺艱難**魏書彭城王勰傳世宗即位勰驍銳高祖遺勰成陽王禧疑勰為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

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總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

**掉樹頭掣下床**魏書古弼傳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廣民無田業乞減大半以賜貧人弼覽見之入欲陳奏遇世祖與給事中

治實爾之罪世祖失容放基曰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皆以其所奏以巧百姓弼曰為

臣而逞其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請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世祖遣使者召之及至世祖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

覺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

**今日之事所不敢辭**魏書于烈傳世宗以禮等專擅濫謀廢之會

有利社稷益國便民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

二年正月初祭三公並致齋於廟世宗夜召

烈子忠謂曰卿父忠允貞固社稷之臣明可早入當有處分忠奉詔而出質明烈至世宗詔曰諸父慢怠漸不可任今欲使卿

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對曰老臣歷奉公朝願以幹勇賜職

乃將直開已下六十餘人宣言召成陽王禧

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為散騎常侍車騎大將

**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魏書宋紹傳

軍領軍進爵為侯增邑三百戶并前五百戶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

遂

**丈夫今日何為不決**魏書奚康生傳康生從駕征

隨彥至酒泉追就學問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綜

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

鸞遣將辛泉據洛陽斷津路高祖勅曰能破中涓賊者以為直閣將軍康生時為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勉也得暢名績脫若不

捷命也在天

遂便應募縛獲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砍投河溺死者甚眾乃假康生

直閣

北齊書魏蘭根傳蘭根丁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

將軍伐棺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

以為柳材人或勒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老罷當道臥貍子安得過**

周書王褒傳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衙要遣使勞罷令加守備罷語使人曰

**除賊不得不爾**周書耿豪傳豪從太祖戰於邙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刺直斫莫畏死

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曰何不早降爾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羅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壯士**

殺人但

若不殺賊

**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齊書張說傳時并州大同橫野等軍有

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懼說率

又不為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太祖嘉之

士見危致命是吾效死之秋也於是九姓感義其心乃安

**是何縣尉**

說報書曰吾

舊唐書劉仁軌傳除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其高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諫諭期不

可再犯寧又暴橫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

輒殺吾折衝遠進入與語奇其剛正投樂陽丞

**發言陳事殺**

然不可奪

唐書李綱傳每聽政必詔綱與房九齡王珪侍坐嘗言曰託六尺

**一市皆驚**五代史周本紀威嘗遊于市市有屠者

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日爾勇者

**平生身中矢鏃百餘**五代史唐臣傳符存審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

能殺我乎感即取刀刺殺之

威頗自如

**品行部 勇毅**





好士大玉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肯為

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

汗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為知己者用

公孫弘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于乘之義而一可謂士矣

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孟嘗君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孟嘗君以意厚之孟嘗君問之日子欲安用

吾乎嚴遂曰吾得為君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薦毒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孟嘗君壽孟嘗君驚

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孟嘗君曰臣有仇而行遊諸侯眾矣然至齊聞足下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丈人龜獨之費

以交足下之謙豈敢以有求耶孟嘗君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

讓孟嘗君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孟嘗君死既葬除服孟嘗君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

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

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憤雖壯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母今以天

年終政將一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而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

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

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則不能無

生得失生得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仇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

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孟嘗君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

殺者數十人因自皮老母在前身未敢許人自殺激刺軻

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指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目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亥笑曰臣

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

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行以至晉鄙軍之日

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眾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椎殺晉鄙上漆身吞炭

來代之何如哉欲無騷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

愧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一矣

市中相樂也而相泣一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游於酒人上朱家大俠

然其為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

布何大罪而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

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

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

名聞當世氣蓋關中

少年竊籍其名以行

心勇布諾

燕齊之間皆為立社

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

藏活豪士以百數

藏命作姦割攻不休及鑄錢掘塚固不可勝數

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

一敵國

驛馬長安諸郊

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

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

重味乘不過駒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頭頓首

一敵國

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

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

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城西萬子夏漢書游俠傳萬章長安人也長安熾盛街閭馬革裹尸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

匪賊如故云後漢書游俠傳郭解謀於坐賀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眾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

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後漢書趙意傳爾曹若健遠相避後漢書趙意傳少節操從兄為人無所殺無子意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扶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

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也仇皆臥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後漢書郭舉傳舉以軍功取位遂自擢後病愈悉自縛詣憲憲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下擗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憐往候之子張垂歎視憐歎不能言憐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仇不復也

因而詣縣以狀自首合應之暹憐曰為友報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憐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後漢書馬武傳武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武武將季欲還

出就獄合跪而追憐不及遂自至獄合拔刀自向以要憐曰子不從吾出敢以死明心憐得此乃出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

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劾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後漢書馬武傳武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武武將季欲還

大豪戴子高後漢書戴良傳戴良字叔覽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為侍御史王莽篡東西市相斫魏志周溫

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為事懷刀截章吳志太史慈傳少好學仕郡奏曹吏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

故時人為之號曰市相斫楊阿若楊阿若懷刀截章吳志太史慈傳少好學仕郡奏曹吏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

誤耶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已先便一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慈將至車間與辟史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然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史曰君

欲去耳吏然其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還通郡章州家聞標賣田地以賑窮結士吳志魯肅傳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

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標賣田地以賑窮結士吳志魯肅傳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

為務甚得鄉邑歡心民間鈴聲即知是寧吳志甘寧傳少有氣力好遊俠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

遂與僮僕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寄膽氣於此人魏書崔暹傳暹少有志氣太和中為中書學生拜奉

結英雄不事生產魏書高樹生傳樹生性通達重節義

乘復為衛軍府錄事參軍帶丹極令時甄琛為長史因公事言競之間秉以拳擊琛墜於牀下琛以本縣長笑

而不論其豪幸若此彭城王魏征壽春乘從行招致壯俠以為部卒總目之謂左右曰吾當

容匿魏書李業與傳性豪俠重意氣人有委之一委之

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也若蓬賊但道李元忠遺送北齊書李元忠傳元忠

橫行天下奴如其言賊皆捨避蓬條上作獠隋書劉昶傳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親在周尚

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為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祖故每厚之居

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辨頭反縛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擗之殆死能

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二百人其趨捷者號為餓餓隊武力者號為蓬蓬隊每藉鷹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

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者其女則居士之姊也每垂泣論之殷勤懇惻居士不改

鵠隊見蓬蓬隊上輟耕牛給喪事舊唐書實德傳實德少時頗以然語為事嘗有鄉人喪親家貧無以葬時

輔少好學兼習武藝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為汲令武德初舉人翻城從賊元道被害安能死為一儒舊唐書馬燧傳

兄讀書乃報卷歎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沈表舊唐書姚南仲傳南仲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詠奏南仲

建功於代以濟四海哉為盈珍護毀德宗顯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詠奏南仲

殺務盈盈珍於廁中乃自殺唐書劉黑闥傳黑闥喜蒲博不治產亡賴父兄患苦之與實不質名氏唐書郭元振傳元振

上聞其事資費弗計唐書劉黑闥傳黑闥喜蒲博不治產亡賴父兄患苦之與實不質名氏唐書郭元振傳元振

資錢四十萬會與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軍門截耳五代史雜傳劉處讓少為張萬進親吏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

子史精華

卷之二十一

品行部

任俠

邪俠

三



昌宗以姿貌見寵侍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紫袍主事舊唐書楊國忠傳吏部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是日思以為一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也如此明皇益喜與為之友恨相知晚呼為王十一身供七郎費舊唐書陳少遊傳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遊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復幾何秀曰久矣近職家累甚眾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過千餘貫少遊曰據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常須數求外人方可取濟儻有輸誠供億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為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獨一

之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即受納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事徐德裕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道士萬參成沙門譚延等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皆奔馳請謁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封倫傳倫查險使內掖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衛翠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難貴為天子亦聊帝意解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狀詞臣爭國者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著懷貞每謁見奏請報自署皇后阿著而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人或謂為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四其御史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有贊成其議者蘇循始至魏州望州解聽事即拜謂之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延魯為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查文徵為副使夢錫直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已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獻少上級大珠百餘顆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荀小架上級大珠百餘顆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為求遷官得大啤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轉工部侍郎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會食中書美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拭去之爾見者皆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笑亦恬不為恥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孫和鼓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已為相甫得志即求解條例司又時為小異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賜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議之謂之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為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宋史王子韶傳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衛尉少卿遷太常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為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位而巳都人目為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布蔡下言畏平日所為於惇遂以實文閣待制出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道市井淫媒謔浪語以盡帝心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起走權門人感為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沃芬芬厚顏怨醜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舌斧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為舊唐書李逢吉傳逢吉上謂其講捧有素聽之意動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進不復藏器德德

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拜一相獻一卷

童鐵甲 王仁裕開天遺事進士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于索權豪之族未嘗自足稍願相公一百二十歲

相方家會即於客晏開籠指笏手取雀鴿跪而一放之每放一鳥且祝曰西城竹園戶

後彦道許幼安郊迎至府治讓彦上坐彦曰某何人樞密過禮如此幼安拱手應曰某

喜笑溢於顏面雖見所甚恨者亦親幾左巖右 周密齊東野語蔡京在相位日權勢甚盛內外官司

厚無間人其能測謂之 金載洛陽縣令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為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

遜教婢歌每日立於 其婢隔窓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

子史精華卷九十五

子史精華卷九十六

品行部十

貪虐

躡貴履賤 晏子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日子之宅近市不可以居晏子辭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

本 淮南子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 角而翼 揚子酷吏曰虎哉 餓豺狼 國語且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

其不免乎吾見令尹尹問蓄聚 獄中 戰國策夫智伯之為人 而少親 峻文決理 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詐窮治之

積實如 焉殆必亡者也 獄少反 史記平準書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 駿刑

獄用 慘急刻深 舒等用 為九卿 獄少反 史記平準書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 駿刑

商君 殘傷 行賊 史記灌嬰傳元光三年天子封嬰孫賢為 深文巧詆 史記汲黯傳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

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 有罪國除 舞文法 史記汲黯傳張湯 武健 史記酷吏傳序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

一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 好興事 文惡 史記周陽由傳由居二千石中最高

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 刻 史記酷吏傳序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 文惡 史記周陽由傳由居二千石中最高

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司馬安之 俱在 同車未敢均茵伏 見 乾沒 史記張湯傳始為小吏 與錢通 史記張湯傳湯

二千石列同車未敢均茵伏 文惡 史記張湯傳始為小吏 俱在 同車未敢均茵伏 見 乾沒 史記張湯傳湯

刻深吏為瓜牙 史記張湯傳 賊深 史記張湯傳始為小吏 俱在 同車未敢均茵伏 見 乾沒 史記張湯傳湯

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 及湯為 少蘊藉 史記張湯傳始為小吏 俱在 同車未敢均茵伏 見 乾沒 史記張湯傳湯

大吏甲所曰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 寧見乳虎 郡國出入關者號曰 無值寧成之怒 重足一迹 史記張湯傳湯

濟南都尉其治如 成不可使治民 郡國出入關者號曰 無值寧成之怒 重足一迹 史記張湯傳湯

陽吏民 不寒而慄 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是日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 狎民佐吏 史記張湯傳湯

使督盜賊關中治放尹齊曰為一投詔史記楊僕傳溫舒復為中尉豪惡吏盡復為用方略更苛察盜賊惡少年 煮大豪

史記楊僕傳溫舒為人調善事有執者即無執者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者貴戚必侵辱舞文虎而冠 楊僕

巧詆下戶之猾以其治中尉如此 溫舒音薰猶熹炎之謂下戶之中有好猾之人令案之以熏逐大姦也史記

傳溫舒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外寬內深 次骨史記杜周傳其治與滅宣相放然重遲 詆嚴史記酷吏傳贊自張湯後網 推滅史記酷

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 朴擊賣請史記酷吏傳贊水 不操牙弧史記日者

天水駱壁注推音直追反 蝮蠶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 貨賂為市史記酷吏傳贊水 不操牙弧史記日者

減作成也謂推繫之呂成獄也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 貨賂為市史記酷吏傳贊水 不操牙弧史記日者

民虛公家此夫為嚴削史記太史公自序民倍本多巧奸軌弄 貨賂為市史記酷吏傳贊水 不操牙弧史記日者

為察日刻為明令亡罪者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 貨賂為市史記酷吏傳贊水 不操牙弧史記日者

失職朕甚憐之注職常也 源奪侵牟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日聞請其罪 卒食苗根

也源言若漁獵之為也注職常也 搖手觸禁漢書食貨志令公卿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 晚節蓬漢書魯恭王餘傳子安王光

與公同猶賈人權會 趙王家多金錢注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權者禁他家得王家得為之也 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漢書汲黯

言貪嗇也賈人權會 趙王家多金錢注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權者禁他家得王家得為之也 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漢書汲黯

更定律令為廷尉時與湯論湯辨常在文深小苛黠憤發罵曰天 銀練周內漢書路溫舒傳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囚人

下謂道日明之上奏畏卻則 而峻 峻漢書杜延年傳聞者民 地曰木杵漢書陳萬年傳子咸為南陽太守所居日殺伐立威

服不如法輒加罪督督作劇不勝痛鉗鉗 見上注鉗在頸鉗在足皆曰 文致漢書嚴延年傳遷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強

民者曰文內之按其獄皆不可得反九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 巧為獄文見 吏皆股弁漢書嚴延年傳為涿郡太守

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知注致至密也言其文按整密也反音暗 巧為獄文見 吏皆股弁漢書嚴延年傳為涿郡太守

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注致至密也言其文按整密也反音暗 巧為獄文見 吏皆股弁漢書嚴延年傳為涿郡太守

意怒通出其重劫延年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 巧為獄文見 吏皆股弁漢書嚴延年傳為涿郡太守

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研武吏得黑者研文吏賞送守長安令修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日大石覆其口名

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為通行飲食羣盜貴 放手後漢書明帝紀詔日今選

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巨欠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日大石數日壹發視便與出處寺門恒東 放手後漢書明帝紀詔日今選

託殘吏百姓愁怨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止 鉗鉗之屬後漢書章帝紀詔日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第長短

舉者注放手謂貪縱為非也舉非其人并正舉主之罪 鉗鉗之屬後漢書章帝紀詔日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第長短

其廉反錄也國語日中刑用考一連十考十連百 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日或因公行私逞 臧孫猛法見 發屋伐樹後漢書王暢

後漢書陳寵傳斷獄者急於勞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或因公行私逞 臧孫猛法見 發屋伐樹後漢書王暢

守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 舉手網羅動足機後漢書袁紹傳紹政苛

諸受賦二千萬目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 舉手網羅動足機後漢書袁紹傳紹政苛

阮穿塞路挂 臥虎後漢書董宣傳宣字少平徵為洛陽令由是搏擊豪彊 冀府寺後漢書樊仲華傳為天水太守政嚴猛

不生出獄涼州為之歌日游子常苦貧 冠幘劫人至志常林傳注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

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一 冠幘劫人至志常林傳注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

白而瑛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為中正嘉 黃魚一枚收稻一斛吳志薛綜傳刺史會稽朱

從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公節不立私門日富 黃魚一枚收稻一斛吳志薛綜傳刺史會稽朱

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奢濁 千斛米晉書陳壽傳壽換魏吳蜀三國志丁儀丁廙有盛名於

不與之竟賣樵鷺水固山泉 積錢絹如邱陵虛買券 愆過日市令盛觀進數百口材助管宅恐人知作南

俸之半宋書庾炳之傳何尚之備言炳之愆過日劉道錫驟有所輸傾 愆過日市令盛觀進數百口材助管宅恐人知作南

大編小船宋書吳喜傳喜與生求利干端萬緒從西還 一爰及草妨 方贖兼兩宋書恩倖傳序披朋樹黨政以賄成南

誠贖舊侶乘皆 密筵開譚必貨賄常客猛勝 盜賊長有欲求事在或然 八百梨南史王元謨

復籍遣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劫 大張橐南史宋明帝紀中書舍人胡母穎專權 八百梨南史王元謨

利一匹布責人芒屨兩舫 刻還資有南史庾仲文傳歷侍中吏部尚書頗通貨賄用劉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

千史精華

卷九十六

品行部

貪虐

二







**者將軍孟 襄樣節度** 李肇國史補襄州人善為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及于司 **蟲食穀** 段成式西陽雜俎蝗腹下有梵字青棒也 **渠伊錢** 渠伊錢將彭錢謂渠伊必不復來矣崇禎閣之計口微一明年再入觀盛有罷府之耗人不

**何止如大暑** 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一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屬去公後至

**啄木鳥詩** 齊魯墨客揮尾吉水令治邑嚴毅民有罪大小不赦焉遂為一云翠翎迎日動紅

**相與輒歸又微** 伯溫聞見前錄范魯公質隱於民間一日坐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

**人滿天概** 管子蓋鼓滿則人概 矜物無大士 虛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矜者細之屬也 滿虛見管子高為其居危顛

**大而好矜人** 以麗主處虛賢而 現湯凌鏢人 人之敗也常自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落也盛而不落者

**未之奮盛落** 持盈揣銳 子而一之不可長保 自見自是 自伐自矜 老子政者不立跨者不行一者不長其在道也不日餘食黃行注

**資貪也矜伐之人** 不過傲 餘食黃行 見恣睢 子華子小人一好盡物之情 戴威滿頭 揚子一者不長其在道也不日餘食黃行注

**人如芥** 抱朴子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翁肩敘述倥偬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乘因緣 生貴 史記田蚡傳武安者貌侵一

**大橫** 史記主父偃傳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一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 跋扈 書梁

**朝羣臣目黃曰** 此一將軍也 食日萬錢無下箸處 晉書何曾傳性奢豪 食盡四方珍異 晉書何劭傳一必一 體作紫絲

**大官御膳** 給沃釜蠟代薪 晉書石崇傳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一一崇以一一體作紫絲 紫絲布步障

**無以加之** 給沃釜蠟代薪 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椒用赤石脂崇體爭豪如此 紫絲布步障

**錦步障** 見上塗屋以椒 超四豪踰五侯 晉書石崇傳論一一一而競貴 拜勢 晉書何遵傳機為鄒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

**為惡羨為離** 狐令既驕且吝陵駕人 陵駕人物 見 眼遠視鼻刺天 晉書王沉傳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 嘗作數十人饌以待

**賓客** 宋書恩倖傳阮佃夫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

**休同反就** 席便命施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 作領軍面人 梁書韋粲傳粲以舊恩任寄綱

**夫一** 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密雖居職屢從常留宿衛頗擅 權誕倨不為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 北路魚南路徐 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于是府中謠曰一一

**以一一而一一** 佩玉魚 五代史雜傳安重榮既僭侈以為 溺器七寶裝 五代史後蜀世家孟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

**西湖燈火** 宋史賈似道傳羅太常丞軍器監益特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 奴隸月廩與列將等 全史白撒

**不知書姦** 點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即解善談議多知接人則煦煦然好貨殖能押闔中人主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

**歸意耶** 白撒終 以人乳飲施 劉義慶世說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于百餘人皆絳羅綺繡以 炭不經煉

**難於餐啗** 康駢劇談錄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藉勳蔭物用優足恣陳錦衣玉食不以充飽為戒飲饌華鮮極口腹之欲

**求象白** 程唇恐不可致止於精潔修辦小筵未為難事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為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為講弟兒列坐

**於持儼** 若水玉看羞每至會不下筋主人揖之再三唯需果實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匙於口然相誇良久咸若殮茶食菓李

**可為豐潔** 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飯又嫌何事復日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飯

**先陷遷洛** 財產剝掠盡兄弟數人與聖廟同時竄避潛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

**但低首慚** 肉臺盤 馬令南唐書義死傳晨事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

**無復對詞** 不設几案使眾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一一時人多效之按展孫晟

子史精華

卷九十六

品行部

驕奢

五

